

漕運通志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卒表

漕之法水運則有江河風濤之險陸運則有飛挽負
馱之勞其動衆不盈萬不足以致利國家歷代役民
求其不病民者寡若漢因秦敖倉之補鼠漕關中粟
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獎淮南地遠或數千里
遙屬於漢而吏卒遙役往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至
武帝時今年發卒數萬治河明年發卒數萬穿渠又

欲通褒斜道以省漕卒而漕竟不利。後河平元年治河卒非受平直賈者爲著繇六月然其惠亦十之二也。故終漢世欲利民而民病滋甚。及曹氏咸和六年以漕運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人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以助支運。是則一時之權宜也。隋開皇初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米運下。又詔蒲陝以東募人能運洛陽米四十石達常平者免其支運。後大業間穿三渠天下斂美唐

初江淮漕租至東都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什七八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間議發卒鑿之便漕而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鉏於背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囚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及裴耀卿建議欲罷陸運未果尋遣中陸運又分八道顧民車牛以載厥後劉晏爲使卽鹽雇傭

上下頗稱利自兩稅行而罷水陸使江淮之漕至滑
橋者益少而米亡耗於道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議
漕至滑橋五百亡五十者死以次遞減而覆船敗輓
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管號苦
之聲聞于道路而卒荼毒亦極矣宋建隆元年漕運
故河渠歲調丁夫開濬糧糗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
官給遂著爲式厥後役卒也轉運使以水路綱輸嘉
楚泗州轉般令載鹽以歸并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

并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冬河涸舟卒亦還營至春
復聚名曰放凍卒得將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
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又許綱運載商貨不征其後發
運使獨任文移日繁吏得以舞智操舟者昧諸吏輒
得諸富郡市利趣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辦而輓舟
卒有老死道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壞甚至導洛司
廢而稅務剝削故蘇軾奏言綱運之害其略有五切
中時弊也辭具議略迨元八九十年國課惟專海漕

之利凡運糧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四年又增十之四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幾有五倍以給船戶船戶亦猶今之漕卒也然海颶不時漂溺者衆至元間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自漢唐以來漕卒之得失大畧如此元法視宋號爲簡畧宋初漕卒頗利較諸漢唐固爲優恤旣又法令不弛卒亦不

堪追我朝

太宗留神漕運稽古準今漕有定卒居有常糗運有行糧
米有定數數有加耗領有長長有總載許私以濟其
費道設醫以察其病無外征無他役其優恤之典可
謂至矣盡矣無事則操舟而運餉有事則列隊伍而
水戰寄危於安藏兵於食是則又

祖宗法外之微意也若夫經歷壩閘淺洪則又有徒役時
備以濟其不虞卒凡十有二萬而徒役亦歲有四萬

七千餘人暫募者不與其統領者則曰老人曰總小
甲於是作漕卒表而徒役附焉

南京二總

其一

錦衣衛

百戶三員旗軍六百四十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二隻四分運
糧萬四千六百九十九石八升八合

府軍衛

指揮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三十名淺船二十三隻每年該造
一隻三分運糧三千九百九十一石二斗六升

金吾後衛

指揮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六十四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
一隻五分運糧五千三百三十五石二斗三升八合

豹韜衛

指揮二員百戶一十二員旗軍二千一十二名淺船二百一十二隻步
年該造一十九隻二分運糧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八升八合

驍騎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旗軍二百五十九名淺船三十五隻步年該造三
隻二分運糧二萬一千二十二石二升八合

府軍右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一十二名淺船二十二隻步年該造一
隻二分運糧二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石六斗四合

神策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三十五名淺船二十四隻步年該造
一隻四分運糧四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七升

虎門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二十四名淺船二十六隻
步年該造一萬六分運糧七千一百八十四石二斗六升八合

留守左衛

指揮二員千戶二員旗軍二百九十一名淺船二十二隻步年該造
二隻二分運糧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四合

鷹揚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七十四名淺船二十四隻
步年該造三隻四分運糧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二石五斗四升八合

鎮南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七十名淺船四十九隻步
年該造四隻九分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九石九斗四升

留守中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六十名淺船二十八隻每年該造一
隻八分運糧四十九百一十二石三平二升

龍江右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四十名淺船
三百三十六隻每年該造一十二隻分運糧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七升四合

廣洋衛

指揮一員百戶六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七十九名淺船一百一十四隻
每年該造一十隻分運糧二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六平五升八合

江陰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七百九十五名淺船八十一
隻每年該造八隻一分運糧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九升

羽林右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五十八名淺船三十隻
每年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九百九十一石三斗一升六合

龍虎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五百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
該造五隻二分運糧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石

其一

旗手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二十二名淺船二十四
隻每年該造二隻四分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四合

橫海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二員旗軍七百九十二名淺船七十九隻
每年該造七隻九分運糧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石九十八升四合

武德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三十九名淺船三十三隻
每年該造三隻五分運糧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一石八升八合

留守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五百三十三名淺船四十一隻
每年該造四隻三分運糧一萬三千二百一十八石八升八合

金吾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四十九名淺船二十五隻
每年該造一隻五分運糧四千五百七十四石五斗九升八合

潘陽右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七十九名淺船八隻
每年該造八分運糧二千四百二十五石四斗五升八合

府軍後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四十八名淺船一十六隻
每年該造一隻六分運糧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六合

豹韜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八十七名淺船三十九隻
每年該造三隻九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四合

虎賁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九十名淺船五十六隻
每年該造五隻六分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

水軍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計額糧一員旗軍七百七十名淺船七十六隻
每年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二十四升六合

應天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二十八名淺船二十三隻每年該
造二隻三分運糧七千石五升六合

水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九員百戶二員旗軍一千六百九十二名淺船二百
五十六隻每年該造二十五隻六分運糧五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升四合

龍虎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四百三十九名淺船一百四十二
隻每年該造二十四隻一分運糧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八石一斗七升八合

興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八十七名淺船四十隻
每年該造四隻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

羽林左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九隻每年該造九分運
糧二千七百一石七斗七升六合

龍江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八員旗軍二千四十一名淺船九十一隻每
年該造九隻一分運糧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石八升

府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旗軍二百九十五名淺船二十九隻每年該
造一隻九分運糧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

湖廣總志

武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軍民四萬餘人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二百一十一隻運糧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七升六合

武昌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七員軍民三萬餘人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八名淺船一百八隻運糧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八斗三升六合

蘄州衛

指揮一員衛鎮撫一員千戶三員軍民三萬餘人丁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名淺船一百二十隻運糧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石六斗四升

黃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軍民三萬餘人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四合八十五隻運糧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四合

沔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軍民三萬餘人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名淺船九十七隻運糧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二石二斗一升二合

岳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軍民二萬餘人丁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名淺船六十二隻運糧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

軍運使司

荊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員旗軍七百七十八名淺船七十五隻運糧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六石一十五升

荊州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一員旗軍七百二十九名淺船六十六隻運糧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二石七十五升八合

荊州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旗軍七百七十四名淺船七十四隻運糧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三石三斗四升八合

襄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三員旗軍七百二十六名淺船六十七隻運糧一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一斗七升八合

安陸衛

以

顯陵衛

德安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四百二名淺船二十八隻運糧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二石三斗四合

江西總

南昌衛

指揮一百四十員 戶八員 旗軍二千二百三十六名 淺船一百一十二隻 糧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石六斗七升二合

袁州衛

指揮一百四十員 戶十員 旗軍二千二百八十八名 淺船二百四十八隻 糧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三石二斗一升六合

贛州衛

指揮一百四十員 旗軍六百七十四名 淺船六十隻 糧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八合

吉安所

千戶一員 百戶四員 旗軍二千一百一十七名 淺船九十五隻 糧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四合

安福所

千戶一員 百戶二員 旗軍六百一十一名 淺船五十八隻 糧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

永新所

千戶一員 百戶二員 旗軍五百九十三名 淺船五十隻 糧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一斗六合

建昌所

千戶一百戶三員旗軍五百六十三名淺船五十隻巡檢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六分

撫州所

千戶一百戶三員旗軍七百五十九名淺船六十四隻巡檢三萬三千二百一石八斗一升八分

廣信所

千戶一百戶三員旗軍五百五十二名淺船五十隻巡檢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四分

沿山所

千戶一百戶三員旗軍六百三十六名淺船十八隻巡檢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四斗七升

饒州所

千戶一百戶三員旗軍七百八十五名淺船六十五隻巡檢二萬四千一百一石七升

浙江總

杭州府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二百一十名巡檢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五石四斗七升

杭州右衛

指揮一員衛鎮撫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四百三十二名淺船二百二十四隻運糧七萬四千五百五石八斗八升

紹興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三千七百七十名淺船二百七十隻運糧八萬五千四百四十四石五斗四升

寧波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三千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百八十七隻運糧九萬五千三百二十九石七斗二升

台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八百九十一名淺船二百八十隻運糧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

温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十一員旗軍二千八百九十一名淺船二百八十七隻運糧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八斗六升

處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五百五十名淺船二百九十二隻運糧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九石一斗

海寧衛

指揮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五百四十一名淺船四十七隻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八合

金華所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十隻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衢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四十九隻運糧二萬五千九百六十五石四升

嚴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五百名淺船九十一隻運糧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

湖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四十名淺船五十七隻運糧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九石二十八升

海寧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四十名淺船三十二隻運糧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石六斗八升

中都總

鳳陽衛

衛總兵一員千戶四員所統旗軍三百九十二員旗軍九百六十六名淺船三百隻每年該造千隻分運糧二萬九千六百八十八石五斗六升

鳳陽中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九百八十八名淺船二百七隻每年該造千隻七分運糧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六升

鳳陽右衛

指揮員衛鎮撫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二百名淺船二百隻每年該造二千隻二分運糧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六石四升

單左衛

指揮員千戶二員百戶八員旗軍二千二百一十九名淺船二百二十隻每年該造二千隻二分運糧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五升八合

單中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鎮撫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九百三名淺船九十二隻每年該造九隻一分運糧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九斗六合

懷遠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九百一十七名淺船九十九隻每年該造九隻二分運糧二萬八千四百一十石七斗五升四合

長淮衛

指揮員正千戶三員百戶十員旗軍一千五百四十名淺船一百五十四隻每年該造一十五隻二分運糧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石

宿州衛

指揮員百戶三員旗軍三百五十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三隻五分運糧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五石七斗

武平衛

指揮員千戶三員旗軍四百六十四名淺船四十七隻每年該造四隻七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二石七斗二升八合

潁川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旗軍二百名淺船三十五隻每年該造二隻運糧六千一百四十石四斗

洪塘所

十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九十七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二隻運糧六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四合

潁上所

百戶一員旗軍三名淺船五隻每年該造五分運糧一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

江北二總

其一

今撥徐州左衛船四十二隻官軍四百二十一員一名泗州衛船八十隻官軍八百四十員名入選洋

淮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十三員旗軍二千二百二十五名淺船二百二十二隻每年該造二十二隻三分運糧六萬八千三百九十石

大河衛

指揮一員千戶八員百戶一十七員旗軍三千三百四十八名淺船三百三十六隻每年該造三十三隻六分運糧二十萬二千七百九十九石

邳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七員旗軍二千三百三十一名淺船二百三十三隻每年該造三十三隻三分運糧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四石三斗一升二合

徐州衛

指揮員十戶七員所領糧二萬百戶十二員旗軍二千五百一十六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徐州左衛

指揮員十戶三員所領糧二萬百戶十二員旗軍二千五百一十六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壽州衛

指揮員十戶四員百戶一十二員旗軍二千四百九十七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泗州衛

指揮員十戶七員所領糧二萬百戶十二員旗軍二千四百九十七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歸德衛

指揮員十戶五員旗軍七百六十八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其一

揚州衛

指揮員十戶五員百戶九員所領糧二萬百戶十二員旗軍二千五百一十六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通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所領糧二萬百戶十二員旗軍二千五百一十六名
船二百五十隻每年該運王

泰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旅軍四百八十五名淺船四十八隻每年該造四隻八分運糧二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四斗七升

鹽城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六十二名淺船四十六隻每年該造四隻六分運糧二萬四千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三升

高郵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所領無二員百戶八員旗軍二千四百六十二名淺船二百四十七隻每年該造四隻五分運糧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一石四斗

興化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七十七名淺船四十二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四合

儀真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六員旗軍二千一百名淺船一百一十二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二斗

滁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四員旗軍七百四十五名淺船四十九隻每年該造七隻九分運糧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合

廬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六百七十六名淺船二百七十三隻每年該造二十七隻三分運糧五萬二千四百五十五石五斗二合

六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九百五十五名淺船二百隻每年該造一十隻運糧二萬九千六百六十六石九斗

江南二總

下江

舊名江南總轉運使司所轄各屬九分
機為上江而添入水軍右總天橋海關

鎮江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所屬總一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三百九十八名淺船二百一十九隻運糧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三石三十九升六合

蘇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七員旗軍二千九百二十四名淺船二百七十五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六十八石六斗八分

太倉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六員旗軍二千五百三十名淺船二百五十五隻運糧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石六升

鎮海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一千八百四十六名淺船二百五十六隻運糧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石八斗九升二合

松江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名淺船五十七隻運糧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

嘉興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名淺船四十隻運糧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水軍右衛

指揮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三百六十六名淺船二十五隻運糧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石四十八升

應天衛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一十八名淺船二十八隻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四十八升八合

橫海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六十六名淺船二十六隻運糧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七石六十八合

上江

建陽衛

指揮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八隻運糧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七石七升

宣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千四百四十七石七升

新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千一百五十七石七升

安慶衛

指揮一員一戶四員所鎮撫二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八百五名
淺軍五百八十五隻運糧五萬五千六百一石三斗二升六合

九江衛

指揮一員一戶八員所鎮撫二員百戶四員旗軍二千九百六十六
名淺船三百九十隻運糧六萬三千六百一石一斗二升二合

水軍左衛

指揮一員一戶二員旗軍四百三十二名淺船三千六隻運糧二
萬五百七十七石九斗七升六合

龍江左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七十八名淺船三十二隻運糧一
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四合

龍江右衛

指揮一員一戶二員百戶一員旗軍四百八十六名淺船四十隻
運糧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二石三斗四升八合

廣洋衛

指揮一員一戶二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一員旗軍四百三十二
名淺船三十六隻運糧二萬五千七百七十石九斗七升六合

江陰衛

指揮一員一戶二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七十八名淺船三十一
隻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四合

此總轄無南北直隸總兵故分江南總為二其建陽宣州新安太平廣德九江衛
傳隸江南總兵水軍左衛龍江右衛江陰五衛則自廣洋總兵來

山東總

臨清衛

指揮一員千戶十員百戶六員旗軍二千五百九十二名淺船二百零八隻每年該運三倉粟分運糧七萬九千五百七十九石五斗八升四合

平山衛

指揮一員千戶十二員百戶七員旗軍二千三百六十六名淺船一百四隻每年該運二十倉分運糧三萬一千八百七十七石七升六合

東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二員旗軍七百五十八名淺船七十五隻每年該運三倉粟分運糧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

濟寧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二百四十六名淺船二百二十四隻每年該運三倉粟分運糧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六石九斗九升二合

兗州護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六百名淺船六十隻每年該運六倉運糧二萬八千四百三十一石二斗

東平所

百戶二員旗軍三百七十八名淺船二千七隻每年該運三倉粟分運糧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二斗五升二合

濮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糧五分運糧一千八百二十九石

遮洋總

通左衛

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三十三名淺船二十二隻每年該造糧五分運糧一千八百一十九石

通右衛

千戶一員旗軍九十九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糧五分運糧三千四十三石

神武中衛

百戶一員旗軍八十名淺船八隻每年該造糧八分運糧三千四百五十九石

定邊衛

千戶一員旗軍八十五名淺船九隻每年該造糧九分運糧二千六百一十三石六年六合

天津衛

千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五名淺船一十五隻每年該造糧五分運糧四千四百五十八石

天津左衛

千戶一員旗軍二百二十一名淺船二十二隻每年該造二隻二分運糧三千七百二十石

天津右衛

千戶一員旗軍九十八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一隻運糧三千一百一十三石

德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旗軍五百二名淺船五十隻每年該造五隻運糧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二石

德州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員旗軍五百一名淺船五十隻每年該造五隻運糧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二石

徐州左衛

指揮一員旗軍四百二十名淺船四十二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斗四升

泗州衛

指揮一員旗軍八百四名淺船八十隻每年該造六隻運糧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四石四斗八合

淮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旗軍五百七十六名淺船四十八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七石九斗六升八合

大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旗軍九百九十名淺船八十一隻每年該造八隻三分運糧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二石八斗二升

高郵衛

指揮二百八十四員成軍二百一十名淺船三千八百隻每年該造黃

揚州衛

指揮一員百八十四員成軍六百四十八名淺船五十四隻每年該造

長淮衛

五隻四分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十六升四合
指揮一員千一百一十二員成軍六百四十八名淺船五十四隻
每年該造五隻四分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十六升四合

舊隸十三衛今撥水軍左龍江左龍江右廣洋江陰

五衛爲上江水軍右應天橫海三衛爲下江所存惟

淮安大河高郵揚州長淮五衛併入舊北直隸德州

以上九衛及分徐州左泗州官軍船隻共隸十六衛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運通志卷之五

漕船表

三代以下國用之資莫大於漕運漕運之器莫大於舟楫漢之漕舟未有詳考然宋光間河決民溺詔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以賑之厥後五鳳中耿壽昌議欲近糴關內之粟築倉理船費直百萬萬餘則其數之多固可類推矣迨夫後魏議者寔汾華等郡車絹帛易造漕船凡一船餘絹疋七十有八布七

百八十歲省甚廣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唐劉晏領漕事乃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江汴異運歲漕甚利初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末乂之慮今始制船場執事者衆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多而減之者半猶可也迨

此則不能運厥後五十年卒如其言宋初詔當水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於是諸州歲造運舟至三千三百餘艘分綱而運江汴各有攸屬久之寢弊發運使許元奏言近年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如故事旣而諸路綱亦不集數降詔切責又詔江淮兩制轉運司以基年功各造船補足至期船猶不足汴綱旣不得至江江

船亦不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
苦不足皆盜船財易錢以自給船愈壞而漕愈不及
元開廣新河以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又分
新河軍士米手及船於楊平灤命三省造船二千艘
於濟寧河及以朱清之議乃造平底河船六十艘運
糧四萬餘從海道至京師久之遂罷河船而專海運
矣追我

朝洪武末樂年間海船河船大小無定數亦不一其

造如今所謂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并歷時成議以爲
便宜可久者累

朝損益至正統間江南江北始限造船一萬一千七
百有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該造之數復析
荆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造隸清江者惟南京鎮江
江北直隸諸衛所而已毋船料取諸江西湖廣四川
福建直隸徽州諸郡縣民苦解納公私俱困軍士亦
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陪補之患有司以

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淞江杭州直隸太平府委部
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所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則本司
自領之每歲例得銀二萬六百七十兩蘇揚淮三府
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歲額造船五百二十二艘江南
諸省府不在例數內既而漕臣復建議增入官銀二
千三百七十兩統計官銀二萬六千七十餘兩并
各軍士積自辦銀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分而歲用銀

五萬兩有餘而置士云蘇矣是故制有廠地料有歲
辦艘有定數造有定期有匠有式有等有號有草場
以資其用有抽分以益其費舟楫既利南北會通自
剡木以來莫過人自猗歟盛哉作漕船表第五

船數

旗二
十二百
二十四

合用

限式

等號

南京衛分

一千艘

十隻

等之分有三

二千七百六

一隻

為裏河淺船

天順間始置
年軍旗不分資

江北直隸

各衛所

二千六百九十
四

中都留守

司

八百八十八
上俱地子清江

杉松榆栗櫟

還雜等木丁

線雜作桐油

石灰給麻共

四萬九千七

百一十五段

枝箇條斤兩

錢

什物

絡麻指藤棕

毛共四千四

百八十斤兩

了

為遮洋海船

黃河船任儀兵

承洲清江蘇江

船于水次充運

應運洋船以其

俱不遇壞故十

年一造之費

奉以移用費者

五年杉者十

株楠雜木者七

年一造大抵杉

六松三雜一故

自成化十六年

始定俱用楠木

第一樂給料成

造後因過早如

分極省頗過二

年過改造之年

審定順道皆給

料自行販造料

有不敷運官稍

為指置料俱本

軍自備名為旗

役撫賞者迭本

衛委官給提舉

以官銀并軍士

原解銀造完給

軍領解名無嚴

造

山東都司 四百料鑄風 五年一造者 號之分有五

七百七十三斤
臨丁傳河今改

海船一隻

為江南船

永樂雲龍船造
于湖廣省為湖

干船江

杉松槐心鐵力
櫓杆鐵等木丁

昇南外江船同
其往回經順一

字江西南為江
字湖江省為湖

線維作桐魚油

次故也

字徽州府府者
為徽字等號至

浙江都司

萬二千六百三
十二根枝節係

斤船

天順間照各總
類編係民造者

三千四百十六斤

斤兩錢

底長五丈二尺

為民號運造者

于蘇州設廠

件物

頭長九尺五寸

為軍號又有造
于提舉司為運

絲麻黃藤絲毛

船底頭闊六尺

號遼洋過海船
為遠號今用之

白麻共一千六

船底頭闊五尺頭

五

江西都司

百七十二斤兩
錢

伏獅潤八尺精
伏獅潤七尺梁

八百九十九造

底一十四座底

于九江按察

板厚二寸板板

厚一十七分釘

云八三釘龍口

梁潤一丈深四

尺

使風梁潤一丈

湖廣都司

近定造四百

四尺深三尺八

七百五十九造

料淺船一隻

寸後斷水梁潤

于武昌府

料不等

九尺深四尺五

寸兩版共潤七

尺六寸

大約同前除什

物外止用銀一

江南上江

百八兩六錢

八百五十九錢

于安慶縣府其

南京衛分署建

于清江廠

江南下江

八百六十三錢

于蘇州府其

南京衛分署建

于清江廠

渡洋

五百二十五原

造于衛河今改

于清江

原係大船如

前數後改中

樣淺船如全數

廠地

淮安

工部監督

草場

京衛一處

在寶應縣店舖東至大官店

軍餘

用工辦料

南京衛分

七百六十二兩二八百一十五

人匠

蘇州府

二千一百六十

居其中

甘肅三總廠各
所有官軍在籍
房舍所有糧食

西至清江浦

地南至三汊河

石家灣止

家巷

辦料六百五十

七每名辦銀四

兩共銀兩二千

六百二十八

淮安府

五百六

揚州府

一百四十八

右清江廠下

南京在廠

中都一處

中都衛分

東

在清河縣淮河

東岸七里溝起

洪澤大開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步

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一十

七糧料五百三

十由各辦小等

共銀兩一十九

百二十八

八百四十四名

每二年一班三

箇月每季一

四百二十名共

季三百五十五

名半原設保上

丁後准有力每

進納銀兩八

北至三十四委
官十二員

直隸總督署

中都在廠

直隸一處

直隸衛分

錢無則七工

西

在清河縣淮河
東岸東至清河

千六百七十三
用工一百八十

河南布政司

其屬十一委

西至趙信等民
地南至蔣家溝

五辦料一千四
百八十八名辦

二百八十四

南直隸廠

北至夏溝長十
里闊一十八丈

不等共銀四下
六百五十九

在廠西

初清江屬廠房
鋪墻垣俱於官

右清江軍餘共
二千九十六名

山東布政司

其屬十五委

料並蓋平江伯
陳魁跡出堤周

九百

十五員

右三綱各推十

其場三處併廠

分派一處運軍

鳳陽府

百戶二員領防

衛文移又委十

撥軍依所研草

二百二十

保二員總之共

用之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臨清

工部監督

唐其中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江蘇省江浦縣

山東衛分 揚州府

二百九十四

用工三十九解

料一百三十五

每名辦銀三兩

共銀兩四百五

北直隸衛分

二百五十二

用工七十八解

料七十四解名

辦銀三兩共銀

兩二百二十二

四百二十六

廬州府

一百八

徐州

一百四

滁州

二十

北直隸凡

九在廠東

承官四員

山東凡七

在廠南

承官四員

遮洋凡十三

在廠北南

遮洋衛分看

廠十三

餘無

右衛河軍餘

共三百五十

九名

右衛河廠共

二千三百一

十八名輪班

二千二百二

十八住坐九

十每季五百

六十名納銀

同濟江

每年本總辦

官一員督軍

看字下

右三總委指

揮一員總之

其地在律河

東岸衛文澤

齊之所會益

北方之要渾

故臨關為儲

西北凡五里

俱厥地也

濟運通志卷之五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倉集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
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滎
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
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
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
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

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
河陰河船之運積河口操舟便且無有傾覆唐之運
於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
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江淮所運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懷慶等州所運謂之
西河曰廣濟第一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
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曹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轉般
倉於直隸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

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
一變直達文涉歲月姦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於
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
接運脩至在河西務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
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

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敖倉也在京通者則有總
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
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

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
則亦有太監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
以分貯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
又變爲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
且密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
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戍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於是作漕倉表以俟觀者損益云

京倉

舊太倉

在東城■坊

總督撥糧二

廳及銀庫在

焉

南新倉

在舊太倉前

西倉連絡

百萬倉

在東城■坊

北新倉

在百萬倉後

通州倉

大運西倉

末樂間設在

新城故三百

三十座計一

十六百五十

間南北西三

門每門軍官

一人辦事官

一人軍士人

大運南倉

末樂間設在

新城故一百

二十座計五

百一十間北

東二門同前

海運倉

在舊太倉止門相對

祿米倉

在東城坊

大運中倉

在舊城教一

大運東倉

在舊城教四

新太倉

在海運倉西

廣備庫倉

在西城坊

百三十一座計

六百九十七

間南北東三

門同前

十一座計

百五間東西

南二門同前

淮安倉 徐州倉 臨清倉 德州倉

常盈倉

廣運倉

廣積倉

德州倉

永樂十三年
建在清江浦
河南岸款八
十座共八百
間

宣德五至增
在城南一里
建置上同款
一百座共一
千間今存五
十一座共五
百一十間

在今城內盛
置上同款七
十二座共十
百二十間
先是永樂四
年於廣積分
教十座共一
百間設倉曰
臨清今復修

舊在州城北
門外建置上
同正統移置
城山東西分
為二
東倉教二十
九座共二百
六十三間
西倉教二十
二座一百二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運通志卷之七

漕數表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

十萬石劉晏後浸減至李巽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
制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
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
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耀卿言減五十萬石
元漕三百萬餘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較之歷代寔爲中制然其
爲支爲充爲改充爲本色爲折色或遇事變爲減留
爲借撥爲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焉於是作漕

數表第七

歲數

派數

運數

洪武三十年

浙江布政司

浙江都司把總

海運糧七十萬

允運六十萬石

六十六萬五千

石于遼東

每正糧一石加

三百一十二石

永樂六年

耗六斗六升

三斗四升

海運糧六十五

改允三萬正糧

萬一千二百二

每石加耗四斗

十石于北京

二升

十二年

接運湖運四十

二萬四千八百

一十石于通和

衛河備運糧四

十五萬二千七

百七十六石于

北京

衛輝府倉一

十六萬五千

六百二十一

石

德州等倉二

千四萬八千

四百二石

湖廣布政司

先運二十五萬

石每二石加耗

六斗六升

湖廣都司把總

三十二萬八千

六百三十四石

二斗八合

江西布政司

先運四十萬石

加耗同前

先充一十七萬

石加耗同前

江西都司把總

三十一萬六百九

十五石一斗八

升八合

臨清倉三萬
八千七百五
十三石

山東布政司

山東都司把總

宣德八年

儲運糧五百餘萬石通
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

十六年

河南布政司

遮洋把總

會通河儲運淮
安等處常盈等
倉糧四百六十
四萬六千五百
三十石五斗千
北京等處

允運二十七萬
石每一石加耗
三斗一升
改允一十一萬石
加耗同前遮洋
加耗亦同前

允運三十八萬石
每一石加耗三斗升
改允九萬五千六
百石每一石加耗
一斗一升遮洋官
軍允者一斗五升

二十二萬八千
四百七十二石
三斗八合

三十萬石

正統二年

應天府

南京二總

備運糧四百五

十萬石支一百

六十九萬八千

二百六十五石

淮五十萬三千五

餘二十四萬八千

臨三十萬

德五十萬

允三百八十萬千

七百三十五石

通叔六分

京叔四分

林南東店倉叔

二十萬

允運十萬石

改允二萬八千

石

其一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

一百九十五石

一斗九升二合

蘇州府

允運六十五萬五

千石每一石加耗

五斗六升

改允四萬三千石每

石加耗三斗二升

後七府耗同

景泰二年

松江府

其二把總

儲運糧四百二十萬五千石

允運二十萬三千石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四斗二升四合

改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七年

常州府

儲運糧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

允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支一十一萬六千二百石三斗

允三百八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石

內遮洋三十萬
石
鎮江府

江南二總

十四萬石
京通
二倉收六萬石
改兌二萬二千

上江把總

石

二十七萬三千
一百五十五石
六十九升四合

天順四年

安慶府

儲運糧四百三

兌運六萬石

十五萬石

支七十一萬一

千八百石

兌三百六十三

萬八千二百石

洋三十

萬石

萬石

萬石

萬石

萬石

成化八年

借運糧四萬

石

允運揚州等府

有災無免米一

十五萬二千石

并進餘二倉支

運米二十萬八

千二百九石五

寧國府

允運三萬石

下江把總

二百九萬

五百四石九

六升

池州府

允運二萬五千

石

太平府

允運一萬七千

石

廣德州

以允八千石加

耗三斗二升

手實通支兌北	三百五十四萬	九千九百九十	石五斗內隨路	寄收一百九萬	五千七百七十	石	天津倉四十八	萬七千石	德州倉十九萬	一千一百餘石	臨濟倉二十四	花一千八百石	東昌府倉一十	一萬二千七十	餘石
--------	--------	--------	--------	--------	--------	---	--------	------	--------	--------	--------	--------	--------	--------	----

揚州府

江北二總

兌運六萬石每
一石加耗四斗

其一把總

六片改兌三萬
七千石每石

二十八萬八千
四百四十五石

加耗二斗七升
後二府耗同

二斗九升

淮安府

改運二萬五千
石加耗同前

濟寧倉六萬六

千八百餘石

京通倉收二百

五十四萬三千

石五十

鳳陽府

其二把總

允運三萬石加

耗同前

收允三萬三百

石

四十九萬三千

七百四十九石

五千六百四石

弘治二年

廬州府

府運糧四百萬

石

允運糧三百三

十萬石

支運倉糧七十

萬石

允運一萬石每
石加耗五十六
升

徐州

允運三萬石每

石加耗四斗

正德六年

廣運糧四百萬

一升

石允運糧三百

改允一萬八石

三十萬石改允

解一石加耗二

糧六十萬三

十二升

千石支運倉糧

二百六萬七下
五百九十八石
六斗三升二合

六萬七千石

嘉靖元年

廣運糧四百萬

石允運糧三百

三十萬石改允

糧六十萬九

千四百石支運

倉糧七萬六石

漕運通志卷之七

中都留守司把總

漕運通志卷之八

漕例略

凡制國必有成法法久必壞壞必更始然後例生焉
例也者所以輔法而植事者也故觀法可以知其常
觀例可以知其變易曰先庚二日後庚二日重變也
輯漕例略

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
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官一員統領官員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起蓋倉囤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囤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二年令總督糧儲官於天津衛城北造露囤一千四百

所

五年令山東布政司量起夫車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糧運送德州倉候衛河船接運

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於京師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

八年令湖廣江西浙江三處倉糧除本處支用其餘糧本部差官督各該司府起運

十二年令湖廣造淺船二千隻歲於淮安倉支糧運赴

北京其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收貯

又令北京山東山西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
官軍運糧各都指揮一員統領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興直隸蘇松常鎮等
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
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
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

濟寧倉公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
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
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
北京

又令淞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
州置倉收囤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置倉收囤
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又收淮安
常盈倉徐州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價

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備運止一尖一平
定爲例

又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
三石

先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海運官軍自三月十五日起
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員名日支口糧米二升二
七七年以後月支四斗末樂十六年禮部尚書呂
震等議漕江江西湖廣等衛官軍仍舊運糧不敷
人數於漕江等布政司并直隸應天和州等
處丁多民戶內起取駕運照例支與行糧

十六年令漕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

府所屬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兩京外餘糧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

又令沿河牐壩每三處差御史一員稽運

十七年令侍郎副都御史并武職大臣各一員催督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起運糧儲仍令各部差郎中員外郎等官分段整理

二十一年奏准每歲滿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

倉交收

洪熙元年令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

先洪武中令許運糧船附已物自給官司毋得阻當成化二十二年都御史馬文升申明之天順八年令運軍一名免餘丁一名幫貼不許別差如本戶無閒丁於屯種摘撥餘丁運糧者亦於本戶內摘除屯操一丁參將楊茂議也

宣德二年令運糧軍船工部及諸衙門不許撥載他物致誤償運

又令漕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府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京倉支運

本年差侍郎五員都御史一員催督漕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民運糧及淮安等倉官軍支運糧三年奏准各都司衛所不差原委官及軍缺不補者正官并首領官俱訓俸半年

又令各都司衛所選委指揮等官專一提督運糧不

許別項差操軍士缺卽爲撥補

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二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湖州廬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倉今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徑赴北京其積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二徐州十三抽二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

兼舊船運載

本年差侍郎都御史少卿郎中員外郎等官催督各
司府修運糧儲

五年奏准運糧官軍船南京中都留守及直隸衛所於
淮安修理山東等都司於臨清修理湖廣江西漕江
都司皆回原衛修理有司給與材料

又令河南南陽懷慶登三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
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

又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原漕運都指揮選聚管
運官員軍多衛分指揮二員少者一員

又令江南民糧凡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並其
遠近給與路費耗米

六年奏准漕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僉撥民
丁及軍多無所添撥軍士與運軍士過二十四萬分
兩班輪流運

七年奏准漕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僉撥民
丁及軍多無所添撥軍士與運軍士過二十四萬分

在外會同各都司按察司堂上官及中都留守司直隸衛所點選運糧官軍其管運官員不能撫卹以致逃故者從總兵官處治所虧糧仍令補還

七年令官軍運糧各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江南府州縣民運糧於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更遞洋船官軍領運。

先時蘇松等府歲運糧俱送淮安等倉交收官軍各駕空船赴倉支領民有往復之勞軍無脚耗之利諸倉既收支放經費無益是年議處諸府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葺設倉厰漸江蘇松等衛船各回

本司府地方領兌南京并江北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領兌東平等州縣於安山領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類多倣此民糧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仍支運十分之四

開揚州白塔河

置新牌清家莊大橋江口四牌江南糧船由常州府西北孟濱河過江由是河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正統四年河淤淺糧船不行反洩潛水河口遂閉十年因御史吳鑑言於大橋牌築壩車船後亦屢成化十年會議挑漕河口淤泥拆去舊牌改造通江留潮新開三牌又築坎壩三座隨水漲落以時啓閉後因水涸仍閉

又令增撥南京豹韜左等衛所各都司直隸衛所軍
餘并見運軍糧共一十六萬僧運糧儲

八年令兌運民糧加耗湖廣每一石八斗江西湘江七
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
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軍者
四斗

九年令漕運官軍有犯罰運淮安徐州倉糧赴京贖罪
流罪五十石徒罪五等自四斗至十五石杖罪每一

十五石答罪每一十五斗

又今官軍運糧五百萬石以二分爲額通州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各該兌糧處布政司委堂上官二員按察司一員總理

十年令各處運糧官軍但有軟弱事故者於見操屯田官軍內充補其提督運糧都指揮等官許乘糧船一隻量帶官糧

又今湖廣江西浙江耗米俱六石南直隸五斗江北

直隸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東河南二斗五升

又令各衛官軍行糧止支二石

又令漕運總兵官每年八月赴京議事

又令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乾圓潔淨樣米
送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到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正統元年奏准允運糧務二月以裏允完其加耗江北淮
安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允
運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二斗餘如舊

又令民運糧至瓜淮就令揚州府衛委官并該管撥
見數交兌

又令漕江湖廣江西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司并南直
隸衛所官軍行糧皆於本處官倉支給如倉無見在
於存留糧內平斛兌支南京各衛於應天府原定各
衛秋糧內兌支舊支二石五斗今增爲二石七斗山
東河南北直隸路近者不增
今造船旗軍不與操守之事

總兵官都督武興等題歲運糧船損壞產有物料
者於本處無產者分撥各提舉司修造各撥官軍
前來用工貼辦新完備壞運年不亡運糧者得以
依特休息今巡按御史將造船官軍盡行黜選守
城操練遺下船料無人管理以致缺船誤運已部
查得前項官軍即係漕運之數難比雜役欲照舊
存留奉

聖旨是欽此

二年令瓜淮二兌就近出給通關

會議民載米至瓜淮兌運就仰楊州淮安府
衛委官見數兌兌出通關付糧里納戶收照

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有比試違限者俱住俸於淮安
倉支該運糧米數赴京完納復職

又令犯罪罰運者仍運該運之數無力者發極邊衛分

四年選改各衙門額外官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仍留

催償粮儲

戶部

題奉

勅諭各衙門文武官員自今悉照洪武年間諸司職掌官

額選其無能者存留其餘悉送吏部改除欽此查

得奏差河南副使榮華前夫總兵官土倫虎

催償粮儲係本部帶俸官欲行吏部定奪奉

聖旨榮華還着催償

粮儲不動

五年賞運糧官軍鈔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六錠百戶
所鎮撫五錠旗軍四錠如本處無鈔許濟本部勘合
徐州迤南衛分於淮安所屬州縣關支徐州迤北衛
分於衛輝府官庫關支

令江南原坐淮徐倉糧願兌者聽

戶部題如耗照本處餘數運至瓜
淮交兌若民不願者仍本倉上納

總兵官武興定九江等府水次

奏略曰九江等府兌糧水次在湖口縣邊臨大江
風浪險惡連船難泊合移於鄱陽湖中岸羅家渡

以便軍民

令復河南山東委官提督河道泉源

總兵官武興奏畧曰河南金龍口黃河并泰黃鳳池等口水勢接濟張秋徐州連河原有工部主事辛泰提督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接濟濟寧運河原有郎中史鑑提督近俱裁革尋前係緊要去處合令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堂上官一員山東令管河叅政孫千良副使王文華管理

運律輝府倉糧於通州

巡撫河南侍郎于謙題衛輝府倉收各年稅糧見存一十八萬餘石年久損壞同存二萬石備用其餘每石加耗二斗五升令官軍運赴通州倉收從之

六年令各衛兌軍民糧兌完就出通關若路途遙遠衛所於本都司出給通關填給勘合

令瓜洲置倉暫收江南兌軍糧

總兵官武興奏畧曰江南蘇松常等府民運兌軍糧米俱在瓜洲沿江灣泊江潮風颶曾有淹沒漂流累及無辜者合令兌糧州縣設法於瓜洲高阜地方起蓋倉房暫收候兌戶部議宜從侍郎周忱斟酌民力整理

七年令漕運官軍若一衛有數船遭風漂流者委官覆實倉衛改撥於通州及天津倉上納

裁浙江沿海衛所運糧旗軍四千名備倭議撥補之

工部侍郎周忱題浙江沿海金鄉等衛所官軍專
爲備倭而設宣德七年以來摘撥九千四百二十
五名裏河運糧緣衛所經隔路遠致將備倭之務
廢弛正統四年奏撥杭州等衛所軍替回松門等
衛所軍三千三百六名尚有金鄉等八衛瑞安等
六所旗軍六千一百一十九名依舊運糧乞要開
豁戶部會查得正統六年分備運糧四百五十萬
石在京官軍人等支過糧四百六十七萬三千八
百石運少支多難准裁退合將浙江沿海衛分旗
軍裁退四千名守城備倭於直隸九江等衛所調
撥二千名抵補裁數外少二千名少運糧七
萬石就令蘇松等府民運赴通倉交納奉

聖上是欽此

八年令運糧船損壞撥附近地方產有物料於清江衛
河提舉司修造每處工部差官一員監收督造各所
仍差撥官軍蓋立廠房相兼匠作用工及貼辦物料
九年令各處民糧每歲該起運京師之數先儘本都司
衛所兌運其有不盡者布政司坐撥各府縣輪流運
送於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交收

巡按御史
陳鑑奏也

十年令許把總官乘坐糧船

總兵官武興奏提督運糧都指揮李琮等自末樂間合令官船一隻乘坐催償近御史吳鑑奏革給與站船稟給綠驛船有限占住不便令於該管衛分商船一隻量帶官糧乘坐戶部議在所言不給廩給明年山東把總都指揮狄獻矢仍要廩給脚力本會會議合照舊例兌糧之時總兵官各都司填給

符驗應付站船廩給兌完住給各乘坐船赴京交糧

令京庫折鈔銀布米并南京倉糧改撥兌軍

戶部侍郎劉■奏今年南直隸并浙江江西湖廣俱有灾傷無徵數多不勾償運合將原坐南京各衛倉糧內撥四十萬石并京庫折鈔銀布米內改撥補湊務全償運從之

十一年差戶部主事一員於各處提督軍民兌糧

十二年令遮洋船順帶綿布花絨至林南果店支給

士

開白綿布一十萬疋綿花絨五萬疋
剡州官庫收貯聽候給用至今行之

令南京水軍左并淮安等衛所軍運糧於江寧倉收

戶部賜南京水軍左并直隸淮安等衛所軍運糧
十萬石將一十二萬六千石
萬二千石一半良鄉倉清倉一
常盈倉收遮洋原元黑豆切

十三年令各處允運民糧每石減稅錢一

安等處倉支運者每石領整倉糧一領至

二倉每百領除損壞止納二十領

令兌運糧料於東安寺門外五座六座都

門及京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

徐州臨清通州關吏於京倉

東店倉收十萬三千石

奏准各處原坐京運京糧

徐州淮安通州各倉

舊倉三座新倉一座

收兩平斛放支民糧送納臨清淮安倉者每石俱一
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支官軍糧運俱一尖一平斛
支赴京通二倉交收

今湖廣江西淅江加耗俱六斗五升南直隸五斗五
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糧於蕭縣
水次兌者四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兌軍運者三斗
其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

令明年該運糧以二分爲率支運一分

戶部奏准徐臨德四倉見貯糧三百二十二萬石
係正統八年以來所收減恐陳腐合令官軍將正
統十四年該運糧以三十分爲率兌運民糧二分於
各倉支運一分高部以前都司衛所并泗壽鳳等
衛分淮安常盈倉德州
以北衛分德州倉支

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決沙灣東隄

命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繼塞之

十四年

命鄭幹湯節送糧船回

戶部題將運糧軍存留在京操備旗軍內選軟弱
之數駕船回還奉

聖旨是奉鄒幹湯節去整理迭交與

徐恭昇鄒幹湯節著回京來

暫令蘇州府屬縣里出一夫運糧替運軍操守

因蘇州

衛奏也

運糧旗軍留京操練明年糧改委有司官督糧里人

等運納

戶部擬奏也漕江郎中盧欽江西郎中陳翌提督

運納山東河南湖廣并江南江北蘇松淮揚等府

州從尚書

周忱酌派

景泰二年始

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與總兵官參將同理其事自通州至揚州水利有當蓄洩者督所司行之

命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盈倉糧儲

戶部題該吏科給事中李瓚題淮揚廬三府徐滁和三州就令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盈倉糧儲將員外郎馮謹取回郎中虞欽所理係京儲仍令督運

四年

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決河五年塞成

勅總兵官徐恭都御史王竑徐有貞整理糧船

戶部給事中盧祥題要將浙江等處該徵民糧事
數起運量撥准徐濟寧等倉收奉

聖旨是便爲勅與徐恭王竊徐有員上緊去整理前項糧
船今年務要過盡時有員以治河在張秋故有是命

令蘇松常鎮等府民糧自運至瓜洲兌軍者加耗四
斗五升淮安兌軍者四斗

五年令河南山東布按二司管糧官催督兌運軍糧青
州濟南二府運送德州倉兗州東昌二府及河南布
政司所屬運送臨清倉每石加耗四斗

令山東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官一員督徵兌運糧一

員公同戶部主事收受

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
統等題恐插和糠批也

令每衛指揮一員分番修船運糧

總兵官徐恭奏江南船隻經涉江湖車壩損壞原
擬各衛掌印官措料協同整理近年多不遵守往
往稽遲起運先年各衛原有指揮二員運糧後暫
停止今合照舊每年一員管運一員整理船隻聽
候下年輪運守
禦千戶所亦同

七年令揚州迤南衛所運糧官軍每員名支行糧三石
淮安迤北衛所每員名二石

差侍郎同郎中員外郎催償

戶部題該本部侍郎孟■題先帶郎中員外郎差遣
不敷令本部員外郎夏時先差沿途直抵湖廣整
理糧草未到將本官存留在
彼同黃冕分投催償糧草

天順元年

命總兵官徐恭兼理河道

先是總兵官徐恭題換

判勅奉

聖旨河道既有部裏委官及御史管理只著徐恭專管
運換勅與他欽此既而恭力陳欲遵平江伯故事兼理
河道事下上部議漕運與河道事實相宜須令恭
兼理河道有與本部委官相干之事令所任官司

抄案轉

行從之

二年開薊州河十里例三年一濬

大河衛百戶閻恭言

命都督宗勝御史李敏十事李尚發軍夫萬餘開河自新
開沽至薊州四十里中十里先是河兩頭皆通惟
此不通薊州糧由直沽海口涉歷海洋船多覆沒
至是由此以達船
糧無虞公私便之

刑部復差官理漕運刑名

總兵官徐恭題漕運衙門詞訟繁多先年奏差行
在刑部郎中劉禮讓提督兌糧管河兼理刑名後
差官接管近都御史王竑奏減取回就委有司官
問理內有千都指揮等官不便合令該部選精曉

刑名郎中或主事

一員照舊管理

復令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匠役二年一班

先年原撥蘇淮二府各色共四千名二年一班二千名在廠上工造船近因新編勘合該四年一班班稀匠少造船不起總兵官徐恭奏懇
正統間例二年一班戶部會議依擬

復差御史按察司官整理河道

總兵官徐恭題也戶部議濟寧遠南左御史一員整理濟寧遠北添除山東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管北直隸河道就令長
蘆巡鹽御史兼管

四年令運糧官軍雜犯死罪者比流罪加納米三千石

共八十石於淮安徐州倉支運

六年差侍郎楊鼎催儲糧船量宜收貯

太監牛玉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寒冷河道將凍糧船未到的看侍郎楊鼎上緊催儲不要凍阻了回船便寫物與他戶部知道欽此其

勅書畧云如今河道將凍糧船未到通州者尚多今特命爾前去看視催儲可到天津者就於天津收貯可到德州者就於德州收貯量器耗米以待下年帶運

令德州天津河西務各收來遲糧

戶部題糧船來遲恐致凍阻故也將南昌左等三衛德州收荊州上左等六衛所天津收寧波等一十

二衛所河

西務收

七年令運糧軍犯罪者照例納米收贖能准徐支運糧例

八年令官軍運糧或遇風水不測損壞船糧若在百里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許所在有印信官司勘實結申總兵等官處如有詐妄罪坐原勘官糧米仍之原定分數交納

成化元年以荆襄等五衛官軍兌糧運荆襄備用暫令

各衛支運補之

先是襄王奏封山房縣賊衆根絕有

旨將荆襄安陸五衛運糧官軍存留本處操守殺賊戶部

議奏支兌糧數分派見運官軍酌量運赴通倉上

納足數繼該襄王奏奉

旨就將五衛兌糧委官部運荆襄備用至是兵科都給事

中表愷奏該支運少之數在淮安常盈倉支補運

軍不敷撥空開

餘下代運一遭

今各處運糧軍附帶土產物貨河西務張家驛等

處免其稅課

三年定濟儀爪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東
西二港江湖往來涌沙填淤深不登壩船不得過
是年始定例每三年冬月江開
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今荆江江西湖廣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
處支行糧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
慶六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
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
六衛俱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
水軍左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

常盈倉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
等九衛於德州倉支米二石

六年濬煙墩橋河至三里河作平水壩置船盤剝

總兵官楊茂奏略曰通州張家灣河道上接渾白
等河每年山水泛漲損壞糧船數多九隄岸坍塌
逼近民屋無處下楸繫船上用繩纜互相連繫一
遇風浪俱被衝流今年水漲將徐邳淮泗等衛運
船衝壞漂流糧米淹死人命甚為不便看得京城
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曉
濟深闊二十餘里卻將煙墩木橋改作直橋糧船
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
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於內置橋淺剝船倉運糧
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

命工部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數

併分工畢事誠爲經久之計

七年始令瓜淮水次兌運官軍下年俱過江就各水次

兌運

總督蘇松糧儲都御史滕昭奏該應天蘇松等府糧長徐漢等各告近年民運過江瓜洲淮安二案水次兌軍并淮安府常盈倉上納糧米俱照該部原定正耗則例起運又加盤用船車等米每年於十二月以粟運赴前項水次但軍船先後不齊民人守候月日難論未免將糧入倉或被入盜取其該納常盈倉之數又被官攢刁隱匿虧折要將成化七年分民運瓜淮二處兌軍并常盈倉上納糧米俱令官軍過江就於各該水次倉分聽其交兌每石照依江南京軍兌糧則例增與加耗又再

加船脚盤用等米及將該運常盈倉糧亦照各年
加耗就彼支與官軍領運戶部議得常盈倉糧已
議就彼支與官軍領兌爪哇二處兌軍糧米准令
官軍過江就各水次倉交兌每石除加耗外再添
卹價米

六升

議修蘆溝橋河決隄

工部題據本部主事沈熊呈奉本部劄付順領土
作頭并督順天府委官人等親詣蘆溝橋衝決隄
岸處所踏勘得衝開兩岸決口五處共六百七十
丈五尺湔沒官民田地不計其數其西一處衝開
南北通行大路水流成渠往來涉東南一處衝
成河道水流湧急直入南海子弘仁橋等處尤爲
緊要其餘三處俱低窪俱合修補築塞緣所慮
工料浩大審據里老人等供稱前項隄岸專以防

禦西北後山一帶米患正統年間被水衝決之時
欽差內外大臣起撥軍民夫役二萬餘名修築方得完成
今又衝決若不趁時修築開塞夏秋水漲爲患愈
甚將丈量遇衝決缺口量開貼說計算合用材料
開呈到部查得先該都知監左監丞蔣德等題本
年二月初九日以來河水增溢將夾當河口係木
衝開三空臣等看得海子內沙河舊春水漲蓋
因成化六年被水衝開蘆溝橋南東隄漸成河道
未曾開塞恐山水泛漲衝毀橋梁要行修築已經
踏勘今看得衝開岸口係南北總路有礙經行况
接連南海子弘仁橋等處尤爲緊要不早修治貽
患非小欲將合用椿木行令蘆溝橋抽分局抽有
松木并長柴板片盡數存留備用荆國荆芭石塊
撥人於附近山場採石編織撥運白麻於丁字庫
關支採麻於本部收有數內又用材木於蘆溝橋
分局選用該用人夫一萬名後軍都督府於屬衛

起軍餘一千名兵部行五軍三千神機等營次撥
官軍內撥八千員名於順天府起民夫一千名各
委官管領限本年三月十五日興工修築戶部照
要兒渡口事例於附近倉分每月支口糧四斗仍
勅文武大臣各一員提

督工元奏錄

始築淮安清江壩

是年秋淮河泛漲灌入新莊海口至清江浦二十
餘里淤淺不通遂築壩於清江浦北以蓄水令糧
船俱由淮安東北仁字義字二閘中
過又於浦東西置二壩以助不及

八年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

總理河道侍郎王恕題畧曰看得揚州一帶河道
淤塞大江北抵長淮別無累原止轉高郵邵伯築

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並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濬深三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港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新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濬三尺闊一十二丈起上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牌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淺水牌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

用柴堤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樁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熟石樁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山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縣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脩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於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關八丈深二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戶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道各有放水減

水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造
出壩欄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
紅牌一座減水牌一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
耳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
牌四座減水牌八座除舊有板石外約用板石排
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山用
各塘具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惟嘗詢之于衆
咸以謂若將此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
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但緣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況揚州
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困窮倉庫空虛兼且邇來
玄象示警黷虜犯邊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
候時和歲豐人力寬紓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
塘牌座一事旣不可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爲
之頗易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
支給收買物料修造牌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

河運

請募軍運通州糧赴京倉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題揚州地方河道乾淺恐遲糧運合出榜召募有車之家趁今路乾支運通州倉糧以完京倉之數待糧船到日將該運京糧照數補還通倉奉

聖旨是欽

此

命太平涿州等衛官軍關支天津倉寄囤糧

戶部題成化八年官軍備運本倉糧尚有一百一十餘萬石於天津等五處倉寄收加解價解米俟明年帶運綠糧多露囤恐春氣上蒸致水泛漲或風吹雨濕損壞虧折查得永平等衛官軍糧米俱

通州通州倉關支合將各人該在通州關支之數
照先事例就於天津露囤關支俟其明年正月五
月該關通州糧數仍加與原收脚錢自行程脚其
德州等處寄收糧米行移漕運總督等官斟酌分
派各都司衛所帶運免其京倉六分不給原收脚
價俱支與原收舊漕耗米以便交納原寄衛所多
增石數每石與原收耗米六升臨清東昌七升濟
寧八升每石一尖一平放出仍一尖一平通州倉
內

運糧軍缺許於城操雜差內選補

總督都御史張鵬題南京南直隸浙江等都司運
軍每船止十名內精壯者畏懼艱辛中途逃回投
託備所官吏賒差新江口等處操備并當匠備倭
等項卻將軟弱幼小貧難餘丁臨期撥補及到中

途又復在逃以致缺人駕船負累自運合行南京各衛所并各巡撫直隸去處行巡按公同把總都指揮等官清查選補如是缺軍就於見在城操并雜差精壯軍餘內照名選補原係投託者查取上運若衛所仍將運軍餘丁更換別差者聽總督漕運等官先提首領官問罪軍職參提

荆襄該運糧指令各衛包納

戶部題平江伯陳銳題成化六年戶部奏准湖廣荆州等衛存留操守該運糧分派各衛代運時種無事乞仍照舊例運本部議得官軍照舊存留該運糧仍派見在官軍包納

十年令官軍償還上年寄收糧米准作支運之數

戶部奏先因成化年間官軍償還來運准將糧米寄於臨德等處陸續放支外尚有餘米着令官軍

華赴通州倉上納爲因水淺不曾帶運合行總督
運糧等官查照如果准徐常盈等倉糧放盡絕各
處兌運并支兌數內有災除兌別項倉糧請轉就
將別項可收糧米分派各都司所照數帶運在
作支運之數
通州倉上納

命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催僭運船巡河等官
縱容不理聽指實來奏

初畧曰該戶部奏今年河道有水糧船到者甚少顯是各
該都司衛所把總官員縱容官軍在途買賣私貨
故意遷延候至天寒艱以往來寄收對放爾等務
要用心往來戒約及差人分投晝夜催僭計其程
途遠近定與到京限期仍行巡河御史管河郎中
副使等官一同用心逐節催行不許無故在彼滯

泊運糧指揮以下官員有違犯者許巡河管河等
官量加懲治巡河等官縱容不理亦聽爾等指實
奏

令軍衛有司管河官不許別項差委

總兵官陳銳奏沿河一帶有司俱有添設管河官
臣軍衛亦有委官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專功有
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理辦他務稍有遲
違輒便加外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刑憲奔走奉承
卻將本等河道置之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
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故亦不許
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
同合行各地方巡撫巡按兵司府等官今後有司
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一應事務不許擅
自差委有妨職業者與將霸官有犯行移總巡河

道轉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理亦不許據
挾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衛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
選委常川管理倘有事故該衛所呈報漕運衙
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并衛所擅自更替從之

十二年令下年支運糧七十萬石減半折銀解納

戶部奏京通二倉糧米舊例四六分收成化十年
爲因通州缺販議改京倉收七分通倉收三分今
該本部員外顧孫鼎等呈查得成化十二年該運
糧米以四六分收則通州缺販三十餘座三七分
收則京倉缺販三十餘座欲令軍士打捲露囤未
免勞費會官議得二倉見俱缺販合將支運糧米
七十萬石於水次倉支三十五萬石通州倉上納
其餘三十五萬石將原坐淮安等倉糧每正耗一
石折銀五錢八釐與官軍帶送太倉交收
其兌運糧照舊四六分撥京通二倉上納

加添軍代民運耗米

總兵官陳銳奏照得漕運官軍永樂年間俱於淮安常盈徐州臨清等倉支糧轉運至宣德六年該臣曾祖平江伯陳瑄奏漕運事內一件爲見民運倉糧俱是雇覓船隻經涉大江掣過西壩盤灘剝淺費用數多每糧一石彼處徵收二三石方可發納每年自十月起至次年八九月間方得到家有誤耕種生理官軍卻又赴倉支出轉運彼此稽遲不便欲將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該納前項常盈等倉糧米令民運赴過江水次以近就近完與官軍價運等因節該欽奉

宣宗皇帝聖旨都准他說欽此除欽遵外其湖廣布政司每正糧一石外加腳錢耗米八斗江西浙江二布政司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直隸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是以民免遠運上倉之苦軍得

加耗盤剥之助而爲便益一向兌運近年以來兌
運民糧加耗比前日漸減少且如遠者每石原額
八斗今止得六斗五升近者六斗今止得四斗五
升至於三斗者查得景泰年間爲因存留軍士在
京操備暫令漕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等府民
運赴京過二倉糧米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一石
三斗五升每民夫一人止運正糧十石每名又官
給盤纏銀一兩食米三石不及二三年間尚稱路
遠疲民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鄉來舉奏

准仍令軍士代運臣等查得運糧軍餘每名運正糧二十
七石八斗零倉支四石六斗有零及遇火燒宗流
并買補不及船使其糧又要漕派代運以一名運
糧三十四石者有之比與民運實多三倍而耗
米盤剥銀且又減少比民多運三倍之數今經五
六十年往來江湖晝夜儋運不息累無虛日無以
盤剥車脚之費雖有耗米不備所費只得揭借銀

兩買米完納還便典當產業需費男女倍還債主
尚不足其原債是以疲困至極若不從宜拯恤委
的情實不堪乞

勅戶部合無將該兌各處民糧耗米照依先年事例加添
惟復量增一斗以
是軍士積年之苦

請議疏濬通州至京大通河道

總兵官陳銳右副都御史李裕奏欽奉

勅近該爾等奏稱通州至京原有運河一道牌座長存但
年久沙淤牌座板石多有損壞今特命爾等會同
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從長計議
設法整理提督漕運軍夫自下流為始逐一挑濬
修補牌座置立牌板成造船隻合用口糧并物料
匠作等件於各該衙門支給取用爾等須同心協
力務求成功不許虛應故事欽此臣等欽遵已於

本年八月初十日興江提督官軍挑濬至九月十七日工完具題外臣等會議得前項河道今雖濬通舟楫經行終恐歲久淤灘淺不等及各牌底石被水衝突多有損壞與原砌規矩高低不平若是水大時月船隻可以通行春間秋末水耗之時恐致阻碍剝運及查得原該戶工二部奏議在案挑寬五丈寬處仍舊臣等督率官軍俱已濬開六丈尚且河身窄狹碍船往來必須再加挑濬深闊改修牌底方可行船無阻為此今將合行事宜開生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大通橋至通州東水關止共三十六里五十八步必須再將積年浮沙泥土盡行挑去濬深其兩邊俱要挑至舊岸以十丈爲止其牌底高低去處相度改砌庶得經久行船便利

看得通州北門外舊有停船湖泊一處已被沙淤合宜挑濬深闊停船卻將北門土堰添置石牌一座如遇水大時月船隻俱往北門北牌進至湖內灣泊卻將通州新城開置北門一座便於般運通州倉糧米共該納糧曉從大小船隻載運由牌河上京

通州東水關至張家灣新開河口止計一十二里二百二十六步合照尚書楊鶴等所奏兩岸挑開十丈河底清深一丈如此兩岸俱可灣船庶便往來船隻赴中行使

修砌牌座馬頭並路起蓋牌廳等項合用匠作木料磚瓦釘板石灰糯米油藤等物乞

勅該部預為措置齊足委官管領運赴沿河去處收貯候來年三月中旬興工應用庶不臨期有誤
二今疏通河道各牌俱置有板索等項無人看守及行船時月俱要用人依時啓閉最為要緊乞

勅該部通行查照如欲歸官歸吏就便選除撥補

外歸照舊募設人夫一百五十名應役錄前項

官吏人夫數多近該欽奉

勅諭著令運糧部指揮一員管理俱令糧元各領軍

船回還原衛修船隻聽候下年糧運令無阻

依南邊運河管洪等師事例添設工部官一員

職專常川管束河道牌陸官吏人夫仍將青龍

橋高梁橋廣原等牌與西山流濟前河一帶泉

源俱令本官往來提調整理如此事有責任河

道歸陸不致廢弛

前項該挑河道工程浩大必須多用人力方可

成功况逆糧官軍一時不能齊到用工匠等資

得直沽遼東新開海運河道先年奏

准開挑以後三年一次起夫一萬餘名該撥未為定

例今該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挑所司不曾起

夫整理其挑河人夫例該通州天津薊州等處

人夫

起債但薊州等處相去新開河三百五十餘里
至京止該一百六十里通州去二百餘里到挑
河處三五里及天津衛到京不過兩日之程其
為近便合無將薊州天津通州等處今年該起
人夫除邊軍仍留在彼聽候挑濬海運河道其
餘衛府州縣軍民人夫乞

勅工部差官三三員今冬分撥前去會同彼處巡按
御史督同衛府州縣官吏點選精壯除火頭雜
使在外務足一萬名合用鐵鋤長擔等項就令
官為督辦齊備俱委佐貳的當官一員管領限
明年二月初旬到京聽臣等派工挑濬完日陳
故其來年運糧六日軍候交糧畢日照依原擬每
衛所仍借用二三日若有餘處置務必成功卻
將海運新開河淤沙著落巡洋總指揮陳鑑
督令所剋運糧官軍七千員名兼同存留邊軍
併工挑濬遶洋官軍一體驗日關給口糧食料

便益

成化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該部知

道欽此

十二年令漕洋船於下年加運糧七萬石於荊州倉收

戶部奏該提督糧草通政司參議李其題稱荊州
倉糧數少不敷供給等因本部議得漕洋船該運
天津等倉六萬石照舊上納外其荊州倉比上年
合計加運米七萬石共前二十四萬石照依支兌
分數運去上
納以便支用

申明運船遭風漂流糧米之例

戶部奏漕運船隻偶然遭風漂流者固有其乘機
作弊虛捏者亦多仍勅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遇有

運風等項所在官司驗實隨即具奏今後漂流糧
米補除弊價俱要當年完足延待下年者管運官
申通行住奉糧完關支如各軍奏告
不實將把總管運等官通提問罪

十五年復取荆襄四衛官軍僨運糧儲

總兵官陳銳奏據湖廣都司把總都指揮呈該安
陸沔陽等衛運糧旗軍李貴等告稱荊州并左右
與襄陽四衛原運旗軍二千八百五十六名成化
六年地方有事存留操守該運糧米派令各衛所
代運成化九年雖取回一半運糧仍有未取一半
旗軍一千九百三十八名遺下糧米共六萬餘石
仍各代運逐年負累要乞行令荆襄四衛將存糧
一半原運旗軍照舊僨運該用淺船行湖廣布政
司打造駕一平一代一十日具題高日奉
運從之

議請運船遭風漂流糧米者免送問

總督漕運都御史李綱題據南京曉騎右等衛運糧指揮田璽等呈稱無將遭風失火官軍船糧仍照舊例於所在官司投告驗實具奏免問糧米照舊分豁補納本部查得先該給事中張海等題准漕運漂流糧米雖經勘實亦將原運官軍送問今又奏前因合整照舊例令於所在官司查覈是實官旗免其送問奉

聖旨是欽此

差工部主事管理山東泉源

總兵官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事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下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

泉脉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該瓜淮兌運糧仍令民運赴水次交兌

瓜洲水次南京戶部差官一員督兌淮安水次本部常盈倉收糧官督兌從總兵官陳銳議也

十七年差侍郎潘榮催償

十八年請令二提舉司人匠徵銀解納

總兵官陳銳奏清江提舉司每年造船人匠二千名衛河提舉司二千一百八十四名共四千一百八十四名止有一百七十九名見例與工部有納銀者不過六百二十名未到三千三百八十五名

要行各該司府今後不必解送人匠令其照名出
辦銀兩每年印卦解送兩提舉司如數給軍雇人
造船庶得船隻有
完事上不累從之

十九年請復漕運理刑官

刑部題該漕運都御史徐英題漕運事重官軍所
法者多及該管府州俱係直隸衙門不相統攝比
之外省都布按三司去處不同況有直隸泗州等
一十六衛中都留守司鳳陽等九衛所兩淮運司
安富等三十鹽場又有南京屯種英武等衛所俱
在地方衙門相參軍民雜處人多姦詐易於犯法
凡軍民詞訟有干各屬官吏悉付該管官司問斷
其漕運官旗并府衛運司官員有犯或應奏請或
就行提未免仍付各該衙門勘問非惟事體有碍
并且情罪難明及南京衛分屯軍暴橫違法害民

被告事發所在官司會官提人經年推調民被久
禁事雖歸結雖有巡按巡河巡鹽御史各有所理
政務該問刑名不能兼理查得在先總督漕運都
御史俱有刑部主事一員問刑三年一替後因任
滿一向停差乞

勅該部照依先年漕運都御史舊規差委刑部主事一員
跟臣問刑三年一替庶得法易通行獄無淹滯等
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先年漕運衙門本部差主事一
員前去理刑雖有舊規一向停止及照得本部制
江等十三司主事額設已有定員別無多餘况獄
訟浩繁見在各官分理不服難以摘差合無行移
吏部於相應官員內銓註本部主事一員給批前
去本官處專一問刑三年一替庶於事體便利
題奉
欽此

二十年請添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徐州迤北上下牐座

總兵官陳銳奏據直隸等處把總都指揮官樂等
呈稱徐州沽頭上下二牐并金溝淺一帶河道每
年糧船到彼爲因水淺開牐積水或三四五六
日開放一次被官豪勢要擅自啓放耽遲糧運要
照濟寧臨清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
及於儀真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牐壩從之

命戶部郎中同總兵等官嚴督催償

七月二十七日

新總兵官今年五月間雖天時亢旱河道水淺自七月以
來天雨接連河道有水船隻無阻京通二倉各處
營運糧斛到者比之上年數少誠恐運糧官軍乘
機在途托故遲延向後糧船齊到瞭收不及逼冬
河凍不得回衛有誤來歲償運今命戶部郎中陳

清星馳前去會同兩院與副都御史徐英參將署都指揮僉事都勝將未到漕運衛所官員嚴督催儼作急依限前來完納方許爾等赴京議事

二十一年 德府請業南旺湖以碍運道不許

戶部題先該 德府奏計濟寧州南旺湖山東省臣勘奏今本府自備船隻採取菱藕魚鰕之數看得近湖千萬家皆賴此養贍若許 王府採取則軍民不得入矣且碍運河奉

聖旨既碍運河罷

復議漕運糧漂流之例

戶部奏漕運糧遭風漂流者勘實具奏將兌運京倉減除通州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

石省粥飯米一斗正糧照例加耗
別省米兩平收受以補漂流之數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開復湖干高郵隄東名康濟

河

先是高郵之贊社湖風濤倏作多覆舟或沉溺岸
輒壞至是侍郎白昂以治河餘功議開復湖干東
岸以避其患
百四十餘里

四年申運糧軍逃及改差之例

戶部題議得運軍多在中營潛躲或中途棄撤船
糧逃回買囑衛所改撥輕便雜差卻將老幼軍餘
頂補合令今後逃軍隨即挨拿并改差者逐一查
出依律問擬仍發還糧衛所官吏提問干碍指揮

等官照例參究

聖旨准擬行欽此

復浚揚州楊子橋灣頭河道

從總兵官都勝言也凡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壽亭侯都統制觀祭使印四顆

五年查追私債虛約支太倉銀借給貧軍

戶部題南京豹韜左衛管運指揮蔣鑑奏本衛前官借銀應用有在仁京勢豪家放借故將不成色銀五七兩貨物二三兩湊作十兩今官旗同領立作不行利銀二十兩文約跟隨到衛追取一時不敷通將文約換四十兩限下年到京交還至期先將輕齋糧價那還原借本銀二十兩餘銀仍作四十兩立新約如再不敷卻將四十兩約又改作八十兩積三四年間如至本利一百四五十兩年年交

還不得了絕續蒙准借太倉庫官銀應急又被債主兇徒擅捉官軍私家鎖打百般侵害及到兌糧處所威逼將糧糶賣准還今有虛債一萬餘兩經手官員俱已革退乞

勅給榜禁約戶部看得非特一衛爲然各該衛所俱涉此害蓋遞年轉換文約不曾扣收塗抹之故本部行漕運都御史着落把總官督令官旗供報某官旗某年月日借某處某人本銀若干其年還過若干轉換虛利文約幾次明白造冊呈報漕運衙門指實開坐具奏但係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借者已過年遠計其得利不止數倍即便革罷仍行債主原籍官司拘收原約繳報塗抹附卷若有倚勢不緣仍執逼取許官旗拿送把總官轉呈都御史發問刑衙門問非照例發落追出虛約塗抹欠債一例不償官軍願借者照律年月雖遠不過一本一利敢有恃勢將不成色銀兩貨物勒逼放債及擅

聖旨是欽

此

六年請修黃陵岡古堤及作張秋鎮石壩

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題畧曰會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恪熊紳巡按御史余昇陳振都布按三司左右布政使孫仁吳珉等及巡河御史曾昂管河郎中陳綺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

拿官軍經緯拷打強將官糧糶賣准折者許於漕運都御史經兵官處陳告拿問軍發邊衛克軍民發口外為民應參奏者參奏拿問果有窮困衛所缺少脚價甚不得已者漕運衙門勘實具奏照例於太倉銀庫內量支銀兩散與雇脚完納候下年照數送還免其利息都察院出榜通行京通二倉并沿河一帶及淞江等司府兌糧去處張掛禁約仍行各巡按御史并按察司照例施行奉

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
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
河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
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苦建瓴
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
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
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在八九賈魯舊河尚可決水
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
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
今隨處修理庶幾漕河可以無虞民患亦皆有備
仍於張秋鐵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
十丈中砌石隄一條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
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地方委任得人可以長遠
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將東決壩可
以洩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
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歸河險阻尤為便利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矣國計生民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踵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議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實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付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分處明白定奪令臣等遵守施行

七年請減安慶衛軍船六十隻令九江新安二衛撥軍

補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彭■奏開安慶衛五所見在旌
軍實有一千六百九十八名內南京操備三百八
十五名運糧并無差止有一千三百九名今派船
二百隻該軍二千三百二十七名實是軍少差多
及查九江衛六所見在旗軍三十名又無南京操
備止派船一百五十五隻新安衛見在旗軍二千
三百餘名內南京操備止二百名尚有二千名止
派船一百五隻實是軍多差少欲將安慶衛原領
船二百隻減去五十隻著令九江衛再領三十五
隻共委一百九十隻新安衛再領十五隻共委一
百一十隻行各知府會各衛掌印管
運指揮揀選殷實軍餘備運從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以通運道

先是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未成至是又有茲命
勅畧曰爾等至彼會同劉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
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
山東直隸河患所經去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
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備以防兵火
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浚以收其泛溢
或多爲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勢或疏塞并舉
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
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河既中決河渠乾淺京儲
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
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爾之能或特內該載不盡
事理此時頻河軍民方困饑疫不幸值此大役甚
不聊生萬一有不成物爲徒費貳生他變悔之何
及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
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贖罪重則情責罰重則
文職五品以下拿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

方面軍職奏奏究治必思廣斷博訪事不必專於
一已深謀遠慮計必出於萬全不然則勞民於無
用之地棄民財於不
測之淵咎將誰歸

八年請定江南造船料價期限之例

部御史李重總兵官郭鉉奏開湖廣江西浙江南
直隸四總運船俱軍三民七出料打造各司府衛
所不依時給領料銀有守至三四月之久官旗只
得加利借銀將船造完負累益甚要立領料期限
行令造船衛所差官齎文限十月以裏到各該衙
門支領如過期不到漕運衙門查提領料人員究
問出料官司限十一月以裏支給十二月回廠造
船正月船完如料銀徵解不敷司府量查在官銀
兩照數借支仍立文索待後補還若過十一月終
不給料價就將經該誤事官員住俸年終不給聽

清運衙門參行各該巡撫巡按官
提問庶造船及時糧運無阻從之

運糧逃軍間發沿邊守墩瞭哨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欽奏查得江南江北直隸
并南京共六總運糧旗軍逐年營求該管軍政官
改撥閒便差使不下五六十名逃亡事故不止一
萬四五千名管運官旗只得雇覓遊食光棍湊數
致壞漕規要行南京兵部轉行存恤新軍給事中
御史主事等官外衛行巡按御史會同三司掌印
巡撫等官將運糧旗軍改撥逃故等項照舊撥補
上運正軍不敷務將餘丁撥補自後違軍敢有脫
逃者管運官呈把總官轉呈清運衙門拿問解發
沿邊墩臺瞭哨不許仍前包雇無賴之人頂名上
運庶軍有實數糧無外虞從之

令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免運糧米折銀給軍以爲輕
齎之用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欽奏查得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有該免縣分僻居山谷不通舟楫人既召裁官軍守候日久累苦不能要將前項縣分該免糧米免其兌支本色每正糧一石連耗折銀一兩扣算給軍准作與衛轉易輕齎車脚之費其近便水次耗米不許變易留抵正糧加四裝運庶民兩便戶部會議准擬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請定運糧軍職勤惰之例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欽奏開要將漕運十二總衛所管運等官自弘治九年爲始聽臣等嚴加考

察者兌運在先過淮及期私債不借完糧又早者
考為上等三斗如前勤慎奏

請量給絲幣獎勵若起運在先過淮又早完糧不後借債
不多者為中等寬行責罰若起運稍緩末尾過淮
累債數多九月終不能完糧者考為下等重加懲
治如三年之內仍前怠慢罷職無為照例拿問發
回原衛常川帶俸差操
不許管軍管事從之

九年令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問連年者雖有
勘實文憑仍舊送問從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議
也

本年令衛所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

辦料銀從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議也

今定衛所不補運軍人數衆間住係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李憲奏據江南江北直隸提
總指揮彭縉等呈聞運糧旗軍逃故數多衛所官
員不行挨補致誤漕運等因臣等欲行南京并各
都司直隸衛所今後運軍逃回官旗不行拿解清
補上運者應運官員呈請運衙門查勘一衛至一
百名一所至二十名者將掌印軍政等官住俸拿
解候事完申報方許開支年終不完者照例參
究如有受賄縱放官求改差從重發落從之

十一年以久雨免違限運官參問

戶部題該都御史李憲等題各衛所運到糧米俱
在限前到京只因天雨守候日久有違

欽限乞免參問糧米不拘常例晒晾收受本部議得晒米日期已有定例外查得前項糧米到倉日期雖在限內錄無納完通關亦係過違

欽限但天雨阻間耽誤日久誠為可憫合免參問奉聖旨是這違限官員都免參問欽此

改京倉糧十一萬八千餘石於通倉收

戶部題都御史李憲咨京倉久欠厥座將湖廣等昌等九衛并南京龍虎左衛京倉糧米共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石等改通倉空厥收其本倉石省下脚價米一半另厥收貯奉

聖旨是欽此

詔免明年兌運糧十分之三

特以災異從戶部尚書周經請也先是免糧俱以
拖欠之數利於鈔捐而小民不受其惠故准漢詔
之行

十二年差侍郎李孟賜催償

戶部議今年清運糧儲七月將盡尚有未清者
誠恐阻東本部堂上官請點差一員前去會同清
運總兵等官催償奉

聖旨是着李孟賜去寫勅與他

借太倉銀應腳價用

戶部題該都御史徐鏞等題本部議得今年水路
自天津至通州河水淺涸盤剝頻數陸路自通州
至京倉道途泥濘裝載艱難加以江南米價太賤
所賣銀兩數少比之往年腳價誠有不敷今准所

奏不爲常例仍行都御史徐鑄會同總兵等官先
將不敷脚價船隻逐一查審所奏各總船隻某船
用銀若干某船不用每船止以十五兩爲則造冊
送部仍令各該把總官齎冊前去太倉照數借領
候本部差郎中及都察院行通州巡倉御史會同
照數唱名給散各船是脚應用勢豪債主不許指
以舊債爲由還取官銀事發把總官問擬監守自
盜立功滿日革去見任帶俸差糧債主以盜官物
論罪勢豪官員奏

清發落家人伴當發廣西煙漳衛分充軍還

放俱不原有以後再有豪勢之家仍蹈前非放債違禁取
利坑陷貧軍者一體治罪銀兩候弘治十三年兌
運加耗糧米着令官軍自行變賣銀兩交與各總
解部轉發太倉還官奉

聖上是欽此

中東糧船月給米有差

侍郎李孟賜題見在守陳軍船行本部委官督同
地方各該州縣委官查審數目每軍月給米三斗
德州並南者給與一箇月天津並北者一箇月造
冊行移漕運衙門候明年上運將口糧扣除還官
願本

聖旨准議

十二年考察漕運把總官

戶部題戶科都給事中盧宇等題議行漕運衙門
除南京署都指揮劉點汪富彭璠已該都御史張
敷華參提查究及山東署都指揮王琦該兵部別
項委任并湖廣署都指揮荀愷先係條刻遲誤行
查未報又該兵部另行差委外其餘恭等七員臣
等會同兵部尚書馬文昇等考察得南京江西等

虞署都指揮王憲等四員勤慎有為紀創係新任
俱存留照舊管事徐恭負債數多亦合革罷但蒞
事頗勤亦姑存留若吳邁者貪惰不謹合當提問
照例降黜其別委并黜退員缺另行漕運衙門或
於見在運糧或於各該地方衛所另行精選更替
官事奉

聖旨是欽

止

立糴米之限

戶部議得各該府縣分解糴米雖係會議題
准事例原未立限期仍行湖江等布政司并南直隸府
州兌運衙門今後務要原兌米糴限同官軍底面
封回原糧各關州縣比照運車程限先期一日山
東并直隸限三月以冀江北直隸鳳陽等處五月
以冀南直隸并江南等處六月以冀浙江湖廣江西

聖旨欽

此

七月以裏到部如仍遲違先將差來人送問不
并管糧官吏行巡按御史拿問奉

令江南該兌糧折銀二十五萬石每石六錢

戶部題總兵官鄧鉉都御史張敷華題照先年事
例江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弘治十三年分該兌
糧米內再將二十五萬石每石連耗并席折銀六
錢派撥各該有司交兌各衛所隨運太倉交收明
年照舊兌
收本色

十四年改京倉糧五十萬石於通倉收以久雨故也

戶部題都御史張敷華咨所運糧米到京陰雨連
綿守候日久不得收受又值親王之國腳價湧

聖旨是

貴要將該京倉五十萬石每石量加腳價五分或
六分就於通倉上納免其晒揚每石除止耗外另
加四升作正支銷每石扣除腳價銀五分行令通
倉坐糧委官查明送太倉銀庫交收通州取座不
敷將該納蘆席板木打作露囤收受不拘挨陳支
放奉

十五年令軍民運船與王府官校船漕河兩岸分行

先是戶部題准都御史張敷華咨要將回空糧船
與王府馬快等船兩岸分行不致阻束如遇
王船即當回避其餘船兩岸行了臨清聽其東西
分行而去題准外今議得各衛所官軍糧運京諸
并民運船隻如遇王船經過即當回避一時其
餘官吏軍校人等船隻兩岸分行不許混爭阻塞

致誤糧運奉

聖旨是王府官校人等船隻與糧船兩岸分行不許混雜

拊察政誤

糧運

凡牐惟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
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船未過牐或下牐未
閉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通脅擅開走洩水利及
牐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關毆者聽所在牐官將應問
之人拿送管牐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閤壞船隻損

失

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
治干碍豪勢官員參奏以

開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牌
內船已過下牌已閉積水已滿而牌官夫牌故意不
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凡漕運軍人許帶土產換易柴鹽每船不得過十石
若多載貨物沿途貿易稽留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

洪師主事盤檢入官并治其罪

凡船非載

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其器沒官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田廬計
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爲首之人並發充軍軍人
犯者徙于邊衛

口編潛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編充爲軍官
一人者枷項剋限一月畢罪遣之

凡漕河所徵椿草并折色銀錢以備河道支用毋得
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
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徒
于邊衛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
史郎中及洪旆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

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部
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無官帖而擅投
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之

凡運糧馬快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
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部中
處罪之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詔明年漕運米折銀十分之二

以十分為率內二分照例折
銀以蘇民困苦後不為例

正德元年

漫砌京通二倉晒場

無兵官林欽都御史張偉奏議戶部會議題

准工部查行內外官員會同工部堂上官

員將各倉晒

場計量丈尺用磚漫砌以爲永久之圖

挑濬漳河小灘水次移下臨清兌兌

總兵官郭欽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坐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彼兌兌

看得去年以來漳河河上北岸白廣平縣南岸大名府魏縣至地名重村被沙淤斷約有五十餘里無糧重載難行軍士今歲日夜涉水踰挑抗拽不能前進只得盤剝所費比昔加倍且小灘至臨清三百餘里晝夜兼行尚用一月之程及思河南兌軍糧米惟彰德衛輝二府雖收本已臨期亦有不敷其餘府分俱收輕齋銀兩盡被小灘鎮積年晏家光棍貪圖營利前去邀接焚攬專往臨清東昌等處糴買粗糶不堪糧米展轉遲延致使軍民逾年爭訟不已今思臨清見有北直隸山東造船官廠地基廣闊俱各空閒堪立糧廠況本處又係出米輻輳之所使於大戶自行報買乞將小灘米以移來臨清立廠交兌等因會議乞

勅該部合無行令二部着該司府州縣官各照地力起倩淤塞去處督同各該司府州縣官各照地力起倩人夫趁今各閒時月陸續深開務引漳水後歸故

道以濟清運及將卜灘兌軍水次奉時移下臨清
以上地方與軍文允如此則軍民兩便而糧得早
完

申明官軍犯罪糧完提問

總兵官郭訖都衛史張偉奏據湖廣都司把總運
糧司都指揮僉事吳澤呈稱武昌等衛運糧指揮
等官高經等呈切懇漕運衙門所轄十二總二
百四十餘衛所先年事無大小俱在漕運衙門
提待候遞准問理所以糧無稽遲近年以來各處
衙門不分軍犯輕重一經提解奈何正在交兌緊
越時月衛所提拿紛紛以致缺人領兌候事亟輕
停止查得該欽奉
宣宗皇帝聖旨如今襄河有水正緊關要運糧道廝卻難
求告狀那派下的糧不知著誰提便將這狀子送平江

伯處整理不問告得虛言且待運糧畢日整理傳當運
具奏來定奪今後運糧官軍有來告狀的都照這例行
飲此又查得見行條例內一件運糧官軍與旗軍人
等犯該人命強盜等項罪重者官拘繫奏提旗軍
人等就便提問外其餘一切小事候交完畢日官
余奏與旗軍人等各提問今據前因臣等議得近
年以來漕運官軍詞訟被害委如各官所呈乞
勿該部計議令無再須申明通行各處今後各衙門務要
遵例施行

查處臨德二倉不必支運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張偉奏據把總運糧都指揮
倉事崔謙呈照得漕運每年共運糧四百萬石臨
德等倉支運七十萬石後因路遠及上倉費用多
端民稱不便及支運官軍又無耗米不免累軍揭

債貼補後於成化年間議行官軍不必支運就於各處與民交兌由是民免上倉費用軍得耗米完官兩皆便益近於弘治年間因山東災傷復將改兌糧米九萬二千石仍令官軍赴臨德二倉支運照舊分派各總不免累軍等因議照前項支運於軍委有不便改兌與民亦皆有益如蒙乞初該部計議合無將臨德二倉糧米今後不必支運就令官軍於各該有司水次與民交兌其耗米仍照改兌則例加與不許升合過多如此則民免上倉而費用自省軍得加耗而債負可除誠一舉而兩得矣

廬陽二府糧米互相交兌

都御史張偉奏廬州府該起運鳳陽倉糧先年徵收本色必須陸路般載後雖改徵折色又要變易

銀兩展轉不便衆謂比之就於本處水次兌軍者
俱難民皆情願與軍交兌其揚州府兌軍原
多外有鳳陽倉糧卻是一水之路衆謂比之兌運
者較易民皆情願上納鳳陽倉糧今查得揚州府
起運兌軍六萬石委約數多辦納不前廬州府起
運鳳陽倉糧二萬五千石民亦稱徵收不便如蒙
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暫將揚州府兌軍糧米內扣出二萬五
千石改撥與廬州府起運州縣作兌軍之數行令
與軍交兌廬州府起運鳳陽倉糧二萬三千石卻
改撥與揚州府令其照例於鳳陽倉上納
彼此互換庶幾各得其便以後永爲定例

交兌軍儲江西湖廣水次

南京戶部主事汪鉉奉戶部會議題

准該地方兌糧水次荊州三衛并岳州衛在城陵磯交兌

二年

國之大

武昌武昌左沔陽襄陽安陸德安六衛所在漢口
交兌蘄黃二衛在蘄州河下交兌除欽蕩外臣切
照武昌府所屬州縣糧米俱派武昌二衛兌運其
該兌水次該在漢口緣與國州及武昌縣俱在漢
口之下與國州去漢口五百餘里武昌縣去漢口
三百餘里民船逆水而上誠為不便至於黃州府
所屬州縣糧米俱在蘄黃二衛兌運其交兌水次
該在蘄州緣黃梅廣濟二縣俱在蘄州之下亦不
免有逆水而上之病臣切惟漕渾
計軍與民俱不宜偏損合無酌地里之上下計江
流之順逆凡民糧順水而下就軍交兌者俱照原
定水次不得變更而其逆水而上如與國等州縣
則許令於沿江倉分交兌俾軍順水就民如
此則軍民兩便事體相宜而漕務未濟矣

開報兌糧限期事例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張敷華奏查得節該奉

准事例有司兌軍糧米當年十二月終不完者府州縣管

糧官截日任俸次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冠帶住

俸催辦延至三四月不完者經該官吏管糧官員

參提問罪若初違一年二年附過還職三年者就

以罷職起送吏部定奪其該司分巡分守管糧官

員以十分為率五分不完者亦照此例施行浙江

布政司湖州一府湖廣江西二布政司所屬各府

與廣天安慶池州等府遞年將該兌糧米延至三

四月甚至五月方將糧米兌軍且多是臨期旋做

旋買粗濕不堪糧米搭抵緣此兩下不免爭競互

執情詞申移不便如蒙乞

勅該部合無行令遞年不依期限兌糧等司府仍將徵完

兌完日期并二司管糧巡守及府州縣掌印管糧

官員職名一面備申各該巡撫徑自具

奏一面行漕運衙門稽考其違限者照例查究若在限

內兌完而官軍中途遷延違限者漕運衙門照例

只將官軍究治如此則責有所歸免致爭論而運

糧不致於

遲悞矣

徵收造船價銀

總兵官郭鈺都御史張敷華奏議得料銀齊足則

造船早完糧無遲誤否則軍必倍加利息賠料又

非良材一經江險多致漂沒及照民七料銀非獨

湖廣一省耽誤軍三料銀亦非袁州一省拖欠而

他衛他省亦莫不然如蒙乞

勅該部合無通行湖廣江西等布政司并江南直隸蘇松

等府造船七分料銀俱照浙江布政司一體辦理

前例預徵完足該布政司者解赴布政司該直隸

三年

復北直隸各衛照舊運糧

府分者解赴各府收貯若一時徵解不及照例查
將見收別項官銀那借支給明立文案待後徵補
其軍辦三分料銀亦照原擬預徵在官屬都司有
解赴都司屬直隸南京衛分者解赴各衛收貯各
漕造船衛所支領若延至正二月料銀不完以致
無船裝糧有司軍衛聽漕運衙門參行各該巡撫
衙門照依運糧事例住俸革去冠帶催給若延至
三四月不完者亦照中途寄國事例查究其南京
衛分遲誤者亦聽漕運衙門參行南京兵部俱照
前例施行仍將湖廣江陵縣江西袁州衛拖欠料
銀者本部行移巡按御史各將經該官員查提
問罪完解如此庶宿弊可革而船料易完矣

總兵官郭欽都御史王瓊奏伏惟我

聖朝自

未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

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

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

荆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

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

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轉漕運所轄者不

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儉運也其直隸德

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貼近京師天下根本萬

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此

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止直隸通

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衛所官軍矣

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

衛共九衛官軍一十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

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零係是

舊制到今僅運百十餘年近於弘治十三年爲因警急驟
急團營缺人楚掣正軍千名補操卻運原運餘丁
七百名一繫運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
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遼洋把總
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
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
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
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石京管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
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於本衛選補餘丁一
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
遼洋船該運通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
本色運赴通倉交納仰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
分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每石連加耗
并兩大共折銀七錢解通州交納若遼洋船內有
運糧少者於各衛折銀減下船內湊補代運如此

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色貢納總納粘之義置爲利便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提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食與利除弊莫大於此

准南京各衛照江北加過江腳米六升

總兵官郭鉞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衙門設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真壩上漕泊官軍前去淝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裝運前來儀真壩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衆所共知屢經議奏曲折

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
止不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府兌糧裝運每石止
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
不過壩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出
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
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議定在後方議加添江
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
其間也且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自正
德三年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
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耗息

准易實徵以便轉輸

總兵官郭鉞都御史王瓊奏照得廣運倉係水次
四倉之一所貯糧米例該漕運官軍轉輸赴通州
倉交納所以先年有例將夏稅小麥抵斗納米以
便支貯又將原在淮安倉關支行糧鳳陽等二十

八衛所改來廣運倉關支其淮安倉米多亦又無
支議得若欲爲便益經久之法必須將連年原坐
廣運倉實徵夏稅小麥改坐徐州宋碭倉實徵秋
糧粟米改坐廣運倉交納米福倉官軍俸糧常缺
不致陳腐廣運倉粟米自可久貯以備轉輸彼此
各便況查二倉實徵夏稅秋糧存留數目相當彼
此易換坐派易於
反掌經久便利

運軍行糧水次支領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王瓊奏會議得人情一日不
再食則饑運軍終歲勤苦全賴月糧行糧養贍今
建陽衛月糧三年之間止關六七箇月安慶九江
二衛過期不支鎮江衛行糧違例支麥又與一半
處州衛行糧占留官旗守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吏
若非坐視不爲處置必是關茸不行催徵據陸湖

等所呈如此其餘衛所似此違欠難保必無合無
行移南京直隸總理糧儲都御史并江西浙江三
布政司查勘前項欠糧衛所存存司原會計坐派
稅糧是何州縣拖欠未納將府州縣掌印管糧官
各提問罪作急徵完補支若原會派數少別無拖
欠或區災傷停免亦要從長區處以足軍餉將查
究并區處過緣由回報戶部并漕運衙門稽考內
各處州縣行糧若已開支被委去官軍運延不到
亦提問罪仍通行各處有運糧衛所去處司府州
縣及各把總運糧官今後每年官軍價運糧儲起
程月糧行糧拖欠未支把總官備開各府州拖欠
數目開呈漕運衙門議事到京具

奏提問未結

定例

修濟通州河道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各部原議以後漕運衙門預先差委能幹官員相看前來或有淤塞損壞夫處呈戶部差官會同工部管牌主事督同運官照前量借銀兩雇覓工力挑濟修理完日查扣補還切緣運官各有執守難再差委況淮安相離通州路遠差官前來難以久住合無照依通州迤南一帶河道事例就委工部管河郎中會同原設管牌主事提督整理應該添設牌官夫役人等事務斟酌舉行合用工料就於通州等處收貯落草銀兩支用如有不敷聽管河郎中將別處收貯多餘落草銀調用如再不敷於太倉借用將漕運衙門省下腳價補還臣等遵照欽奉

欽諭提督如此事有常規經久可行

四年

令各司府委佐貳官徵兌

都御史李瀚奏查得上年會議

奏行等例兌運糧米各司府州各委堂上佐貳官一員

催儻交兌事完方許回任若轉委屬官并糧米濕

碎粗糙過期誤事及民運糧米依期前來交兌其

官軍生事刁勒俱聽分守分巡各府州縣并漕運

委官員呈總督等官斟酌處罰應拿問者拿問應

奏

請者照例施行立法雖嚴各該官吏愚昧未能加意奉行

合無行移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吊卷查勘有罪官

吏提問如律以警其餘今後司府州縣管糧等官

務要各專其事設法徵收依期解諸水次監兌不

許避難托故改委所屬雜流仍前違錯聽把總等

官具呈臣等照例究治事完之日開具勤惰緣由

類報吏部以候黜陟之年裁處若民糧到早而軍

船來遲亦聽所司開羊將運官住俸提問糧里旗
軍有犯官糧管運等官就便公同懲戒偏私回護
查出均坐以
枉法重罪

申明派撥交兌之例

都御史李瀚奏將莊椿奏查得正德二年會議
奏行事例一州縣糧米許兌與衛兌支不盡方許兌
與別衛不許一州縣分作三四衛亦不許一衛分
作三四州縣交兌以近派遠以遠派近致使官軍
陳告漕運衙門依律照例拿問已經通行去後今
至前因宜再爲申明移行移巡按漕江監察御史查
究所由以
示懲戒

江北官軍江南領兌比照江南衛分八月完糧

都御史李瀚奏將莊栢奏查得例江北直隸各
衛所限七月初一日完糧江南直隸各衛所限八
月初一日完糧今江北直隸三總過江軍船水次
既已改遠程限亦須從寬若今照例七月初一日
完糧實是期限短促不無貽累合無今後江北衛
所悉照江南衛所事例限八月初一日完糧載作
議單奉
爲遵守

五年

疏塞黃河水患

總兵官陳熊都御史何寶奏據工部管牌兼管河
道主事王龍呈依奉勘得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
修理之後向在清河口入淮弘治十八年北徙三
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

至徐州小浮橋正德四年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河窄水流漫溢將原築黃陵崗隄岸尚家東衝決三口共長二百二十步尚家西衝三口共長三百二十步溫家口衝決二百八十步喚家口衝決一百二十二步各深丈尺不等致令豐單二縣軍民田地廬舍多被淹沒豐縣城郭被水圍遶兩岸相對闊百餘里無法疏濬自六月以後其水隨消隨長諸口既被衝決若經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則有利無害若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虞等因并畫圖呈繳到職切惟水性無恒而黃河遷徙尤難定擬今既衝決如此所幸秋暮水消未成大患若非預爲之防來年春夏水益或有鉅野陽穀之決患不可測合無轉行山東河南鎮巡并都布按三司各委能幹熟知水利官員前去黃河上源再行逐一踏勘要見河水此時果從何處流

行勢將何往定擬應疏應塞處所作急起備用民
夫涉越此水消時月預期疏塞以杜將來之患其
原設夫老人等嚴加戒飭日夜從事慎終如始不
許因循怠玩致民曲防漏決以小妨大以私害公
或工程重大遽難措集興修明白會
奏議處庶幾河安故道有備無患

遮洋運軍比例加耗

總兵官陳能都御史即寶奏議行兌糧加耗有等
蓋爲道途遠近所費不同是以多寡均足其用今
遮洋官軍先因倉臨水次故比裏河少耗米一升
交納多用一升最爲允當其後改倉入城陸路車
脚所費過於京倉又加包陪帶運布花脚價并買
補折納之數委的虧累合無將遮洋官軍領兌山
東河南二省糧米照依裏河官軍一例加耗三
十一升到倉交納亦照京通二倉明加七升

清解逃軍以足駕運

總兵官陳熊都御史邵寶奏近年各該有司清軍官員奉兵部發冊清勾視爲常事任憑書手人等欺隱破調捏報搪塞令無行令缺軍衛所將各年逃故運軍自祖貫址克發來歷查對明白造冊齎送兵部轉送都察院發清軍御史督同布按二司府州縣清軍官員照名挨拿起解如正身不獲先將的親壯丁連妻解赴漕運衙門審發駕船償還務足原額仍定議有司清軍官清解分數以爲殿最從吏部施行若衛所并領運官將解到新軍逼害逃竄以致仍前缺伍照役占軍人事例降級京軍俱發邊方過革不

各衛殷實運軍不許製改別差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近年南京衛所掌印軍政官員輕視京儲擅將殷實運軍掣改快船等差以致糧運乏人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行移南京兵部轉行運糧衛分著落經該掌印官員公同把總運糧等官將見運旗軍餘丁逐一查點如有事故俱十一月以裏補完各具數徑送該部查照仍呈漕運衙門稽考以後各總衛所敢有擅將殷實運軍縱放及掣改快船軍吏等項雜差官廳把總官舉呈漕運衙門具奏轉行法司提問半賊問罪革去管軍管帶帶差操

各衛所運糧并造船官不許掣差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近年以來各該衛所遇有軍政京操等項缺官不獨將運糧指揮千百戶更改替補而管廠千百戶亦被掣改京操遂致事務紛更人難遵守如蒙乞

勅兵部會議合無通行南京兵部并浙江等六都司江南江北及直隸衛所今後運糧并造船廠官遇有事致更換者把總官推訪堪代官員開呈漕運衙門覆實取補其各該衛所軍政京操等官差用並不許將運糧管廠官員朦朧取銷如或故違聽把總官舉呈叅究改正

七年

遞洋兌軍比照裏河則例加添耗米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議得遞洋兌運加耗三斗一升委係正德四年會議奏

准事例已經通行欽遵兌運外今把總周正見得正德五年會議單止開照舊加耗三斗無續加一升所司不肯加兌致累官軍以此為言無非申明前例以足其用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行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漕洋官軍兌運
陸米每石加耗三斗之外照前再加一升到倉交
納仍照京倉事例明加十升庶幾
例有常久之規軍免包陪之累

鎮江廬州二衛比照南京各衛加耗

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鎮江廬州二衛與南京衛
方運船俱十年一次改造同在江北辰洲儀真壩
上灣泊遇江兌糧雇船搬運事體相同應合申明
前例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行令漕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廬州
等府州縣各將兌改糧米該兌與鎮廬二衛官軍
領兌者比照南京各總衛分每石除例該加耗外
照例加與過江脚米六升附載議單以備雇船盤
費

復設主事專理南旺一帶牐河催放糧船

八年

查處料銀補造火燒船隻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正德六年南京洲江湖廣
江西山東江南江北直隸

中都留守司十總被賊燒毀運船共計一千五百五十

二隻該臣會同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議將正

德七年兌改糧米每石量加銀三分以爲造船之

費具題續准工部咨該本部議得正德五年收稅

輕濟銀五萬二百兩杭蕪二厰拖欠正德二年料

銀一萬三千餘兩變賣燒毀席板銀二百八十七

兩酌量船少衛所先行給造其餘不足之數查係

年限已滿屬直隸衛所者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支

領該年料銀打造屬各都司照依舊例軍三馬七
打造中間若有年限未滿聽各官從長計議區處
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照前因臣等議得山
東

中都江北等總燒毀船隻俱例該衛河清江提舉司補
造給軍領需船數不多措辦頗易其南京浙江湖
廣江西等總共燒毀船計一千四百三十三隻已
及年分者少未及年分者多前項該補打造船隻
完給者十無一二如今年該補完造船隻所得工
料山有收積輕舊銀五萬二百兩各總支用訖尚
欠十萬餘兩其仿煮二條料價補欠如改再查年
限已滿屬直隸者清江提舉司領料緣前料又係
常年軍士借價造完該令補還之數尚且挨候五
年之上方領得出縱使舊欠完解亦與火燒船隻
無干席板變賣累借未完就使完解數亦不多再

照火燒船隻工部原不督計料加添又不知將何銀兩支領打造嘗聞謀大事者不計小利乃今糧船遭此變故急在目前豈可以尋常計之若照軍三民七事例追徵造船明年必然有悞漕運且軍三銀兩乃是各衛空閒餘丁出辦如南京豹韜左衛該船二百隻常例止有辦料軍餘一十三名其餘衛所亦有三二十名者有四五十名者邇年拖欠不完此軍三之例如此豈知自來造船多是運軍於該造年分預先一年休息辦料代役空閒軍餘出辦以湊軍三之數累苦迄今無計可除若論民七出辦各處皆係科派里甲經年不完及至收完又被收頭攬戶侵欺病民慘事又不可言此民七之例如此而欲救急濟用誠難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會議令無將山東南京江北等總仍照咨文內事理移咨工部必須計添燒毀船數料價行稅燕二限於常例打造船價之外另給火燒船八全

四隻料價各領打造方得明白其江西湖廣浙江
等布政司及直隸等府合行各該總理糧儲都德
史查照撫屬軍衛有司燒毀船隻或將河利兩淮
運司鹽價及各鈔關銀兩或各布政司府自有收
貯見在官銀不爲常例准令借與原發不設支用
銀八萬餘兩務加嚴謹期在明年正月以裏借辦
完備查給各該運糧扣總等官督同造船委官嚴
限打造給軍領駕待候各該司府漸所將軍三民
士出辦料價徵完抵補前項所借銀兩照數解送
各該衙門交收取具庫收備照事完之日各總理
都御史將借給過官銀打造過船隻數目具
奏及送戶工二部與漕運衙門查考

令運糧官員役聽漕運衙門推用

從都御史張縉總
兵官顧仕隆奏也

允軍餘耗折銀許明載議單

從都御史張縉總
兵官顧仕隆奏也

拖欠官軍月糧府州行監允官督徵

從都御史
張縉奏也

守凍船隻官軍口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正德七年該運糧備除已
遇淮催償赴京上納外尚有江西一總糧船先因
有司徵兌稽遲後因江上流賊阻滯臣等不次差
人催償又撥官軍協同搜盜務期到京交納但今
九月中旬而糧船方纔過盡恐於北河或有凍阻
亦當趕至臨清德州不必寄囤就令官軍覈數在

船守候明春河開之日併運赴京上納其空回船隻若令同還本處領兌未免緩不及事臣等通融處置合將近處總下船隻次第攢向南去領兌遺下近處與臨德二倉支運扣計合用船數卻令今次守凍官軍領兌交納庶使人免性復事克有濟其守凍官軍口糧合將來年應得行糧內先於附近水次倉每名支給一石五斗食用及修船工料幫貼銀兩與船隻灣泊事宜臣等與之整理若有趕至天津者則去京不遠不若雇車將糧裝運上京雖稱大有所費而亦大有所補況天津去京係是通車平坦大路比之迂運邊糧山路崎嶇易難不啻什百熟思審處似亦可行合用脚車之費自張家灣到京路程該六十里著令各軍自備其外多餘路程并通州原計無車脚之費者先於太倉庫借用然後查究誤事有司糧里費其照數抵補還官再照有同兌糧還限不分司府官員在五

月不完者照依欽奉

勅旨提問罷黜軍衛運船到遲不分把總衛所官員在六月不到水次者亦合比照見行寄圍事例提問降級調衛或照新例一體罷黜中間如係新造船隻軍三民士工料不完者另行查究前件米二石准作明年口糧軍衛有司父兌遲誤照例行因造船遲誤者另行查究天津起車太倉准借銀雖空回船隻通融處置守凍官軍口糧於本船該上倉耗米內

存留寄囤糧米省下餘耗修船等用

都御史張縉總兵官顧士隆奏查得遞年額運天津倉改兌糧六萬石即今天津地方凍阻寄囤糧二十萬石有餘合無比照上年事例於例存留十二萬石於該倉上納准作正德八年九年額運

之數卻將正德八年九年該運天津糧石改於通州倉補納省下寄國庫價餘托給與寧波等衛完糧并修船等用其寧波等衛借過脚價待以後年分陸續償還存作債本收用庶幾脚價有補額運不失矣

凍阻糧米俱改通倉上納駕回空船修船

都御史張紹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漕運船隻先被流賊燒毀一千五百五十二隻補造止完三分之二今年又因流賊擾攘被阻重船二千一百八十五隻回空船一千三百一十五隻其修運正德八年糧儲例該正月朔旬船到水次若待守至永消駕回領兌未免稽遲又行誤事且使有司得以藉口難訛軍船未到不肯依限完糧令無行令湖廣江潮南直隸把總官員將前凍阻船隻守候河

開空船先回重船完糧之日即便作急駕回俱至
儀真瓜洲壩上摘撥官軍設法備料修船堅完住
泊若數內有及年分打造并不堪修船者另行其
餘一隻不許放回一面先行督率官旗人等前去
水次將糧米領完足白霍大樣江船裝赴瓜儀
壩下復載備運交納前件凍阻糧斛仍令本衛所
船裝運內該京倉交納者俱改通倉上納與該通
倉上納者俱免晒以便船隻早回京倉改通倉照
例每石加收脚價米一斗免晒每石加收三升其
脚價并免晒米每石俱准折銀五錢太倉銀庫交
納願納本色者聽前項米
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

九年

遭風船糧所在官司勘實奏豁

戶部奏查得前項運官漂流糧米減存通倉上納
或免晒收受緣此等官軍既不嚴謹以致損失官
糧免其陪納又得村見糧改遠就近免晒省費無
以示戒今後通倉一年漂流損失之數行通州倉
坐糧委官將最後運到衛所該京倉上納糧米以
撥通州倉及將該通州倉上納糧米免晒上納以
補漂流損失之數不許似前就將漂流衛所糧米
零碎改撥仍照舊例漂流萬石以上都御史總兵
官具奏定奪千石以上把總官提
問一石以下止提問本管官旗

帶納磨板本折色分數

戶部奏舊例免運民糧每二石與新蘆磨一領其
文運倉糧每二石領舊蘆磨一領到倉交納每二
百領內除三十領准作破碑若支附餘糧米原無
收到蘆磨者不領其兌糧之時以三分爲率二分

納本色務要支領本處長大堪中廣席前來交納
一分析納價銀每席一領折銀一分又每米二千
石納枋木一根俱本色枋板九片亦以三分爲率
二分納本色一分析納價銀每板一片折銀二錢
五分木板本色俱令運軍就於本地收買到京送
納務要登樣席板折銀俱隨糧收受一處出給通
關以便查考其銀兩太倉銀庫
另項收貯以備修倉等項支用

支運倉糧七十萬石聽漕運衙門撥船改兌

年

輕齋銀兩務隨正糧徵兌

都御史黃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南京把總運糧
署都指揮僉事余果呈備金吾前等衛運糧指揮

等官江岳等呈切照各衙所官軍領運各司府糧
其折耗二六不等輕齎銀兩例該隨本色糧兌以
備中途盤剝上倉車馬之費奈何近來各該管糧
官員止知交兌本色其輕齎往往道之度外官軍
領兌本色糧米畏懼違誤只行供運先行前進摘
留官旗在彼守候輕齎或兩三個月或四五個月
方纔得完而船至前途般盤上倉急缺使用只得
加利借貸凋敝亦由然此呈乞轉達議處等因臣
等議得輕齎銀兩原係隨糧交兌之數今本色糧
米兌完卻就出與通關去訖有司亦得通關到手
即便以爲了事再不顧念軍士齎輕的係到京完
糧緊急腳費之用近則兩三個月完者有之遠則
隔年尚且拖欠不足雇車剝船雇脚子倉中使用
等項只得加倍借錢以了官事似此故違新例合
當申明禁治如案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行令浙江等司府今後輕齎務隨本色

一併徵收交兌完定方許出與通關而有司必以得通關之日為始完糧期限敢有止將正糧完足勒通官軍出給通關者聽漕運衙門并監兌官拏實參奏照例施行

有司管糧或佐貳官徵兌不許轉委屬官

從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禁運糧官不許索取有司財物

從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查議各牘積水及改建滾水壩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淮安清河直抵揚州水儀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全賴高

郵資應三湖蓄積無源之水而淮安水候長有騰
壩楊州一帶設有泊洞以時蓄洩防禦涉運衝決
之患每季春初水涸正宜固蓄以通舟楫不意往
來馬快船隻到來不肯由壩車放輒便用強開牌
放出放入自由自在莫敢誰何及遇天時亦早清
河水添鮮船隻起刺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
帶臨河豪民乃敢盛惑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救田
豈知寶應湖延長只有十七八里高郵湖不過三
十里湖底雖深湖而得濟清河者止有一尺之餘
湖東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種低田環
連二二千里以二二里湖面八餘之積而欲濟
此數千百里無涯之田能救不能救此不待言而
後知也又豈知此湖一放其溜可立而待將來千
斯州而萬斯號不少鮮品糧運仕宦商賈四夷與
諸色供應人等皆用矣于時不免下濬河渠以
掣取湖底深處之水沿揚二府高郵等五衛興化

等四所通泰等州江都山陽等十有餘縣災盜餘
存呻吟之民起倩挑撈蓋亦不勝其困苦矣臣等
思惟後艱恐貽

朝廷之憂夙夜不遑處也近據高郵州申稱下河蕪民
因見天旱田禾枯死聚積五百餘人各執鐵鋤短
棍齊聲納喊將塘岸挖開五丈七尺洩水救田等
因到臣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府州掌印管河官用
工築塞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提拿追問外切
緣此河專爲進

貢鮮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蓄水利特
爲濬溉民田者之比臣等往往督令管河官員用
心巡視防守奈何無知姦豪全不畏法而且興言
怨謗再照涵洞牌座初查車爲水大洩水而建乃
今臨湖小民通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
堅厚使水無從所洩水小時月卻將涵洞偷開牌
座從底竊放或如今日聚衆強決使水無所往蓄

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於此曾將
前項涵洞改建滾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漫流上仍
加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水小勺水無洩一
蓄一洩不獨於官河有便而於民亦有大便衆皆
稱便但不利於臨湖田多急豪排沮而遂止之今
皆廢弛再照管河郎中及管肺管泉主事專爲河
道而設分理其事而近年南旺并各肺淺濇少水
妨誤糧運爲甚俱各相應議處如蒙

勅該部

會議合無行令總理河道都御史除臨清儀真兩

處主事管運甄料代管彼處肺座照舊外其寧陽
管泉主事舊例每年春夏常在南旺駐劄撈淺放
船近年以來因循不來其濟寧管肺主事兼管徐州
處一帶河道肺座舊皆濟寧管肺主事兼管徐州
沛縣二處河道肺座舊皆管治頭等肺主事兼管今
後必須嚴督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

設官之心不憚勤勞往來巡視儲蓄水利禁約勢

要人員不許私擅開牌又舊日徐州管河郎中常在高郵揚州兩處駐劄近來只在徐州駐劄雖或間常往來巡視河道亦不過旬日耳況徐沛管河管汛既設有主事管理而郎中應照舊在於揚州高郵兩處有事地方駐劄與安平等處管河郎中各於分管河道往來巡視其管徐州郎中仍將儀真并揚州一帶涵洞查照先年改造滾水壩事體將一帶牌洞俱各改建滾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相平而下流及河底高下量留四尺有餘必須以河道成處為準庶便船行末無所阻且可以消姦豪獻望之心臣等又伏覲

奏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牌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騾過去并不許違例開牌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牌惟進鮮船

使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
洩水利及牌開不依幫次爭鬪者聽牌官將應問
之人拿送管師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各壞船隻
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
律從重問罪干碍豪勢官員叅奏究治其牌內船
已過下牌已開積水已滿而牌官夫牌故意不開
勒要客船錢物者亦治罪欽此欽遵外為緣日久
之心廢弛合當申明前例刊給紅牌於各泮壩叅
約往來船隻敢有故違強開牌座及指稱勢豪名
頭夾帶民船過牌者聽所在官司指實叅奏與豪
民盜決隄岸者
俱照例究問

十一年

官軍關支月糧倉分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仁隆奏據江北江南等總
把總運糧署都指揮等官張輔等所呈竊惟民出
賦以養軍軍舍生以衛民今漕運軍士長江大湖
而冒風波之險暑雨祁寒而甘凍餒之苦出百死
得一生則所望者惟止月糧奈何經年累歲不得
懸給又乃逼借私債以償官費將欲不逃其可得
乎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轉行各該巡按衙門查照正德八年奉
例行令各衛所將運軍欠缺月糧的數造冊發送
該支官司務要刻期照名給領若見在倉糧不敷
支放亦要設法臨處依數補闕完日具本造冊

奏繳

湖廣運船通改楠木打造催解料價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仁隆奏據湖廣把總運糧
指揮僉事周正呈竊惟漕司急務重在運船而歲

造運船必籍料價先因司中 衛所料價補運節次
題卷

欽依貴限催督奈何各該官司不無法例仍前違誤且如
湖廣產木地方比與江南稍小所在不同而原定
料價因而高下難拘一例共不各立嚴法徵解則
料銀愈遲船隻愈誤漕政云見廢弛矣如蒙乞

勅工部

計議合無備行湖廣都布二司查照該總額造運

船若干通改楠木料價七年一造每戶該造若干
合用軍民料銀若干軍料行武昌等衛所比依襄
陽衛分補軍餘民料行各府縣俱限本年十月以
裏徵完起解本布政司各貯庫聽候給軍買料打
造若有臨時徵辦不前俱令布政司將官庫見銀
借給應用俟徵收前價照數補還如有違慢以照
舊例運運事例十二月終不完者各該掌印官住
俸次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冠帶仍將首領官吏
擬解漕運衙門問罪發落若延至四月終不完者

掌印官一體奉

奏問罪起送吏部降級其江南直隸衛所淺船難拘湖廣定例合令照舊成造其徵解軍民料價期限悉照前例施行

令挑漕常州一帶小河修理損壞閘座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荆江把總郭垓呈稱鎮江常州河道淺涸運船俱由夏港孟瀆河出江逆上瓜洲風濤險惡人船不利等因乞

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嚴督各上河郎中等官設法挑漕仍照瓜洲河道事體

三年兩次舉行

今寄歸在運物故遺骸官給銀三兩軍二兩仍存恤二年

從都御史入奏蘭總
兵官顧江上降奏也

十二年

甄別運官賤否陞降黜陟事例

都御史蕭蘭總兵官顧江上降奏議得自正德十一
為始凡運糧把總官員備邊勤慎通不借債三年
者陞俸一級五年者陞署一級如該總一歲借債
至五千兩者罰俸半年積至萬兩以上者降俸一
級仍留再用以後二年通不借債軍上稱便許復
原俸三年皆滿萬者降官一級就行黜退仍查任
內錢糧并所借債銀若有侵欺情弊從重問擬其
衛總指揮并守備千戶所所總千戶不借債其并
借債積至兩以上及衛所分千百戶借債積至五
百兩以上或有侵欺者亦照此例陞降俸級問罪

俱止終本身子孫照依原職襲替例該罰俸降俸者漕運衙門徑行例該陞官降官者移文該部施行若該部於把總官內推選并衛總官內推選別用亦照在外交職官員事例查係漕運衙門曾經旌獎者再行訪察相應然後舉行其把總官有缺就於衛總官內亦曾旌獎熟知運事者推補衛總官有缺聽漕運衙門先儘陞俸陞級至於衛官相等者取用如所官累陞至衛官者衛總無缺仍管所總運事若各該官員任內借有債負目下彌縫俸還轉離運日後取露事蹟顯著有入已者一體從重問結無入已者仍照前例降罰

十四年

議借鹽銀償還糧運宿債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准戶部咨節該江
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使王佐奏前軍內一
件積債之害切照缺軍盜糧二害多因積債所致
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殺分儲債主經手
官旗畏懼債上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
他棄船糧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
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
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陪
補一也或因原先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
借債買糧陪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太
重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陪補三也或因大雨
泥渾車驢脚苦經費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不
才運官管幹已事假以雇陟冒糧爲由詎借債有
違賴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未免借債積債數
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勢之必然者也矧
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其弊空此

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
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
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救將米運
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
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虧
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讀大
學衍義補觀古之善漕運者唐稱劉晏宋稱李沆
劉晏之法以塩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面所以稱
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
濟合無乞

勅差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項并
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

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應引
各一百引於回空之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
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
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

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漕運復俱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陛下條陳之且有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開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二月在在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穀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間恐饑餓力者不

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者
二也軍士交光有輕賚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
有本色折色加耗木色所以脩上倉明加耗米及
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及進倉使
用并買席板等項之數近來車馬大貴使用頗增
萬口一詞悉爾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於
茲各有建白添注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二
員領

勅慮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議者
追思徒興慨嘆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累尚
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
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
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
晒揚恐誤限期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
仕船蒸傷太甚或因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
上高繩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

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
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得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
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
貫值錢盡發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歲所得
不發一飽之需縱若奪而還債能賠幾何比無從
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擬加木一節
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
急可以少濟揆之事體似亦相應如蒙乞

勅戶部

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

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
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并軍一一密查
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資短少迹
已明着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
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
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
衆燒毀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

故輒者許運軍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特經該
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
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欵或因把總衛總等官
替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參

奏

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

著爲定例未爲遵守及將正德十三年江西布政
司該徵本總糧米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
升每石量加耗米五升照數折銀帶徵行令把總
官督同衛總官候次年交兌另項收貯運糧到京
聽部委官并巡倉御史限同查驗照依原清的
數償還債負若有餘剩行令封收本總存爲修驗
船隻謂官軍揭債多因腳價不敷召果正德十三
年以前所欠照依御史謝文等奏准事例清查議
處戶部暫於淮浙二運司鹽價銀兩支一十萬兩
解送太倉另項收貯以後脚價缺少查筭補給以
絕借債之弊

奸頑運官盜銀棄撤船糧逃回照例叅究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宣德年間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同知陸謙因爲奸懶畏懼運糧

奏奉

欽依降敕副千戶仍發運糧及查見行事例漕運有監守盜糧四十石銀二十兩以上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運糧官有在中途或到京通等倉拐帶官銀盜賣私米棄船逃回事發拿獲到官除銀二十兩糧四十石以上者照例問發外其不及前數照常事例發落如有交糧出署畏避考較私自逃回或假疾托故遷延私家不行赴運者仍照陸謙事例降級

運官有缺聽把總舉呈漕運衙門取用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申明弘治五年清運衙門會議賢能以品治効之例

運軍順帶土貨不許官司擾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

勅諭官

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

之費

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陪補朕甚憫之今後

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

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遵

勅諭順

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

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

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

定計說

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發阻截

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

量帶土貨物以脩修船剝淺等項支費你部

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該

朝廷

優恤運軍之典至諄至切為臣下者正宜遵奉

行奈何近年所司同肯體恤運船但帶柴菜并木

等物經過派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

索害難流涕哀乞終不憫惻至於空船回還又

假以盤詰為由每處拘留二五日或十數日勒取

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鯉之物亦皆搜去甚至

有將官軍行李木鞋公然挾制索取不敢言端如

斯之害已非一日切以言之得聞雖在水儀如淮

揚官司盤詰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

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早寒開座又多年平而船凍

阻滯於斯如蒙乞

該部

將前例申明重復行接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

船所帶土貨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

半凍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

不將運船裝粮滿載客貨妨誤粮運者事發仍照

列追充納鈔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火帶
私監聽准揚官司依法搜盤察治施行

嚴督補足運軍

都御史臧鳳奏稱漕運先年立法每年定用十
人蓋以省約甚矣奈何近年運軍或因積欠逼追
或因糧資無得或因運官需索或因投當別差以
致每船數足者少數欠者多無以計人載重駕御
實難糧運之遲亦由於此查得先年總督官員節
會奏

准行令南京兵部并各處守巡兵備撥補迄今並無一處
補完亦無一字開報所以然者蓋因隔別司府官
員漫不經心故也合再乞

勅該部再行南京兵部并各處撫按查照原行嚴督守巡
兵備悉照舊擬事例著實補足造冊繳報若再
遲誤臣等參究提問庶幾駕御有人糧運不誤

查催軍三民七料銀給造運船

都御史臧鳳奏查得在運造船料價每船十分爲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使司其事者催徵早完則成造及時而糧運可達矣夫何各布政司原辦船料徵給遲後甚者着令官軍速赴所屬支領而衛所出辦者亦各視常怠玩派徵失時亦以交兌之後見造船者等候船完無船者就質民舟甚者亦配別船帶運所在耽閣糧運遲曉亦由於斯合無

勅該部行令各布政司將有司出辦造船料價俱在頭年十月以裏徵完十二月內給領其各衛該辦料價亦令掌印官員依上派徵務在年前給領庶幾成造不悞漕船尾用矣

十五年

查催廠料人匠銀兩造船

都御史臧鳳麟兵官顧仕隆奏准協同漕運參將都指揮僉事陳璠奉本照得浙江二總所屬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每年該造淺船四百餘隻先年因無廠地各衛管運官關領浙江布政司料銀俱於蘇州府地方倩匠四散打造因把總衛總官不得親詣查驗多被無籍官旗通同匠作侵欺料價或臨期逃躲其料價有司又不依限給發延至五六月間方得下水後薄釘補不經久駕因係隔省人民不服拘究正德元年本職管總呈蒙漕運衙門動支料銀買到杭州府仁和縣謝村民人卜率夫等空地八十六畝畝蓋造廠房拘管官旗在內成造數年之間頗得便益其後因無專官統理以致因循姑息依舊各處打造前業遂廢要行議行工部抽分廠管匠於官廠打造以便催督等因又

據浙江把總都指揮韓平呈稱本總衙所淺船五
年一告每隻除舊船外該民出銀七十兩後因情
木價高議作民料銀上加派三兩共七十三兩赴
浙江布政司支領軍料銀三十兩准領寧海一衛
緊衛撥軍承辦其餘衛所料銀并隨船什物係是
本船運軍自行出備及查江北各總軍料俱是衛
所另僉軍餘出辦何獨浙江一總專累運軍若不
勝言且各衛所除正軍之外餘丁尚多空閑比之
江北人少差繁大有不同呈乞定奪緣由看得所
呈俱爲拯救漕運困憊之法相應議處如蒙乞
物工部計議合無行令本部管理浙江抽分廠主事不妨
原務會同都司掌印并運糧把總官推舉省下衛
所能幹指揮一員承總千百戶二員分理預於二
三月將各衛所該造船隻字號開報都司類冊轉
行布政司務在七月以裏關出料銀并各官於杭
州前等十二衛所空閑軍餘內選其殷實者亦照

運軍事例每名辦銀二兩四錢扣計衛所五年一次該造船隻多寡合用銀數明白委官收受與前布政司料銀通解抽分主事處查驗給發買料雇匠俱於原設杭州官廠內如法打造務要堅完什物齊備領駕裝運若有侵尅料價造不如式違期耽誤等項情弊備細叅呈漕運衙門處治施行

十六年

造船置布袋舫運京糧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內到京彼處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輻數少泥淖難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脚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誤職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道渠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

惡家灣水旱車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行
窺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置不
行正德元年有定議者復舉與脩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叅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
夫匠重加挑濬釋運又曾抵京上納未幾又被
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營造大木
悉由此河拽運到京即此度之艱船雖曰難行到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爲地峻水急不能由閘
而上臣等愚見若得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
每閘下及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
每閘審度河道濶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用軍
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
時借用駕使恐不能齊一聽叅將王佐委官雇人
撐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完日就彼管領仍
置口袋一萬條各衛輪番領裝糧米盤上剝船運
軍協力較拽叅將王佐總爲提調備督逐閘盤運

雖遇陰晴汚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
船之法若或天晴道乾亦聽分雇車
脚水陸並進庶獲濟益職等每思漕
運日引使用口繁若專守舊法恐難
拯救此河一行亦可少殺車脚之費
矣如蒙

勅該部從長計議行臣等於淮揚地
方勸支漕運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剥
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叅將王佐處聽
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脚
銀以脩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閘及近
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糧米以防陰
雨騰卸剥船毋使停滯若有假託勢
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
敢爲倡率妄言詎壞或別生奸弊盜
決河防聽科道官舉劾并行叅將王
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重
罪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
洋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

令各衛所撥補軍以足駕運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近年以來各衛運軍或遭兵火或爲火傷月糧不得以口又加私債追逼率多逃亡每船見軍不上五七名少者止三二名甚至全船皆無而滿船錢糧糧項要雇人拽運攔頭扶舵者一人用銀三四兩常行用銀一二兩大約每船用銀一二十兩俱累見在官軍將行月糧或借債或盜支官糧那移輕賚打發年久虧損累債多因於此往年臣等

奏該戶部會官議擬請

勅南京兵部各該巡撫浙江巡按撥補回奏至今各總衛所運官開報數目仍是虛捏詭名全無著實人丁到運較比往年且益增多推原其故亦因衛所管伍空虛差繫人少徒費虛文終無實効運道之累何以興復臣等又查得漕運船隻比先年間浙江

湖廣南直隸軍衛有司料價不缺南京江北山東
提舉司銀兩不少在運又有餘銀貼助扶平打造
領駕依時祇有風火損壞隨就給料造完自遭流
賊燒劫之後各總運船悉皆燬散又值連年南北
河道大小瀾漫沉沒漂淌雖經照例行文追補但
軍民料價年年不得依時開領而提舉司應領各
抽分木價又改別項支銷以致拖欠數多在運亦
無餘銀幫助至於江南軍衛料銀係扣運軍月糧
奏補今則月糧又無是以衛衛缺船裝運負累官
軍或借債暫買舊船或加派別船帶運載重難行
常遭損壞臣等上年節會奏

非軍衛有司任俸催徵累經行文竟如故紙全不遵依比
之往年料銀益多拖欠運船愈加數少如蒙乞

勅戶部從長計議如運軍逃故甚多糧運難行衛所丁盡
差繁無軍可補作何通融僉點纔得克足務使船
船有軍駕運不誤且免雇人累債之苦仍將運風

失火被虜沉沒損壞等項船隻通查見數不拘常
例大處工料期在一載之間併為造完給發領駕
大匠漕運准在軍足船足有司糧米早徵官軍月
糧不欠勿勞行催自然償運如期交納不誤亦無
是根累債之苦而漕
運廢政亦可復矣

區處各軍未支月糧

都御史職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近年以來
司倉庫處處空虛節據各該衛所申報或運糧官
軍告呈該支月糧有一二年或十數箇月至少三
五箇月不曾開給家口嗷嗷張願待哺又加運道
積負百端凌逼苦不得已遂多逃亡臣等上年節
會

奏行各撫按官查給至今未得實惠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處今日運軍月糧久欠數多有司倉庫空

虛作何設法通融區處不拘銀米均為補給區濟
困苦急救倒懸勿徒虛文務臻實惠庶軍有月糧
人心攸繫而饋運
効勞樂於趨事矣

分豁運糧違限官員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先年定立過
淮完糧期限山東北直隸正月以裏完報五月初
一日完江北官軍十二月以裏過淮限七月初一
日完南京江南正月以裏過淮八月初一日完湖
廣浙江江西三月以裏過淮九月初一日完皆
地里遠近大率過淮之後在途延住有違原限問
以罪名情法皆當近年有司怠政玩法其充運糧
米視為故常有三四月間方纔徵者有八九月不
曾完者屢經參奏已將有司從問罪名每年仍將
領運官員不分完兌遲早照依原限問罪檢會律

由凡因事致罪必生所由今所在有司已生微糧
違限之罪而無違限官員又生納糧違限之罪所以
人情不堪兩皆上運如蒙之

勅該部會議今後運糧官員違限者查照過准升兌完到
船月日計策未釋准與分豁庶幾情罪
相當人心自服而職官亦勉於從事矣

禁約通倉官攬歇家阻害運軍

都御史賊風總兵占額仕隆奏近平通倉前後歇
家謀同把門官攬人等不容車驢進倉逼令堆放
各倉門前用錢打點方許進倉偶值暴雨淋濕腐
折且又乘機盜取乞

勅戶部出榜禁約仍曉諭倉御
史拿問施行前件依擬

各處災傷設法補足運納不必臨倉支運

刑科給事中田賦奏查得先年舊例江南蘇松常
鎮四府糧米俱民自運赴瓜淮水次聽江北南京
各總官軍領兌成化年間始罷瓜淮之兌官軍雇
船過江就各州縣水次領兌於是始有過江帶稅
之加該納糧水務要照依原樣乾圓潔淨糠粃粗
碎者俱要晒揚不知後因何例免其晒揚於是又
有補濕補潤之耗由領兌之說竊欲軍得賄價之
費民免轉運之勞是交便也今則年久事定人玩
弊多不復如昔何者府縣徵收之期多不如限每
每延至四五月間官軍加耗之請又復多求往往
致爭毆訟人命民料其運迫必擇和然後肯加軍
挾其米低必加多然後肯允愆期悞運損民害軍
其流之弊已至於此將使監兌親臨以禁之歟水
次不下五六處所就使一到即完亦必窮年始過
月日不足也將欲委官以下之數可任委用者少
况軍民無統不遵戒飭若曰申明禁約則亦徒文

其耳勢自不能也至於淫潤之說尤爲百弊之源
何者耗以濕潤爲名則未決已不堪矣孰使盡數
必然虧折况各該運官不虞後患止利目前一得
罔顧之損遂爲附於己物易賣銀兩上下交侵把
總則每船提軍衛總則每事錄科及至上納不足
不免借債掛籌年累一年獎日益弊今歲若浙江
把總都指揮陳平之刺取處州衛指揮湯寧波
衛千戶馮欽等之贓犯皆是物也查得戶部議單
內開有兌運糧米江南直隸五斗六升若民自運
至瓜州兌軍者四斗一升運至淮安兌軍者三斗
六升是亦未嘗不許民之自運也奈今議者以爲
若復水次常創倉廩與其煩擾曷若從舊是殊不
然凡事窮必變變而後通今茲之患是在不從舊
耳瓜淮一定則軍船必限十二月取齊民糧必限
正二月運赴船必先至糧至輒兌皆取必於船固
無待於倉廩而又臨之以監兌督之以漕司有司

有警備預備之心運官無需索勒增之弊職悉以
為莫大之便又見得湖廣今年兌軍俱係兩揚好
米並無點潤之耗軍民各無爭怨情法亦為大公
以是推之則直隸漕江未必不可行也此二者非
新創之紛更乃復舊之良法而絕漕運之大弊者
也

勅戶部再加議處或盡革過江之耗米以復瓜淮或盡革
運河之補增如法酌揚預行各該衙門俾知從新
籌畫依法文見
奉旨依議欽此

奏為通糧運

臣等謹將總兵官楊宏題奏請
將各營兵併軍律有司管河官照例起運
通糧著為定制永遠遵守上經聖鑒事
臣等謹將江甯等四府各屬天運各倉官
每歲各存一萬石

務見成功如或怠
玩偏執罪有所歸

憐恤運軍阻凍之弊

總兵官楊宏奏案照先為乞

恩憐恤
運軍連年涉阻困苦事據江西都司鉛山等衛所
運糧旗軍陳真捌名告稱先於正德六年分糧在
船行至棗林間被流賊燒燬船糧殺死運軍正德
七年有司還粮行至中途凍阻粮米寄囤臨清等
處久年分派見船帶運正德八年軍船方得回所
及船完赴兌又遇有司無粮守候三四箇月不得
交兌因此連年守凍掛籌累借資產三五年不得
回家多致死於道途正德十四年五月船到水次
修完開兌間又值旱潦作亂取船搭橋大船經過
折毀上裝累軍借銀重復修整又蒙撫按衙門行
文將粮停止不得交兌起運正德十五年兌粮在

船行至浦縣廟道口凍阻三箇月餘次年四月船
方抵灣改撥通倉納完七月方纔回到儀真關下
余把總差官截留聽兌又拿家屬在船領兌即令
各軍船糧已利淮安又被清河鹽北一帶河道水
勢漲發溜旋由湧河岸水高數尺道路汙沒通無
擇路難以後搜進又到京以程計笑二千五百餘
里未知何日得到中途又遭凍阻軍貧衣食不克
逃竄難保乞憐分處等因到臣已經會同總督漕
運都御史陶琰議擬要將鉛山等浦所正糧一十
五萬四千三百三石六合連耗運至常盈倉收候
下年查有被災川縣折收輕資存下軍船改撥運
納緣由具本會

題外

續該戶部郎中李獻可將前項糧船催脩行至臨
清一帶見今凍阻不能完納本年十二月十九日
候原差查催糧船淮安衛千戶張欽查得各總自
北河起至臨清共凍阻糧船二千三十七隻已

署都指揮蘇潤李輔周漢成景通并各南官俱各
到京把總鄧良余大輪尚未到京等因。此令同
總督清運漕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陶琰議得前項船隻雖係離京
不遠必待春暖河開正二月間方得前進又恐河
道淺涸起剥運赴該倉完納已至五六月纔得回
衛其江西湖廣程途遙遠經涉江湖及到水次不
無又似上年違誤官軍通無休心之期。枳運終有
遲延之患。况今江北等總把總指揮鄧良等六總
缺少淺船一千一百四十隻鳳陽淝江等六總缺
船未報大槩亦缺數多除行委官將清江廠收貯
杭州蕪湖二抽分廠料銀收買木料趁時打造急
難完備其漕運四百萬石糧儲必欲依限完納以
復舊規誠不易舉臣等職司漕務夙夜憂皇寢食
靡寧計無所出欲行各把總如江西運軍勾攝戶
丁先雇民船以資銀兩於隨糧輕賣內支用况前

銀係沿途盤壩淺起利及到京通水脚車脚等項
應用尚且不足縱使有船無人撐駕亦難運動若
如各總奉回分派帶運裝載太重多遭沉覆之患
仰見人力寡少捧挽不行若待糧完船回及打造
完日駕去裝運則緩不及事均為遲誤縱有添差
亦屬嚴立法例恐於運政無補誤事之罪萬死莫
述臣等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節該欽
奉

詔書內一款嘉靖元年清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兌起
運其餘夏秋稅糧馬草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為
率俱免五分以蘇民困則天下有租稅之民已沾
實惠矣又一款清運官軍借欠債負利為生利為
害百端自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寡俱不
許還以蘇漕運官軍困苦以後再借再放者聽漕
運都御史巡按巡倉御史查例參奏重治則清運
官軍困苦已蘇矣惟軍糧缺少司漕運者失於

奏

明詔未蒙該載所以運軍沉痾之疾尚未痊復也右非奉
宜處置恐二三年之間掛欠之累有備之舉鮮有
所不免而見在疲敝官軍愈如逃亡則漕運之事
日入於廢壞則可憂之甚者也臣等查得該漕
運建議事例開載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元年二年
四年各年兌改折銀六十萬石八年蘇松等府折
銀八十萬石江西湖廣僻遠不通升柁州縣派該
兌改糧米每石運轉例准折銀一兩二錢九年十
六年各折銀糧一百五萬八千石十一年十八年
節奉

詔免明年兌運糧十分之二正德四年折銀糧一百萬四
千四百石十四年折銀糧一百四十二萬石彼時
軍船下缺拳宜行之所以公私既為兩便軍民兩
沾實惠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軍國大計所繫船隻缺少運軍凍阻官軍

十分苦累云

勅戶部計議合無特各省并直隸府州縣曾經兵火及地方災傷懸遠上虞各該起運漕運京儲查照節年寬徵本色折糧事例量徵折色一百萬石以省運船不足之數行令各該有司徵收銀兩解部支銷將凍阻船隻軍上暫存辦料補造缺少船隻如此則民受一分之惠軍免十分之苦凍阻之船不為誤運缺少之船可漸脩補漕政庶可脩舉

造補焚溺運船

總兵官楊宏奏看得所議運船被盜焚燬遭風沉失或被旗軍盜賣軍民料價逐年拖欠愈累愈廣通查漕運見在不堪裝運淺船的有若干料沒官銀兩量數撥發工部專差屬官二員領

初於產木地方買料完造給軍領駕并催軍衛有司各年拖欠料價以備添補一節係是修復漕政經理

國儲至計相應依擬舉行及照前船該提舉司造者本部見有主事在職專管該原衛所造者地方自有司府管官可委本部右再送官不無繁擾合無命下之日本部長咨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嚴督各該運糧批總官員通查各總缺欠未補損壞不堪淺駁各若干集直隸南京

中都江北山東遼洋北直隸等總淺船脩行浙江衛河二提舉司本部委官主事責限依式補造如工料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另催辦足數應用隸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船脩行各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限各該軍備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法撥補足數應川通限一年之內補造完足備細造冊

奏緣仍各責成批總官員嚴切管束各該衛所官旗務

將船隻發惜不許作踐盜賣以後但有損壞缺少以致雇買民船湊運罪坐把總官員如是損壞數多參究罷黜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本部左侍郎趙璫等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

欽此備行刊臣除欽遵外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尚

書兼左副都御史陶琰查得節據江北直隸把總

運糧指揮鄧良呈開本總共缺船四百五十九隻

江南直隸把總運糧指揮戚景通開呈本總共缺

船三百七十一隻遼洋北總運糧指揮王讚先呈

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二十四隻續呈報缺船七十

六隻共二百隻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楊

仁呈開本總共缺船二十九隻山東把總運糧署

都指揮馬縉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五十五隻北

直隸把總運糧署指揮使孫機呈開本總共缺船

八十一隻湖廣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蘇潤呈

開本總共缺船七十一隻

小都留守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李輔呈開本總共缺
船一百七十一隻江西把總運糧指揮宗大綸呈
開本總共缺船五十一隻浙江把總運糧署都指
揮葛表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九十一隻南京把
總運糧指揮梁端呈開本總共缺船九十二隻把
總運糧指揮周漢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六十六
隻通計各總共缺船二千四十四隻查得前項船
隻除浙江湖廣江西江南四總各都司衛所自造
外南京江北鳳陽等五總運船俱於清江提舉司
每年成造五百二十三隻八分遞洋山東北直隸
三總運船俱於南河提舉司每歲成造一百四十
七隻五分料價俱於杭州蘇湖并清江提舉司三
處抽分相無各衛所軍辦料銀兩半收買板木油
麻釘灰等料該衛委官支領打造以備各總領運
已是定規近年以來各處銀兩拖欠數多該廠缺
料造船南河提舉司弊壞已該給事中田賦具

議處置更改近據管理清江提舉司工部委官主事丁
璫呈開杭州抽分屢節年拖欠銀一萬一千八百
三十八兩四錢五分三厘六毫蕪湖抽分屢節年
拖欠銀三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五錢七分四厘
蘇州揚州淮安三府節年拖欠人匠銀三萬一千
三十三兩八錢通共拖欠銀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
錢二分六厘六毫本廠缺料造船除欠客商料物
銀四萬二千餘兩行據杭州城南稅課司抽分廠
主事范璵繕催起解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蕪
湖抽分廠主事張璵起解銀一萬五千六百九十
兩九錢四分揚州府徵解人匠銀九十三兩通共
解到銀二萬九千二十三兩九錢四分到廠要將
解到前項銀兩給還客商賒欠料價等因查得杭
湖二處抽分年例止該銀二萬七千七百八十兩
若將前項解到銀兩給還商欠則是年船隻依舊
無銀買料不免又賒料物打造下年徵到銀兩仍

還客欠年復一年利歸木客惠貽運軍且以見在
價銀兩平收買其舉在官處得物價相應木料齊
足便於打造若如所擬特見銀給還木客客常有
餘官常不足其權在尚任其增價一船之木止僅
時價銀四十五兩務革足六十五兩方肯除借物
料既運造船亦遲何以濟事切照抽分限革為清
船而設所抽之銀積年拖欠致有賒借之累則抽
分之利似為木客而設此豈創立抽分及船廠之
意哉查得運船一隻該運正耗米四百五十石今
各總缺船二千四十四隻該運米九十一萬九千
八百石非雇覓民船入運則擬派軍船加帶船廠
既無及時可補之船則船廠委官亦為虛設即今
漕運狼狽已極最要者莫先於船隻除將節次取
到蕪湖杭州二抽分廠拖欠木價并揚州府人匠
共銀二萬九千二十三兩九錢四分給還上年賒
借木客銀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兩餘銀一萬五

千五百四十兩擇委管廠把總指揮王端會同守
備儀道等處署都指揮蔡霖揚州府同知常會於
儀真地方兩平收買楠木二十一十四根約銀造
船二百三十三隻每隻給見銀四十五兩共用價
銀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五兩外船一百九十九隻
八分扣該用楠木一千二百根共該價銀八千九
百九十一兩今止有餘銀五百五十五兩外少銀
八千四百三十六兩又差指揮等官陳章等前去
蕪湖抽分廠支取計於湖廣地方收買木到即今
江北把總楊仁總下高郵揚州等衛糧船已於十
二月二十五等日陸續過淮其餘梁端等總下衛
所船糧臣等差官分投催儲其鄭良等十二總缺
船二千四十四隻該運正耗本色糧米實是缺船
裝運未免仍前雇覓民船裝運其所雇船價必於
損耗輕賣銀內取用倘有不敷借債累軍誠為漕
運大害況各官軍該得俸月等糧連年未支十分

版敵加之船隻缺少負累逃亡數多管運官員束手無策漕規廢壞至此已極臣等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旨內開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爲打造糧船成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原支取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造船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刊揭債缺船運糧耗誤國計今後南京各監局合用竹木聽於本處龍江尾屑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支取其內官監原差抽分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欽遵臣等有以見

皇上洞察運船缺少之害

明爾後其舊例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銀不憑拖欠之獎漕運之幸

朝廷之幸也。為照該部所議如或工料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另催派足數應用隸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船備行各處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法撥補足數應用通限一年之內補造完足倘細造冊

奏纖固為明白臣等查得衛河提舉司造船料價逐年不缺其清江提舉司額該淺船五千三百二十八隻十年一次打造每年該造淺船五百三十二隻八分每船一隻該大料銀五十九兩八錢小料銀五兩二錢共銀六十五兩通該共銀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二兩年例取蕪湖抽分廠銀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兩杭州抽分廠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共該銀三萬七千七百八十兩全數解到止設造

船四百六十四隻五分大料尚欠船六十八隻三分不敷料價銀四千八十餘兩原無坐派及查各衛軍辦料銀每船該銀三十五兩以船五百三十二隻八分算該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八兩年列止派銀九千五百八十八兩五錢不敷銀九千六十七兩五錢俱因不穀一分打告之數連年賒借木料亦由於此其節年事故船二千四十四隻係無底船下落每年額造以外之數亦無料價縱行各延撫等官不過催完年例軍三民七料銀止穀打造見年一分之數前項船隻終無銀兩難以成造完足臣等假以凡庸受茲重托急欲完補運船以復漕運但今缺船數多料價昂以萬計委的無從擘劃夙夜憂皇偶有管見不啻緘嘿如蒙伏望

聖恩軫念漕運兵食軍國大計運船不足糧運攸繫乞

勅戶工

二部會議轉行巡按南直隸并浙江監察御史會同各該監兌主事將杭蕪二抽分版并蘇揚淮三

府各年拖欠銀兩逐一清本將已收在官者并見
年徵完銀兩儘數解淮轉以清江提舉司兩平買
木督匠打造其拖欠無徵銀兩遇蒙

恩宥寬免

似難再徵所司無從完如不合無將兩淮運司見

收沒官引塩內准給三十萬引招商納銀每引一
道赴兩淮運司收銀伍錢共奉一十五萬兩分發
各提舉司及江西湖廣等都司買料上緊打造庶
得補足節年漂流燒燬損失盜賣缺少之數船無
缺欠不誤領運而京儲重務免致
延遲漕司舊規亦有修舉之望矣

停免支運倉糧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照得正德十六年漕運
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以兌糧六十二萬九千四
百石支運臨清倉糧七萬六千六百石湊足歲額四百
萬石卷查正德十年該戶部會議將山東河南二

奏將

布政司該運臨清倉糧七萬六千石免民上納亦
派改兌通前共改兌糧七十萬石官軍駕船就各
州縣水欠一同交兌起運民省轉運上倉之費軍
免東海在倉支領陪補經行數年軍民兩便後被
該倉官吏勾結人等要得出納圖利朦朧具
令官軍赴倉支運軍糧至於河下支領斛面往往
不足一石止得九斗有餘運至通倉不穀交納又
要買米少補方得完足所用車脚等項又要於兌
運輕費銀兩空貼今雖稟多益寡率補上納未
免不足通致負累且兌運雖有腳價耗米僅穀完
納本糧之用況江南江北糧運近年苦為私債壓
累軍用未楚若復因彼累此徵索

恩詔蠲免債負罷赦如昔漕運難以復舊如業乞

勅戶部從長計議合無仍照先年會議事例將臨清倉糧
俱坐改兌就令軍船於各州縣水次與正兌報米

聖旨准免支運

一同父領不必支運累車補陪惟復將河南山東
迤北該上臨清倉糧令各州縣部運民戶徑自運
赴通州倉交納奉

區處改兌耗糧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把總運糧指揮
鄧良呈照得本總逐年額運正糧五十二萬三千
三百二十八石兌運者分爲京倉七分通倉二分
改兌者八爲京倉四分通倉六分各照數分撥外
本總該運江南兌運糧斛每石例加隨正耗米四
斗變易米三斗九升以爲沿途盤剥在船車脚等
用改兌糧米淮安府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
五升變易米二升徐州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
斗變易米一升山東布政司糧例加耗米一十七
升俱隨止糧上納所得耗少車脚使用不敷不於

江南兌運糧內每改兌一石它貼銀一錢五厘
外有支運臨清德州倉糧亦要貼腳價銀一錢五
厘其山東兌運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伍升變
易米一斗六升值銀八分因不報應用每石亦於
南糧內貼銀三分先年京師頗賤有司糧早不遭
凍阻僅穀完納近年以來先因扣減江南耗米亦
賊擾擾河道燒燬船糧市脚高貴使用浩繁迭遭
水患年年凍阻軍貧糧罄掛欠帶運者多積累債
銀巨萬軍窮船壞日漸涸零深爲貽累不便卑職
查得改兌糧米各節四十分納力與兌運所用銀
兩相同縱有它貼之名亦是損此益彼之弊止可
一時參官終非經久之計各衛南糧連年被它數
多亦有不足完納借累債員豈可貼助前項糧運
如蒙乞將改兌江南糧米加耗行令各該有司照
依兌運耗米則例量爲增添相同額兌惟復將改
兌糧米准令全上通倉省它脚價以幫完糧車脚

等項不足之用俱照兌運撥解於南糧內量處貼
取於內雖虧所損不多其額派支運倉糧照舊於
南糧每石完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如此庶北
糧易納南糧不虧運限不悞軍困少蘇便益等因
到臣看得所呈改兌淮安徐州并山東耗米數少
不敷使用要照江南兌運則例量增耗米或准將
前項糧米俱於通州倉上納省完腳價以幫完糧
車腳等項不足之用其支運倉糧照舊於兌運腳
價內每石完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一節無非
那借有餘牽補不足之意耗米不敷者不獨淮安
徐州山東司府州縣其鳳陽州并河南司府州縣
亦各相同查得兌運改兌名雖不同而費用則一
京倉通倉上納雖同而腳價稍別况支運既無耗
米尤難到倉若非量爲處置非爲改兌有累支運
難完而兌運輕賁不足以供三項之用出於負累
愈難掣劑矣如蒙乞

計議除支運米仍於兌運價內空貼上納外
合無特改兌糧內每石量增耗米三升大紬銀
一分之上以爲車脚等項之用惟復不加耗米俱
准令通州倉上納在民所增不多在軍實有所濟
況糧本出於民之正賦官軍不過代彼轉運今使
之挪移江南輕費空貼又舉借債負使用官尚昧
之民豈能知若但以爲害小而實之不理則軍
事廢漕運重囚京倉不克
國計不足恐先年直達之累復及於
民每石所費不止於三升而已

添給鐵斛以便兌兌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糧
署都指揮僉事楊仁所呈看得原降鐵斛數少交
兌較勘不便及爲有司延誤要乞但係有糧州縣
并把總有此而各總恐亦生此遲滯委的斛少交

允不便如蒙乞

初戶部計議合無將江南司府州縣并管
鐵斛一張隨便交兌庶免耽延日月遲誤賴運惟
復比照近年京通二倉製造木斛較勘俾當用鐵
包裹火印記號凡遇交兌軍民相較無差即可應
用似亦省便奉

聖旨准進

斛

嘉靖元年

應議事件先奏候到京之日面會

戶部議擬題

往自本年為始行移漕運等衙門七月以裏各將應議事
件具

奏本部八月以裏會議通行徵派不必拘定漕運都郵

史總兵官催備到京然後會議看得漕運事且
在彼中難以遠度必須都御史總兵官親來會
度得曲盡今後各官合無仍照舊例每年八月以
稟務要依期親身赴京將應議事件具

奏會官議處永為定例不許擅改若有地方重大事情
擾難摘離臨時具

奏定奪

填給水程稽查違限

戶部題每年派糧之際漕運衙門將水程日數列
為圖格給與各幫官員收掌令其自到木次投文
開倉較斛驗米晒揚交兌兌完起程過淮到京起
糧及中途守風等項行止地方日填一裕同原幫
帖赴部查考事完齎回漕運衙門查究銷繳無故
違悞運官照例住俸問罪若有司交兌遲延特運

官分豁罪歸有司此係都御史邵題

准事例今後合無仍行准徐等五倉收糧部官不妨原委
各印州花欄票帖候糧船到彼即便各照地方如
淮安至徐州筭該水程若干日即爲嚴限填定每
一運官給付一張令其星夜前進督至徐州收糧
部官處照限查考違者痛加究治不許輕縱誤事
亦不許因而拘留聽點反致遲悞其徐州催至臨
清臨清催至德州催至天津天津催至通州俱照
此例每年九月終仍將各催湖運船互扣交付隻
數并違限遲悞官員備細開具揭帖呈報本部以
憑查對察究

額兌糧米每年造冊繳戶部等衙門查考

戶部題正德十五年四月內題

准每歲春初水次兌糧之時就令軍衛有司在彼會同造
冊五本內開某年月日某府州縣兌與某衙所兌

運或改兌正糧米若干隨船耗米若干折價耗費若干水濕加增米若干一留存司儲照一送漕運衙門一送戶部二送京通巡倉御史如某衛所納糧未完就於遠取通關之時備細開具沿途及到倉花銷使用摺帖并一應文卷徑赴巡倉衙門磨實照刷前項原兌數目有無餘剩多寡照以逐早完欠分別賢否等第照依

欽定事例量為陟舉劾竢有羨餘銀米責令盡數交收太倉銀庫作正支銷仍取倉庫實收繳報此係御史楊百之建言本部依擬題

在事件今後會造文冊合無仍添造三本一送京通總督一送漕運郎中一送監兌官處各收事查考

差官通州查理船糧腳價

戶部題正德十二年三月內該給事中張大性題本部議

准監充官到於水次兌糧完日將糧數牌價備行發運官
照數查催另選公勤運官一員殷實運軍二名協
心看守糧米并牌價銀兩公同隨帶前去沿路隨
宜支用附寄明白其本部備運郎中遇有木次尤
遇糴米廉價運船過江嚴限備運不許遲誤到
之後聽新添參將查等中間若有短少虧欠之數
務於經手官軍下照數追完補陪情犯重者指實
務

奏送問參料近奉令到津

查實一節合行議處

運官犯贓查例問擬

戶部議擬題

准運糧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銀兩及料
索市上財物至十兩以上者問罪各降一級三十
兩以上者降二級三十兩以上者降三級至四十

兩以上者初降三級發回本衛帶俸差操再不
用其限官書美人等指稱使用等項科索軍士銀
物侵欺入犯至十兩以上者拿問邊衛充軍各親
運回遇淮務要將往回用過財物造冊一本呈送
漕運衙門稽考今查前例不拘科欵多寡悉問立
功瞭哨後例却分等第輕重其罪與前不同今照
正德五
年例行

有司正耗糧米不許折納輕賁

戶部題弘治十二年奏

准官軍漕運將正耗糧米照數交兌不許折收輕賁及中
途難賣違者軍餘欠十石小養五十石總旗欠一
百石以上者俱問發邊衛曉諭百戶欠三百石千
戶欠五百石指揮欠一千石把總都指揮等官欠
三千石以上者俱問發原衛帶俸差操若總欠數

多總督漕運總兵等官另行奏明
請定奪原審官糧責代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官今查司
例以爲太輕故人易犯合照律例問斷

運軍許帶土宜附搭客貨參問

戶部題查得舊例每糧船一隻許帶土宜二十石
又見行事例內一條漕運船隻除運軍自帶土宜
貨物外若附搭客商勢要人等酒麵糯米花草竹
木板片器皿貨物者將本船運軍并附帶人員悉
問發落貨物入官其把總等官有犯降一級回衛
帶俸差操合行漕運衙門并備運郎中及巡河
史管倉管洪管閘郎中主事每季終將修繕過河
道工程採辦過橋草錢糧地作價過輕重糧船數目
與夫水程深淺緣由造冊奏繳仍報戶工二部
漕運衙門查考以爲各官任內政蹟若有仍犯

逸廢政者曉科
道官察訪舉劾

杏議理刑衙門回報公文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比先年間漕運衙門原有
刑部奏差郎中或員外主事一員問理刑名遇有
官軍犯罪從總兵官受詞劄發理刑天順間始添
總督漕運都御史則總兵官會同都御史劄發問
理各呈詳發落此

祖宗舊制萬年可行且臣欽奉

勅內明開運糧官軍有犯拿送理刑衙門或巡按河御
史問理照例發落近年以來問理主事有失違守
如蒙乞

勅該部詳議合無今後詞訟問結呈報各御史處詳允至
日倫招呈總
兵官知會

給發沒官銀兩造船解事故運軍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清遠口正德六年遭流賊焚劫之後加以水患頻仍車脚高貴而倉家收受刻剝使用大繁官軍大困積債數多逃亡無算愈救愈敝走難興復緣漕運重務全在足軍足船臣嘗查點得每船運軍十名多者不止五七名少者止一二名甚至全無一軍在船者累行留補每據各衛所回稱軍士出自有司有司不解軍衛下盡人絕委照以補至於漕船節被盜賊焚燬及遭風水次沉沒漂流或被旗軍盜賣者甚多累曾具奏補造奈何軍民料價連年拖欠更兼運軍窮苦迫無底船只得特料添派各管河等官一體查訪禁約施行

勢豪放債查新例行

戶部題查得見行事例內一條凡勢豪舉放私債
交通運糧官挾勢擅拿官軍鄉打凌辱強將官糧
偷運私債者問罪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
者發口外為民運糧官參究治罪正德十六年四
月二十二日又該欽奉

諭書內一款漕運官軍借欠債利上加利為害百端自
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少俱不許還以蘇
清運官軍困苦以後再借再放者聽漕運都御史
處按察巡倉御史
查例參奏重治

禁約攔阻運船指勒車脚

戶部題江西湖廣浙江三省兌運糧米每正糧二
石外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
七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
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十六輕膏江南直隸并江北廣

州等府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加兩
大米一斗共計米六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
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費江
北直隸府州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四斗六升又
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五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
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費山
東河南兩省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三斗
一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四斗一升內除二
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亦謂
之一六輕費今通州衆將奉例裁革合行議處
設參將
管理

薊州交糧耗米則例

戶部題惠洋官軍兌運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本色
糧米每石兩尖加耗三斗薊州交納加八升

四年會議題

正兌運加耗三斗一升正德五年會議單內止開照舊加耗三斗正德六年漕運衙門查例具奏議戶部會議題

正兌運加耗照舊三十剡州收受加耗減二十每石六斗正德十年議單內仍照舊開為因循至今令行改正兌運每石照舊加耗三斗剡州止收耗米六升不用一尖一平

清理河道不許民船越幫

戶部題查得近年以來南北民載船隻往往假冒雜要差遣鼓呼張打旗號擺列刑具懸掛牌面虛張威勢欺凌運船爭搶閘座甚至所司管河等官與之通同打放郎中主事又不禁約河道被害糧運耽遲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轉行管河管汛管閘管泉郎中主事嚴

併所司各將該管河道躬親巡歷遇有缺口上緊
築塞泉源淤浸設法挑濬開座補置鋪舍脩蓋涵
洞疏通樹株栽補凡河道事體一遵舊規其民載
船隻北行者聽呂梁管洪屯事南行者臨清管開
上事按月各置簿籍遇到駕記鄉貫姓名編成大
序彼此傳遞除運納供應軍需錢糧驗有官給明
文外其餘但係官貨船隻每隻於桅上大書號數
字樣仍用油漆以備雨濕擦損混淆之弊并給與
呈帖一張收執跟隨運船分岸魚貫而行如九月
以前每打糧船十隻兼打民船一隻至十月初一
日民船聽於徐州灣泊不許入開打放北來民船
十月初一日以後亦不許進開直待運船過盡方
許放行故有仍前仗勢懸掛牌面張打旗號擺列
刑具擅動鐸鼓不聽約束帖號強搶開座擠塞河
道防誤糧運者聽巡河御史管河郎中或買補或
雇覓民船帶運年年如此愈累愈疲臣聞得籍沒

犯人錢寧等家財不下數百萬兩皆聚斂天下民財當爲天下之用況今水旱相仍軍民困苦將來船料似難徵辦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查漕運實少并見在不堪裝載淺船約有若干計前沒官銀兩量數撥發前來工部軍差屬官二員請

勅提調於產木地方買料一併營造完足給軍領駕并催徵軍衛有司各年拖欠料價以備添補其事故運車兵部專差屬官二員請

利分投前去南京并各都司衛所逐一按籍補選齊足發船駕運其間委果丁盡人絕照例造冊差官徑抵原籍官司清發解補事完之日各官將造過船隻用過銀兩催完料價補足運軍造冊奏繳後

命

補給運軍月糧不許運官侵尅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漕運軍士頻年勞役寒暑暴露天下至困莫過於斯所望者獨行月糧拯救而已近年以來節據各總衛所領運官呈稱有三五箇月或七八箇月甚至一二年間全不支給至於各軍行糧亦有連年拖欠者家口缺食軍裝無辦妻子號寒命多不保特欲使之出死力挽重舟以泝千里長河亦難矣哉臣累曾具奏行各撫按官區處補放至今無關者數多況近年以來各處地方灾傷起連錢糧往往催徵不足盡將存留糧米贖補是以倉廩空虛月糧無所仰給如蒙乞

勅戶部早為從長計議將何錢糧補放拯救仍禁約衛所運官敢有再特軍士行月糧銀假以還債修船或雇人力或買器物為由飭詞具呈漕運衙門希圖准行乘機侵剋那移浪費者聽漕運衙門就便拿問從重治罪

查催各有司拖欠原借水次支運倉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淮徐臨德四倉預米原係民運該倉軍船轉支運納并各所官軍行糧之用近年以來節因地方災傷改兌預米徵辦不及該漕運衙門具奏行令官軍暫於四倉內支納候豐收之年聽各有司照數徵補還倉詎料各該官吏一自改撥之後即如蠲免蠲之度外全不經心且如去年以及今夏各處地方亦頗豐熟所司未見徵收或有已徵在官者而捏作未徵通同數隱那移出納以補別項支銷致使各倉積多拖欠已往者奉

初四日免將來者尤所當查如蒙乞

該部轉行各該撫按官今後但遇災傷於水欠四倉借銀支運若次年豐熟即便照數徵完運赴該倉上納補完以充前借之數仍聽戶部管倉主事著實

亦僅母今因循拖欠若有侵欺刑
移等項情弊亦聽各官察拿追完

申明盤詰之例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查得洪熙元年欽奉
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沒
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陪補朕甚憫之洪武中
有令許其於運糧官軍船內附載私已物件以自
資給今後仍聽官軍於運正糧之外附載自己物
件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修議運糧
官軍合遵

勅諭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陸司官兵人等生事
阻當成化二十一年漕運都御史馬文昇復又申
明以為定例正德八年欽奉
武宗皇帝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為因流賊
生後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作

事例許令量帶土石貨物以備脩路剋茂等項支
費你部裏遵行與漕運衙門欽此續該漕運衙門
議奏該戶部候撥共銀數未肯照例充治經通行
遵依外近年以來江南江北運船俱經瓜漢二處
賊挑過壩打發洪開盤剝漕港直抵京通官費多
端勞苦萬狀軍船往回多被所在軍衛有司巡捕
管河巡司等官司不知前項節奉

欽依軍例不分土宜貨物一槩攔阻搜盤詢問索害其將
各軍行李衣裝棄捨一空以致搬運展轉遲滯深
為未便如蒙乞

勅該部再行申明

前例遵行

設江船以濟僑運

都御史俞謙德兵官楊宏奏據長淮衛運糧指揮
使孫興呈稱得江南兌運糧米舊例俱各民運至

辰淮與各衛軍船交兌自成化八年更改水次清
運淺船俱不下壩江北衛分派兌江南府縣水次
糧米者每船備撥旗軍一半守船一半鋪於各木
次聽兌有司易出過江脚米就彼雇船裝載行之
年久已是定規先年有司徵糧及時交兌亦早船
無留難人皆樂從近年有司徵糧過期官軍留船
守候日久以致船戶畏難趨避旗軍恐誤兌裝只
得於枝河小港尋覓雇倩又被地方居民或豪強
大戶趕打占留賊傷致訟官軍欲雇無船坐待遲
滯甚至有司管糧部運等官自知糧數未完故將
剩船趕散延捱追徵稽留月日又有等奸滑官軍
會集提船乘機嚇詐奸弊多端致起爭訟如蒙乞
轉行各處合煎自嘉靖二年為始將應天廬州蘇
松常鎮等府民糧該兌南京江南江北衛所官軍
者聽各把總官預行各該府州縣管糧巡捕等官
約量本州縣該兌糧數用船多寡各於本管地方

抄戶

河道照數拘留船戶候官旗到彼軍衛有司公同
議價將過江米兩平雇覓轉運不許虧損腳價
致令怨嗟餘剩脚米仍作過境挑盤之費若衛所
官軍仍前強捉赫詐地方勢豪仍前趕打占留應
拿問者拏送所在官司問罪應
參奏者轉呈漕運衙門施行

二年

不許變賣拆毀壞船

戶部題成化九年工部題

北總督總兵等官轉行各處衛所特選糧官私料造船隻
每隻出印信文憑一紙開寫原編字號料力打造
緣由付與駕船旗軍收執違糧如遇糧完某船損
壞不堪駕使明白告知親管官商執前項文憑并
不挾結狀赴大同關提舉司告委撥官匠相看是

官就縣文憑收錄附卷官船者令拆卸帶回該衛
或清江提舉司交收自造船隻聽從發賣仍迭通
州抽分竹木局照例拆卸抽分并行張家灣巡檢
司常川巡視但有擅自拆賣官私船隻捉獲到官
轉送法司問罪追船并板片入官正德十五年又
該御史楊百之題戶部議

准漕運衙門如遇運船回空之時務照前查理驗實放行
及行通州分守等官前去張家灣一帶密切訪巡
但有官軍通同無籍光棍盜賣軍船或勢豪之人
強奪拆卸等項就便擒拿到官查照盜賣錢糧事
例各從重追問明白監陪原船完日間罪發落其
間果係損壞船隻應該變賣者許赴所在官司告
驗出給印信執照方許變賣所賣價銀送赴本管
官員驗封轉送前船處所以備造船公用正德十
六年議

准照後例行仍行通州巡倉御史管倉員外一體訪察

例施

行

處卹運軍行糧之困

戶部題議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題本部議擬運軍行糧除漕江江西湖廣遮洋四總照舊本處并本衛倉分關支外其餘衛分似難拘定舊例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司府州縣自嘉靖二年為始生派秋糧之時將江南江北中都山東北直隸六總衛所運軍行糧比照九江衛事例管糧官員每年預先會計扣算明白即以應運某府某州某衛某所倉分米麥照數徵完就令民戶運赴水次聽監兌委官查算官軍實數照數兌與該衛所官軍作爲行糧多餘之糧仍令民戶運赴該倉上納一總出給通關繳照如有缺少就將庫藏官銀每石五錢折實俱不許拖欠遲延漕

運衙門將各該衛所官軍合用行糧數目查驗明白預行該府州縣坐派支給各該官軍亦不許仍於原定倉分重支冒領違者俱聽巡按監兌等官及漕運衙門參究懲治

禁革借債運軍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鄒指揮楊仁呈切見本總衛所運軍每年糧完回衛例該休息以待新糧領兌近年以來各該掌印指揮等官不遵前例任意借債或棧送黃馬快船或差撥私家聽使或上鋪守門應用有力者出銀買閒無力者輪流差撥生理既妨俯仰無賴以致有累逃亡等因據此照得各衛運軍經年在外衝冒風雨辛苦萬狀幸得完糧暫回正官存恤休養以候下年領兌今衛所官員不行休恤任意差占應令禁治且不獨江北一總焉然其各總衛

所亦有此弊如蒙乞

勅議處合無通行各該撫按官員嚴加禁約

申明法例不許徇理該運官軍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查得漕運一百四十
衛所領運官員先年俱經漕運衙門選委近來例
該戶兵二部會同漕司糾把總指揮等官逐一考
察賢能者存留在運誤事者退回別差又經通行
遵依去後今查江浙直隸衛所運糧指揮等官徐
繼等三十一員俱各不到臣等審據本幫官旗或
稱各官因事本管上司徇理者或稱避難在家潛
住者或管束別差棄撤糧運者臣等雖經行文催
取柰何該管上司不查前例一槩拘留或徑自委
官更換甚有中途撤回拋棄糧運無官管理者以
致積年虧損旗軍盜竄官糧任其荒蕪倉庫欠實
由於此如蒙乞

物該部議處合無行移各該撫巡等官今後運糧官軍有
犯除強盜人命照例拘問其餘小事俱候完糧回
日歸結不許一槩俱拿妨誤其前項避難託故官
員聽從等轉行各該按察司分巡管官提解問擬
仍自嘉靖三年爲始以後運糧指解千百戶等官
但有仍前託故在家或替求別委及船糧到京不
候完糧棄撤先回者聽把總官舉呈漕運衙門提
問應得罪名叅調別衛差操另選勤慎官員管理
補造僨運船隻之闕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切照漕運糧儲四百
萬石原額船一萬二千一百四隻每隻該運正糧
三百三十石耗米一百三十二石名爲四百料淺
船以便裏河駕運此皆

元朝大臣經畫良法行之歲久運無廢事自正德六年以
後運船有被流賊燒燬者有被河水暴漲漂流者

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經過洪岡諸損折則無存者加之官軍虧損正糧因而盜賣以致運糧缺少共二千一百九隻其該運糧衛所該兌運糧米各有分派數目缺船頗少者分派柴衛軍船帶運以致載重經涉長江大河一漕成濤易爲沉溺及入裏河水脉涸澁亦易淺闊漂失糧米不能完納是以有掛籌之累或缺船太多帶運不盡雇覓民船勤支輕資銀兩以充脚價償運到京原來輕齊已費三分之一京通二倉雇車等項應用不足是以有借債之累臣已將缺船緣由會本具

題該工部議行臣等嚴督各該運糧把總官通查各總缺欠未備損壞不堪淺船各若干隻直隸南京中都江北直隸山東遼洋北直隸等總淺船備行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本部委官主事皆限依期補造如或工料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另催辦足數應用隸江

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船備行各該巡撫總辦
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
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
敷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法撥補足數應用通限
一年之內補造完足造冊

奏緣等因循行到臣查得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年例
銀兩共軍三民七料銀縱使盡數徵完止殼打造
年例一分之數其缺少船二千一百九隻每隻該
用料價一百兩計算該銀二十一萬九百兩民辦
七分該銀一十四萬七千六百三十兩軍辦三分
該銀六萬三千二百七十兩各該地方災傷軍十
在管月糧多有拖欠巡撫等官豈能措辦前項議
虞未免又爲虛文即今運政廢壞急先之務在於
船隻除嘉靖元年秋糧家往折銀一百四十八萬
石見在船隻扣穀運真前項糧米目前得以少紓
缺船之累其嘉靖二年該起運本色秋糧四百萬

石上有見在船九千九百九十五隻該運糧三百
三十餘萬石實少船二千一百九隻該運糧七十
餘萬石將何裝運且糧出於民船造於官衛所官
軍貴在出力挽運而已今船缺數多貽累舟船預
費經費不能完賴掛籌累債苦不勝言逃竄死亡
莫知其數是皆缺船之所致也若非預處補造給
軍領運年後一年漕船愈缺漕運愈累不惟掛籌
舉放之弊難免將來萬一致誤大計所繫誠非細
故如蒙伏察

聖旨移念漕運軍國重務兵食攸繫乞

勅戶工二部從長體虞前項缺少船隻該用料價合無將
南北二京并江西抄沒犯人田產變賣銀兩拾緩
就急照數給發清江衛河三提舉司并制江湖廣
江西三省及南直隸各府剋此無事之時分投打
造期在來年秋冬時月完備給與各衛官軍領駕
以抄沒之私財充漕運之公用實爲相應或

不敷惟復於太倉銀庫將折梗銀先借十萬兩給發各布政司并清江等提舉司買料打邊仍行抗蘇二抽分廠於船料銀兩照數扣還庫使清江船隻不失原額竊敵官軍不致負累而免於稽遲違限之弊矣

存留輕賫以備運軍庫縮支用

戶部題該總兵官楊宏奏照得清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賴之數外餘耗漕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賫銀兩先年俱係各運官軍收掌裏多滋弊竇隨便空貼支銷但欲正賴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熟柴盛以革前弊銀雖頗

存而糧多浸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案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救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延息前項輕費仍舊盛精印封至通州參將虞查算雇脚支用計算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水儀三壩及沿途過淺起剥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波而弊生於此欠糧却於聚總扣算餘剩糧米以補其數餘下輕費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効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

得失悉載史冊仰惟

國家課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餼以爲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

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利員可以沙汰然

而不能去者由所繁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

百萬石出於田里之民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衛

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額

所得多也矧輕膏原係耗米以備沿途餽糴水陸

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

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糧餉之至計用蔡京之

敝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收恐所得不足以

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

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如蒙乞

勅戶部合無通行各總衛所管運官員沿途遇淺不許動

米計於輕資銀內庫節支用不許重銷展費之類
之後若有羨餘查照成化弘治間舊規就令該總
牧候運回脩驗船隻置辦什物之用備造文冊送
戶部并漕運衙門收照查考把總及管運官以所
存多寡為殿最大率三年糧無掛欠銀有積餘量
為旗糧庶免侵用正糧照倉掛掛善果債逼迫逃竄
而亦不亦漕運立法之意也奉

聖旨是今後輕資銀兩着通倉坐支糧員外會同巡倉御史
依擬驗給有餘剩仍還給與各該衛所脩造船隻
不許侵欺尅減浪費果有三年糧無掛欠銀有積
餘照例旗糧孫
孟芳提了問

三年

申復舊規以清漕運

總兵官楊宏奏會同都御史胡錠議照衛河提舉司造船木料先年俱於儀真地方收買回廠打造後因不便奏

准旨

車領價自行前來儀真等處打造相距衛河路遠往往無官管束潛踪投賤苟且成就既被官軍侵剋料價又為匠作包攬校薄釘補不堪駕運今給事中田賦所奏正切其弊若將年例該造船隻改令清江提舉司管廠主事監造查考事體相應其衛河提舉司係額設衙門不必遷動人匠每名查照淮揚等府辦料則例出辦工價并巡北衛所軍三料銀仍令原管關主事徵完印封并將及年船隻旗甲每年春正月秋九月二次順差官軍領解清江廠買料雇匠其杭蕪抽分銀兩不必取至臨清往復徒勞就行清江廠主事委官帶領別項支銷其船打造完日駕赴原管關主事處并衛河提舉司驗銷仍照漕運衙門舊規另造衛河船號格眼

將遇造完口銷註如此則船易監督軍無逃運而
錢糧有稽庶爲允當其制江江西湖廣各衛所船
隻原係民造軍領駕進後改軍三民七辦料官軍
領駕自行打造行之年久法弊生由是制江把
總陳璠有說擬團造之議給事中田賦又比例推
廣欲將江南北江西湖廣三總各衛軍船設廠團造
雖皆因時救弊之利不爲無益然立法革弊容有
未盡是以巡按御史歐珠復有此奏臣等考求始
末參酌事宜諺有所見查得湖廣船隻木植及料
價銀兩多寡不同有用杉楠木者十年一次改造
連底船該價銀一百三兩有用株雜木者十年一
次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九十兩五錢有用松木者
五年一次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七十三兩九錢江
西用木二等株雜木者七年一次改造連底船該
價銀九十三兩用松木者五年一次改造連底船
該價銀八十三兩湖江俱要松木二等五年一次

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九十七兩此外尚有運軍自行貼助之數且料價既有差等則船隻自有年分况距產木地方有遠近則至買木價有低昂以此成造法久弊生有領楠木之價而造株雜木船者有領株雜木之價而造松木船者則價必侵欺於官旗船隻式樣底板厚二寸棧板厚二寸七分有底板止殼一寸五六分者棧板一寸三四分者鐵釘每尺實該四釘有止用二三釘者石灰油麻俱不及原估之數則料必尅減於匠作况一省各衛運官中間有得人無幾不職恒多由是成船脆薄不堅而輾壞或駕遠未及年分而遂失臨兌缺誤難保不無散造之弊至於如此而勢不容不變故始有團造之議蓋團造誠為事體歸一可革前弊但江西湖廣二省濶遠衛所呈散必湏將年例該造船隻旗軍通聚於省城雇覓匠作少則工價高貲而不能併舉官軍衆則寄旅之費不勝陪貼此

團造不便一也其民七料銀俱該布政司派取各
府州縣里甲官吏勤事徵解者固有因循怠事者
不無况經革上下動淹數月比至解司官旗候領
中間豈無吏胥之勒索彼此之留難皆足以縻誤
集運此團造不便二也其軍三料銀各處事體不
一若係軍辦多候月糧折納未免傾銷類解况月
糧未必得支緩急官銀無措若係運軍自辦則自
有米食木料俱可應用錢布時銀皆可折使但欲
類解前銀往往人情不願此團造不便三也今據
呈稱江西省下該造船一百隻因匠料俱遲至起
運領兌之時止造完船二十二隻固其創始之難
及訪樟樹鎮并饒州河下之借造雖後得有船打
發上運但今年折色數多船僅敷用若至來年全
運本色年例該造船多一時不得嚴督豈能併完
又未免壅滯清輓而任法久計不可不為深長慮
也團造之難亦又如此故復有散造之議然二者

利病相半難可偏廢惟在此酌人情審度地方於分造之中而寓團造之法於州人之中而存革弊之意斯可善後而又行矣合無通行各省并南直隸巡撫衙門嚴督各該布政司及各府州縣將年例民七料銀預為坐派定立限期俱在每年七月內徵處完足封解該司如州縣一時徵解未完本司務要另項那借處給待解到補數如離司寫遠路途不便亦就責成本府州庫收支俱不許延闊徵解留難支給有誤打造妨廢工力仍嚴督都司將各衛所軍三料銀務照江北衛所另撥軍餘辦納完足聽解所在有司寄候其各衛所專委掌印官不妨衛事預將及年應造底冊每十一二月查取到衛約會所在府州掌印官估勘明白將領軍民料銀督併官軍隨便買木作匠就於各該府州空闲地方刻期如法造完掌印官不時查考比較務照原降式樣丈尺板厚釘密粧脩完固仍會有

司掌印官惟浙江錢塘迤南并杭州海寧船隻多在蘇州打造亦就委該府掌印官各驗實呈報該處巡撫衙門查照本衛呈報漕運衙門待候過淮驗印如有不堪查追價銀以脩改造掌印官旗一併提問若有侵欺從重問擬仍預造本色年例字號旗甲格眼文冊七本繳報工部并漕運衙門把總官及彼處巡撫衙門各一本內存一本衛所備照其餘候名及年船完造冊分繳註銷不許奸貪官旗特領出銀兩任意侵分收買雜木聽信奸匠包造尅減分數苟圖完事造不堅固以致駕不及年仍聽各巡撫查究從重問治及原監驗府州官員舉正如此則造有定所事有定規價免侵耗軍得少便而亦免於作舍道旁之議夫及查漕運歲額糧斛四百萬兌運二百二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成化八年該漕運都御史滕 奏

作特支運糧未就各木次領兌名爲改兌漕司一向循守

舊規均搭分派軍船領兌運納除外河遼洋總下
旗軍六千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
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十
二萬五百一名每軍一名額運正兌糧二十五石
三斗九升二合改兌糧五石三斗一升共糧三十
石七斗二合惟北直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
以盡畸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
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
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
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運前不失四百萬
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
賚以脩水陸腳價刷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斗
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最近每石止
出一斗六升折銀八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自
運往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
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十二

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
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齋京通二倉米降脚價通
年俱於正兌輕齋內完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
備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
項漕規俱經

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今稱要將
漕江正改兌糧共六十三萬石俱派本都司衛所
官軍領兌雖稱民糧與軍船順便或因本轄易制
但漕江一總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照依則
例通融均派止該正兌糧五十五萬二千四十四
石六斗四升並搭改兌糧一十一萬五千六十七
石七斗共兌改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石三
斗四升若將本總衛所專兌本省之糧則正兌六
十萬石而加多改兌三萬石而加少且餘下軍船
一百七十隻該領兌糧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
三斗四升必須於直隸府州縣改兌糧內撥足以

元六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方穀
額數况南京官軍既不可領兌漕省之糧則漕江
總官軍又豈可領兌直隸州縣之糧此未改輕議
者一也其漕江總正兌糧數通該搭派改兌糧一
十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四斗四升共止改兌
糧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以足實有
運軍之數尚餘欠改兌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五
石三斗六升必項添撥南京江南等總改兌米石
以乾漕江正兌有餘而補船數之不足方得完納
况使漕江一總三六輕齋有餘而使江南南京等
總二六輕齋不足以非善處之道所以舊規哀多
益寡奉長補短實亦通融之法此未敢輕議者二
也其言要將直隸衛所止兌直隸之糧固是一說
但如江西布政司改兌糧五十七萬石江西都司
一十一衛所止有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名淺船
八百六十六隻該運兌改正糧三十萬六百九十

五石三斗九升計餘正糧二十六萬九千三百
石六斗一升該用船八百餘隻用軍八千餘名
因江西無軍可撥逐年添撥南京湖廣江南直隸
四總軍船領兌若依所擬則四總俱應住撥不知
遺下江西糧米應否彼處再添軍船自運再如遼
洋一總俱是河南山東二省民糧亦派南京八衛
江北五衛外省官軍領兌若以南京官軍山東河
南豈復有軍可領一槩住撥若此定爲道規不知
天薊各倉更有何船運納若以外省軍船不便費
東交兌自有監兌官員法典具存恐只可以因事
而處事不可以因噎而廢食也及照漕運均派始
因更改淮德陳徐四倉支運以爲改兌且遂失轉
船之意而貽直達之苦計今五十餘年議者欲
復之今又更調軍船則均派之規又自是而變之
但漕規屢變而卒無定守時議紛出而要在善後
緣前項二事事務重大非臣等才識陋劣區區管

見所能悉也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大臣再加計處合無定撥畫一之

規上請

聖裁施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各總淺船都依擬圖造務要如式

早完不許延捱日月侵款料價

裁處冗費以節國用

總兵官楊宏奏同都御史胡錠議得漕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該船一萬二千餘隻駕運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名該自末樂年間額數已定南京二總把總田茂分管錦衣等衛旗軍餘丁共九千一十一名把總王端分管旗中等衛旗軍餘丁共八千九百九十六名每名均派改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通計二總定運五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前項運車先年原係正伍

食糧旌軍應得成化年間正軍改差遊故不足撥
補餘丁成化十一年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統
題該戶部議各該運糧衛所今後不許將運糧旌
軍捏故掣回改差果有遊故等項先儘操修守城
及原係運糧正軍改差跟官充當局匠等項內選
補若正軍如果數少方許將殷實餘丁點換其月
糧行糧并

賞賜在京在外俱照本衛所運糧正軍事例關支若有
逃故正軍漢役即今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月糧住
支其各該衛所仍特選補運糧餘丁俱照南京戶
部所擬造冊轉送查考故有不先儘正軍及將運
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妄將餘丁點換虛費錢糧
者聽從南京戶部及巡撫巡按等官訪查得實奉
奏提問等因遵奉

宣宗皇帝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後因歷歲既久逃故數
多各該衛所拿印官員不以潛運爲重故違前項

事例將空閑及別差旗軍不行撥補往往擅將餘
丁頂替中間將軍輩回避重投輕及將餘丁納贖
圖糧難保必無因循歲久正軍漸少餘丁漸多耗
費京糧誠如該部所議相應查處但恐中間亦有
無軍可補會撥餘丁轉數比之監收冗食情亦有
間及查嘉靖二年災傷折銀南京兩總實派本色
糧四十萬五千餘石俱於當年十二月內會派各
衛定撥軍船於嘉靖三年正月內前去各司府水
次聽候領兌去訖其間雖有餘丁已歷上運錢糧
經手難以退回其折兌減存在衛軍餘三千七百
二十名俱令辦納船料不分正餘每名出銀二兩
四錢以備打造事故船隻內餘丁與清江縣年例
辦料軍餘六百五十七名亦與軍一體食糧相應
一併查革但前項船料天順八年以前俱是四川
等處派納杉柁松楠釘鐵等料給軍全造軍士所
陪補者不過脩船什物家活而已自成化元年以

後各處災傷坐派數多比之天順年間每隻止給大小料銀六十五兩外少價五十五兩自是軍士始有陪補之患此減存軍辦料銀之始也其年例該造一分船隻軍士累逼不能完造入料頗軍得過者分爲旗造資難者分爲廠造二等廠造者清江提舉司止給大小料民七銀六十五兩在衛軍辦料銀三十五兩謂之軍三如有未完亦借減存存在運旗軍仍自貼助銀五兩旗造者提舉司亦止給大小料銀六十五兩在運旗軍自辦料銀三十五兩外亦貼銀五兩多用減存一向通行出辦成造至今若依查革前項軍辦料銀則事故年例船隻不無缺少軍三完造及查各軍月糧先半南京倉庫充實按月支給本色時值價銀不過四五錢每月軍辦銀二錢准費四十餘米六斗僅發家口食用惟遇今歲荒歉支與折色雖給一兩除辦料外所餘買米不及六七十亦止僅發糊口而已况

係經費因宜慎出但江南米貴折支恒少未暇折
支恒多爲今之計令無倚行南京兵部將平江伯
陳銳奏行前例再行申明查照彼中審差事例委
有才力部屬會同科道官吊查近年由票并食糧
文冊拘集各該衛所掌印等官將在進旗軍并在
廠在南用工新料軍餘逐一照額查審除正軍年
力精壯者存留老弱不堪者退換逃故者照名撥
補如無空閑壯軍就將一應雜差不拘操手造作
辦納及役占看守等項相應動撥者俱改撥上運
中間果有原係繫運捏故掣回投輕遞重及無故
捏補餘丁或有額外影射者干礙職官徑自奉行
若弊所果無堪補正軍聽將闕衛各所旗軍通融
撥補務足原數若委無別項差占正軍方許將餘
丁抵補務足原額之數其或軍少衛分營伍久空
清冊分明聽將船隻改撥軍多衛分爲運每船一
隻撥軍十名其有一衛原額畸零不敷一船就赴

此行以少就多改併別有零軍衛分換船駕運以
自帶運之難其出辦料銀合無查照臣等題
准事例於各衛所空閑餘丁內覓撥出辦免其雜差不許
食糧帶運軍幫丁查照見行事列每軍准免一丁
一併查撥降當各特的名正身平就填註印信由
票給付木軍戶頭收執事完造冊通繳南京戶兵
二部及咨送漕運衙門各一體存照以後年分查
照南京倉庫等例一體清審註補仍禁各該衛所
宰印等官及領運官不許私擅更易如不及審差
一時缺軍止許正伍旗軍撥補如果無軍務要申
達該部查勘方許餘丁收糧上運若不由衛撥而
運官擅收餘丁食糧者罪坐運官或木運行取旗
軍而衛官占差不補者罪坐衛所官員外有別項
冒濫影射情弊俱聽各官查訪奏究施行臣等管
見如此如蒙乞

勅戶部再行會議上

請定奪早

屬施行則糧無乏食運不乏人辦料不誤造船得完廢

為長

便

始改上下江二總

總兵官楊宏會同都御史俞諫奏改戶部郎中趙
載題議得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
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立十二總遂能海運其歲
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通儲獨運洋一總尚留南
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
灘鎮等水次尤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
海道以抵蘇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年間又因海
道不便始自小直沽開通浙河一道當時遼洋海
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
旗軍六十三百名比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

俱乃舊役雖或受禮存羊而其地里之遠近往來之耽閣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如卽中趙截之所言者況該南京給事中彭汝宴復建此議至若江南一總上下兩江催餉甚遠不無顧此失彼而炮載又復言及皆係潛運要務擬合疏併議處查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片年止因習知海道存於遠洋今日卽由新河饋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是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兌加費過江一三脚米而南京行糧亦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况遼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最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尤便相應改撥合無將遼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旅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

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州二
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
共轉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
額仍爲遞洋總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
減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
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爲上下
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
不通壩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該一二裁
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
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
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
糧通前仍爲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亦分江
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
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算派事不大害俱宜照舊
不必築爲更張其改撥遞洋行糧查照歲單止直
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州二衛俱照淮大二石

八斗如此庶水軍等八衛得以就近鎮紮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枝漕運亦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均水程順便而漕運不致耽誤且行糧脚米亦因得以少省矣

急補淺船償運

都御史李銳總兵官楊公奏照得十二總共二千一百九隻俱係節年火燒漂流事故之數一向船缺行未曾補造已折缺船緣由會本具

題續該戶部郎中趙載亦奏前因俱該工部覆題嘉靖二年四月內欽奉

制諭着落各該巡撫官將前項缺少事故船隻俱限二年內造完陸續給軍裝運除欽遵外近又據江西總劉重等呈報通前共缺船二千二百六十六隻查得湖江山西湖廣江南四總該於各省司府衛所打造山東北直隸遼洋三總船隻該兩河提舉

司打造

中都南京江北五總船隻該清江總管司打造候原
議清運積餘官銀百兩造船一隻並前住都御史
會諫將淮安府府庫各年積餘官銀一萬
四百餘兩行委戶部良在於儘直官銀一萬
完都御史俞諱取回京近該都御史口奏
府收寄各項餘銀一萬六千餘兩命各提
揚州府通判章九思等前往蘇州等處
間都御史胡錠又轉任南京前有欽船
之限完造不及六十餘隻如泗州等處
八十四隻實缺船一百七十六隻其餘
左等衛亦各缺少數多連年灾傷並
銀兩用船減少故得苟且完事即今
邇若全運本色見在船隻止裝裝運糧三
餘萬石外有糧八十餘萬石缺船裝運糧
有違

欽限臣等誤事之罪固難辭責而京儲空虛實為可慮如
蒙乞

勅戶工二部從長議處轉行各巡撫官員先將太倉節次
發去銀兩督併各都司衛所原委官員務任年終
造完先給十分罷散缺船衛所旗軍領駕其餘不
敷料銀候今年完糧餘銀解回輾補成造以備儲
運此外缺少不足船隻聽各把總官開報各巡撫
官上緊措置務要船兩足免致誤事惟復先儘見
在船隻領充其無船領充餘剩糧米暫令民船自
運候年歲豐熟補足千隻以上不必民運聽臣等
通融派撥仍待通造完備之日將用過銀兩造過
船隻各另造冊

奏為度糧運有船交充船誤誠為便益奉

聖旨是鄭良等并清江船廠領過造船銀兩有無侵剋情
弊着倫查下落務要明白各總未完船隻還行各
該巡撫官嚴督造完給軍領駕不許延遲欽此

十五年

議處黃河大計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天下之事利與害而已矣去其害則利可興也臣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堤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卽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物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欽遵臣查得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爲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

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
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上少
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
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境必
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
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必東
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接南北直
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
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
弊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
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爲不可治此蓋以河視
河而未嘗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
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爲瀰漫之勢蓋因夏秋
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
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至於春冬則鮮矣是則
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

謂神水者尤爲無據其故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之明歲淤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色是黃水足爲證驗故人徒見其一時之遷徙而不見其累歲之浸灌乃以爲神無足怪也爲照河南山東及南北直隸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杙并尖鐵鋤每遇淤淺卽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旣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

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既湍急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可蔽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需愛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瀾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或議

皇上軫念地方水患將臣所奏持

飭該部

再行查議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

按察司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酌量數目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時常小淤或先年舊淤或因瀾漫勢後河道新淤即便督率人夫撐駕船隻量水之深淺用船之大小量船之大小載人之多寡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爲之通流既雨該於斯宿食在於斯至於捲埽去處卽係

水流傾瀉之地傾於此者必於彼一體扒濬使
水歸於中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
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
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
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水城華州縣流經鳳
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
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官員調用人夫或將河道銀兩雇募各修築高
厚堅固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
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卽今
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
不致斷流接濟運河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
患可息而運
道亦有益矣

議處濬河急務

勅諭近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軍國之儲必資於轉運河渠之設貴在於疏通故用人圖治則選舉之法在所當重而因時制宜則更張之道不容少緩欲錢糧之無弊則當慎出納而嚴稽考之條圖工程之未固安可忽經營而效苟且之計是皆漕務之所當急而先者也臣欽奉

年沛縣疏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凡修河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已將運河一帶淤塞去處督率各官調用人夫挑濬河道俱已開通地方雖自二月以來少雨臣乃既濬泉源導引諸水接濟運河卽今糧船盛行無阻

陸續前進除應該處置事宜各另施行外臣督理之餘復有見聞謹用條陳五事上座

睿覽伏望

皇上俯念清河重寄將臣所奏特

勅該部再行查議上

請定奪早賜施行其於漕務不無小補臣不勝懇切祈望

之至謹題請

上曰

計開

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查得山東地方一帶開座漕河今賴泉水今查泉源通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管理所以分理主事之任也近年以來因各處山水泛漲大風揚沙及黃河衝決各泥沙將泉源并泉河多被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又有因水漲衝決河防致水散溢不歸運河置

之無用每年雖有濟泉之名全無實效要之官
不得人耳查得該府管泉同知見今員缺行委
該府首領官帶管合無推選廉能素著官員前
來管理庶官得其人而疏濬修治之功可以責
成泉政其庶乎舉而運河有濟矣

一處開座以均水利查得山東地方一帶漕河俱
設開座蓋因地勢高起水流陡迅先年相地設
開以濟之耳百餘年來地勢水勢不無小有變
遷適年管理官員又因稍有不便未免隨時增
改然增改之間又爲舊開所拘乃致宜於此者
不宜於彼臣今姑舉一二處言之如天井開至
在城開止一里三分在城開至趙村開則捌里
是以一里三分之水而欲濟夫捌里之開也東
林開至南陽開止一十二里而南陽開至穀亭
開則二十里是以一十二里之水而欲濟夫二
十里之開也其他開座開亦類此雖是相地設

置而太過不及不應如是之甚是以閘河之水
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多緣於此合無聽臣督同
各該官員逐一相度詢訪中間應照舊者照舊
應改設者先爲土壩以驗其宜否如果相應則
興工修閘原閘官吏人夫卽移此處舊閘且不
必廢但不啓閉俟其年久行之順利另議則水
道均平而船隻無阻謬矣
砌閘壩以垂永久查得運河一帶有應設減水
滾水障水閘壩及牽路橋梁而未曾設者有雖
已設止是土壩未曾砌每遇水漲衝去頻年
勞民修築者有已砌石年久未修前缺者及沿
河堤岸有緊關應用石砌去處而未曾砌者揆
厥所由蓋因採石之難耳合無聽臣行移附近
州縣僉取石匠議定工價於河道銀內支給令
其赴就近山場採取大小石塊應用使各處閘
壩橋梁及沿河緊要堤岸俱用石砌不惟工程

未固運河得濟而人夫亦免煩擾之苦矣

一治湖坡以裨運道查得山東一帶運河固資泉水通流而各處昭陽南望蜀山馬場伍丈安山等湖坡俱係受水去處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淹沒地土反爲民害又或被入侵占收利肥已無補漕河合無聽臣委官查勘前項湖坡被人侵占者責令退出還官督率額設人夫周圍修治堤岸使水無散漫挑漕淤淺開設閘座運河有水則停蓄待用運河少水則放水入河其地勢高者則駕水車運濟以爲定規如此則泉源有助而運河其大濟矣

一嚴稽考以革姦弊查得河道一應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多借那借侵欺無從查考間有事登者又監追不完近該臣議處通行山東河南都布按三司并南北直隸各府及臨河各州總貯以便稽考爲照前項銀兩若積貯年久數多稽

考未至未免仍爲各衙門那借侵欺不得實用
今查已有二十餘萬兩尚未查明況前項銀兩
俱係百姓膏脂乃不得充公家之用而爲姦貪
之所侵盜積弊已久法度安在合無聽臣通查
前項銀兩見在的數明白各司府州收貯聽候
河道支用不許各衙門指以別項名色那借以
致浪費因而侵盜如此則侵漁之弊革而錢糧
亦得以實用矣

乞留積水湖櫃疏

總理河道都御史王廷題據山東布按二司分守東
充道右叅政王應鍾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分
巡東充道僉事姜廷頤會呈爲傳奉

聖諭事據兗州府申准本府知府莫如善管河同知王恒
通判鄭盡忠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問會關行據東平
州申准本州知州熊淪關稱會同本州清軍同知李

銓管河判官賈沛鄒縣知縣何繼曾單縣知縣陳嘉
謨壽張縣知縣宋時俊管河主簿史節陽穀縣管河
主簿楊光哲等拘集地戶南海等并帶領老人陳世
隆等親詣安山湖分投丈量得本湖周圍共七十三
里零一百二十二步五寸沿隄損壞大小缺口五十
五處共長三百九十四丈湖內高阜地三百八十五
頃一十二畝稍高地二百八十五頃四十八畝低窪
地二百一十五頃一十五畝湖中各水深五尺四尺
湖邊各水深三尺二尺不等各據實查明外爲照前
項湖地稍高與低窪者無甚分別實於漕河緩急有
備其高阜地三百八十五頃一十二畝似可聽民佃
種但湖之建設本以接濟漕河初未必有曠土而積
淤之漸遂成高阜之勢由今日觀之固足以召佃遊
民以收子粒之利然湖之通塞民之情僞在他日又
貴有先事之防也緣事體重大卑職未敢擅便合開
本州轉申定奪緣由到職關行到府准此又准本府

管泉同知黎天啟管糧治農通判王嘉會關行據汶
上縣申准本縣署印本府檢校李三錫關稱會同委
官濟寧州判官左祿李金鉅野縣知縣俞一中魚臺
縣知縣魏朝相城武縣知縣林嘉謨濟寧衛經歷陳
篤等遵依各帶丈繩算手人等將南旺東西湖查照
原立四至界限丈量得周圍一百五十里算共七十
四萬三千零四十畝損壞缺口二十處共長七十五
丈八尺高阜地五十八頃二十一畝九分一釐四毫
水退纔露水長易淹地三十八頃七十六畝水面七
千三百三十三頃四十二畝八釐六毫踏勘明白合
關本縣申乞詳議轉報緣由到職據此職等會同覆
查相同外合關本府轉達緣由到府該本府知府莫
如善會同本府管河同知王恒通判鄭盡忠東昌府
通判王問及本府管泉同知黎天啟治農通判王嘉
督同各官親詣安山南旺二湖覆行踏勘相同明白
外會看得安山南旺湖地

國初運河之旁原有積水之湖謂之水櫃蓋河水乾涸則放水入河河水泛溢則洩水入湖後來湖隄漸廢湖地漸高臨居百姓遂從而占種之父子相傳爲業民固不知其爲官地有司攤派稅糧雖官亦將以民地視之至嘉靖二十年

欽差督治漕河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兵部王侍郎按考

圖誌清查疆界題奉

欽依追復舊制不許軍民復種今奉明文該戶部等衙門

會議題奉

欽依將山東安山南旺一帶水櫃餘田給人佃種辦納子

粒職等公同查得前項湖地皆積水處所不但低窪

者雖稍高者亦豈敢輕議惟是各湖旁邊原有高阜

去處水所不到者今查有前項數目合無暫令居民

承佃辦納子粒及查前地肥饒又無別差比民地不

同相應每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每畝納銀一錢以後

每年每畝納子粒銀五分解部仍將舊隄缺口逐一

補築完備新佃地土之外或再築一小隄或深挑一大壕以爲界限舊隄照舊存留舊隄之內爲召佃之地新立隄壕之內照舊爲水櫃栽以柳樹立以石界四面沿隄每三里設鋪壹座每鋪編夫一名仍設巡湖老人一名令其督率各夫晝夜看守但有盜決隄防走洩水利者照例問遣萬一河患莫測照舊查復原制不許占爲世業久假不歸如此庶幾河得湖以濟運民得湖以養生似爲兩便再照各湖中有葦草魚鰕菱芡等項自然之利一向聽民採取今若量徵課稅或亦可以抵召佃地土之利似亦可行等因申呈到道案照先准布政司咨照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一日抄蒙總理河道都察院王都御史案驗准戶部咨前事仰司即行掌印官會同守巡兵備等道選委風力府官二員帶同公正老人書算手人等分投前去南旺安山等湖逐一丈量置簿登記某湖該地若干頃畝先行冊報仍查照原行定議應否變賣召

佃呈報等因案行到司定委兗州府通判王嘉咨照
各道備行該府行王通判前去南旺安山等湖督同
各該州縣掌印等官踏勘間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又
抄蒙本院案驗前事仰各道官吏即便會同汪郎中
陳主事督率兗州府知府莫如善同知黎天啟通判
王嘉鄭盡忠東平州知州熊淪判官賈沛壽張縣知
縣宋時俊濟寧州判官左祿李金鉅野縣知縣俞一
中濟寧衛經歷陳箐及各管河主簿等官作速將南
旺安山二湖逐一丈量周圍隄界若干里步有無損
壞湖內水面平闊淺深若干丈尺高地若干頃畝俱
據實開報取各不扶結狀具由造冊并畫圖貼說候
本院親履踏勘施行等因蒙此各道依蒙會同汪郎
中陳主事督率各該委官及添委兗州府管河同知
王恒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問東平州同知李鎬鄒縣
知縣何繼曾單縣知縣陳嘉謨魚臺縣知縣魏朝相
城武縣知縣林嘉謨壽張縣典史謝廷金陽穀縣典

史李伸張秋鎮巡檢張獻策分投趾勘丈量具結造冊畫圖貼說仍行莫知府會同各官議擬停當具由呈報去後續據各官呈將趾勘過安山南旺二湖各周圍隄界里步并高阜地畝湖內水面平闊淺深各數目造冊畫圖具結呈報各道會同工部管河汪郎中管閘陳主事王主事看得安山南旺二湖原係濟運水櫃歷年淤澁湖邊漸成高阜之地正德年間屢為鄰湖居民盜種嘉靖二十年因河道淺澀欽差兵部侍郎王以旂督治漕河清查水櫃居民盜種之地悉奪還官周圍築隄以嚴湖禁迄今遵守今據各官丈勘二湖除窪下見成水櫃者安山湖二百一十餘頃南旺湖七千三百三十餘頃其高阜之地水所不到處所堪以承佃者二頃共四百三十餘頃俱係水櫃之地似難輕議但近奉勘合議令召佃亦今日濟邊重務況地本膏腴棄之不無可惜而水櫃無妨利運濟邊並行不悖情似可通所據各官會議暫令

鄰湖居民佃種照畝納銀似亦可從其願缺湖隄責
令管河官照舊修築佃地之內悉係水櫃或植樹株
或立石界明立湖防不必再築小隄以生勞費此後
敢有侵占盜決有妨水櫃者俱照先年禁例問違將
平萬一河患不測照舊查復還官不得指爲世業其
湖中葦草魚蝦菱茨之類一向聽民採取利益甚多
未嘗徵稅今議立法量徵課稅以解戶部亦足少補
邊餉之用緣事體重大各官未敢擅專開詳到臣據
此案照先爲前事准戶部咨該吏部尚書吳鵬條陳
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覆奉

聖旨

這會議無甚爲國忠實各驛成造鋪陳費多徒資侵
剋各省解送兩京曆日以充私饋都著停革戶部備行
各該巡按御史將二項歲派銀兩查明數目限三箇月
以裏盡行解用裁省座船馬匹禁革冒濫關文兵部詳
議來說按察司知印軍官立功併軍民人等充軍納銀
贖罪不准其餘依擬行各項銀兩著各該撫按官查取

徵解不許延誤欽此咨臣將山東南旺安山一帶水櫃
退出餘田查勘應起科者照畝起科應變賣者估價
變賣子粒價銀作速解部接濟邊餉等因准此就經
案行山東布政司會同守巡兵備各道委官將前項
湖地高阜去處逐一丈踏及行管北河郎中汪泓管
南旺泉閘主事陳南奎各召人承買佃種去後隨據
郎中汪泓主事陳南奎冊揭開報召過山東兗州府
東平汶上等州縣止有承佃人戶將恩孫自成等一
千一十一名共認過地一百二十四頃七十二畝七
分各數目錄由前來案候布政司委官丈踏緣由未
報又該臣催行守巡東兗道右叅政王應鍾僉事姜
廷頤并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督率兗州府知
府同知通判等官莫如善黎天啟鄭盡忠等各親詣
前項湖地丈踏明白據各會呈前因除臣將盜種盜
決爲首人犯南海拏問及行郎中汪泓查究并將湖
隄補築外該臣議得經

國之大計莫重於漕運而理漕之要務莫重於河渠今
南旺安山二湖議欲變舊召佃臣已欽遵施行似亦
可以無言矣然以愚臣過慮此事若行未見其利諺
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以彼所職守算計親切不誤
耕與織也今臣所職者河漕之事也河漕所以久行
而無廢者水櫃之力也臣是以晝度夜思誠有隱憂
過計而不能已於言也今據各官所議欲要將低窪
貯水高阜召佃一節不過以邊餉缺乏已經會議爲
此兩全之說耳以臣愚計似亦非便臣請究始終得
失之故言之凡第

國家之事者當論其大不當論其細而變已成之業者
當先其害然後計其利臣惟

國家建都幽燕撫鎮方夏而百司庶府供億之繁六軍
萬姓仰給之衆非資藉東南不可也勝國時漕運所
從之道一由江入淮汴河至封丘縣陸運一百八十
里入衛河以達於京爲力甚艱而輸輓不多一由海

運抵直沽轉漕而北然考元史歲有漂流而溺損漕卒不啻數萬終以海運未便而會通河之議起矣會通河者今濟寧漕河是也元雖創開未究其用此殆天所以資我

國家億萬年無窮之利者也臣考國初亦藉海運歲入不過七十萬石永樂十三年尚書

宋禮平江伯陳瑄經營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漕河至今爲利每年四百萬石之外遠邇方物商民貨賄千艘萬舸連檣接柁晝夜牽輓以實

京師我

聖天子端拱於天下之上

國家奠安於億萬年之久不大有賴於漕河通利之力

我蓋陸運艱辛而不可以多致海運傾險而不可以必獲惟茲漕河之通則用力省而取利博而當時經營之臣爲謀遠而立法備貴在後人能世守之耳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

請設水櫃

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

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爲四水櫃水

櫃即湖也非湖之內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

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啟閉故問刑

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

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

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

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竭以與民以取征賦之

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

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

切見漕河所寄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

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

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少非有閘座以時蓄洩

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

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非借
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牽輓即

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十七年爲

國家久長之利宜其徵我今四湖具在而昭陽湖因先
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
等湖夏秋水發則水俱瀰滿足以濟運惟先年安山
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時被人掘隄盜種認納子粒
以致湖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
淹沒遂致運道枯涸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年加
以黃河南徙兩洪益涸其時在
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

成上厯

皇上宵旰之憂

勅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爲經理以旂至此訪
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湖築隄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

又素嘗盜種決隄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
救弊端題奉

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侍郎王以旂請復官湖之意
豈有歸於民而不知認納子粒之爲利哉以

國家漕河之利有大於子粒之利百姓固可恤而漕河
失利尤可慮也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汶上之民
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耶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
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
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防不可開且小民在
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

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嘗懲愴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
令種辦子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
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是所名
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河漕何所賴哉
今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
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

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取此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率地弃而不顧湖地止認納子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州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子粒保全湖隄耶今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召佃過人數計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師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待較而知也况既以有損於漕河而取之若民寧又復以計微利而仍與之耶萬一湖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為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

議嘗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湖地者乃倡爲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備水車各三百五十兩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懼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於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迤西地漸窪下每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惟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隄防湖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惟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釁法有啟姦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蓋今之漕河譬則人之咽喉也咽喉少塞則百體受病儻漕河少阻運餉不繼則

京師六軍萬姓百司庶府何所仰給至此時而欲再奪民已種之田追咎臣不言之罪亦何及哉況今修復朝殿大木運行所需水利雖涓滴亦令入河寧止數湖而已是以臣晝度夜思自顧職守而不能已於言也但查議復官湖之後盜種之民已逐而復入盜決之隄雖築而未竟方欲漸次修補以爲後之圖所宜汲汲從事者而又何以召佃爲哉伏懇

皇上軫念漕河重事留神省察乞

勅工部再加詳議如謂召佃可行乞另行山東撫按衙門會同巡河御史再加計議務使處置得宜不爲他日漕河之害方可施行如謂既已議復難再召佃以誤國計仍行臣嚴行管河郎中主事及該府州縣管河等官查照先年侍郎王以旂建議議事理逐一舉行應補堤岸逐一補築務令堅固堪以積水盜種預民盡行逐出仍照各官所議設立鋪夫老入看守或有應動錢糧另行題請者亦乞從速撥給以令

請庶幾一勞永逸可垂永久漕河有賴矣及照各湖漁蕩
之利自設湖以來一向任民採取習爲故常今各官

議欲徵稅似亦可助

國課但湖地既禁而不與而又議分其利小民頑犢恐
有不堪然採取任民官不爲制則強弱相爭或生釁
端亦未穩當應否徵收通乞詳議以便施行緣係乞
留積水湖櫃以濟漕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